荀
淮
南

二十九子品彙

口 13
1442
4

1442
4

新鍥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七卷

馬理田開口便是大議論

荀子

王霸篇

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之有也。及其綦也。綦謂窮極而竣齊

潛宋獻是故人主天下之利勢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將道也。故用國者義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一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故挈國以呼禮義而無以害之。挈提國也。古提挈一国之人皆使呼召禮義而行言所務皆以為礼義也

殺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樂然扶持心固且若是其固

顧炎臣曰齊晉王為淖齒所殺宋獻宋君溢也為裕潛王所戚呂氏春秋云宋康王此云獻國戚之後其自以各私為謚故為礼不同

張之象曰舉義士舉義法舉義舉義士三者皆安天下之道以故足以成綦隆之治

也。樸斲落石貌扶持其國不義不殺無罪且若是其固也 之所與為之者之人則

此言黃道開曰此言仲尼以匹夫而以義顯名

也。其所與義為治政之人則皆用義士如伊尹之徒比者也之所極然帥群臣而首嚮

申時行曰此言所以王所以伯

法者則舉義法也。謂若周穆王訓夏贖刑之類也主之所極信率群臣歸向之者

之者則舉義志也。嚮向也主所極信率群臣歸向之者則錯義之志意故不懷不義之意也如是則

下仰上以義矣是綦定也。綦當為基基其然也言以義為本仰魚亮反綦定而國定

定而天下定仲尼無置錐之地誠義乎志意加義乎身行著之

言語。以義著言語語謂所論說皆明義也 濟之日不隱乎天下名垂乎後世。以義得濟

之日成功之後也言仲尼行義既成之後不隱乎天下謂極昭明天下莫能隱匿之今亦以天下之顯諸

侯誠義乎志意加義乎法則度量著之以政事案申重之以賞

罰生殺使襲然終始循一也。申亦重也既為政皆以義又申重以賞罰使相掩襲無間隙終始如

一也如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間也豈不如日月雷然已

哉部當為部謂發開也仲尼匹夫但著空言猶得不隱乎天下今若以顯諸侯義必如日月雷燾也 故曰以國

齊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齊當為齊以一國皆知行於一朝而名聲明白湯武是也 湯以亳

武以鄗皆百里之地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

無他故焉以濟義矣是所謂義立而王也。非有它道而皆濟于義也 德雖未

至也義雖未濟也。霸者亦有德義但未能齊極盡之耳 然而天下之理畧奏也。天下之理謂條理者有節奏也 刑賞已諾信乎天下矣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

也。要約也 政令已陳雖覩利敗不欺其民。謂若伐原命二日之糧不降而退之此也如

是則兵勁城固敵國畏之國一綦明與國信之雖在僻陋之國

威動天下五伯是也非本政教也。雖有政教未盡脩其本也 非致隆高也。未有

許國曰如此之謂伯五伯是已一字一語音响節奏自非常道

陶望齡曰以下言所以伯

盧海曰非本政教也數句皆言

名德如堯舜禹湯之政崇高也非蔡文理也言其駁雜未極脩貫非服人之心也未得天下歸心

鄉方暑所向唯在方暑不在用仁賢也審勞佚謹畜積脩戰備齟齬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當齟齬齒相迎也故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彊殆中國無他故焉略信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雖未能濟義暑取信而行之故能致霸也暑信如略地之暑謂非固有之也道伯者之人極膽切

高似孫曰雖未能濟義暑取信而行之故能致霸也暑信如略地之暑謂非固有之也道伯者之人極膽切

以呼召功利言所務唯功利功役使利貪求之也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焉若謂梁伯好士功詐其民言寇將至之比也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若謂楚靈王以義討陳蔡因遂威之之比也內不脩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有土地貨財也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待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析離析如是則敵

張位曰先詐力而後仁此之謂也

張位曰既不由義又以不信此

國輕之不得人心故輕之也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基亡而亡其極者則威亡齊閔薛公是也薛公孟嘗君田文齊閔王之相也齊閔王為五国所伐皆薛公使然故同言之也故用彊齊非以脩礼義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綿綿常以結引馳外為務綿綿不絶貌引讀為靷引軸之物結引續繁於軸所以引車也齊閔薛公不脩德政但使客引軸馳驚于他国以權詐為務也故彊南足以破楚史記齊閔王一十三年與秦敗楚重於位南割楚之淮北也西足以詘秦北足以敗燕史記閔王三十六年為韓魏攻秦至函谷軍馬中足以舉宋閔王三十八年伐宋卜王死於溫舉謂舉其国而威之也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閔王四十年燕秦楚三晉敗我於齊西也世言悉則必稽焉世稽考閔為龜鏡也是無他故焉唯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善擇者制人

趙志高曰振擊也槁枯葉也言當權謀強盛之時雖破敵滅国及樂毅以諸国政芳擊枯葉之湯也

不善擇者人制之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為擇所而後錯之所處也讀為措錯不可不善為擇道然後道之塗蔵則塞蔵藏同不可不善為擇道路而道達之蔵與藏同塞謂行不通也危塞則亡亡是国之亡彼國錯者非封焉之謂也非受之爵土然後為安或封疆伍城郭之謂也何法之道謂予之與也設問之詞既非封焉之謂問以何法道達之求誰人付之識識天下誰人也順子曰棄道術舍度量以求一人好子之識能足焉故道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為之則亦王道霸者之法與霸者之人為之則亦霸道亡国之法與亡國之人為之則亦亡各辞也道之者為尊同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而仁人之所務白也故國者重任也不以積持之則不立不以積久之法持之則傾覆也故國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憚亡非變也憚為坦同言国者但継世之主自新耳此積久之法坦乍然無

苗道開曰荀子多重複則語致叮寧之意欲明主謹擇王伯之由

李九我曰故国乃累世久長之国倘一不擇所置則亡可立待

変不可不慎也改王改行也自是改一王則改其所行之事非法変也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厭焉有千歳之故何也設問之辞一朝一日謂今日之事明朝不同一日之人謂今日之人未保明日厭閉蔵貌言人事之易変如此何故有厭然深蔵千歳不変易之事乎曰援夫千歳之信法以持之也安與夫千歳之信士為之也謂使百世不易可信之士為政人無百歳之壽而有千歳之信士何也又問之曰以夫千歳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歳之信士矣以礼義自持者則是千歳之士不在壽千歳也能自持則能持国故與積禮義之君子為之則王與端誠信全之士為之則霸與權謀傾之人為之則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善擇之者人制之彼持國者必不可以獨也君不可不治也然則彊國榮辱在於取相匀能相能如是者王謂若湯伊尹文王太

黄道開曰此言義理之當持之則王異于伯矣

姜定曰此以下又歸到任相上見有天下者君主之臣輔之故曰天下之安危係乎宰相任相不可不慎

公也身不能恐懼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親比已者之用也

支道林曰或誠能之求或親比侯之此也蔡之而亡宋獻公之比國者巨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蔡矣

馮叔吉曰小用巨用若齊桓外任管仲內任竪刁無一焉而亡無賢人若厲王專任皇甫尹氏即蔡小而亡者也

而王蔡小而亡小巨分流者存巨用之者先義而後利安不恤親疎不恤貴賤唯誠能之求夫是之謂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後義安不恤是非不治曲直唯便僻親比已者之用夫是之謂小用之巨用之者若此小巨分流者亦一若此也亦一若此也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之謂也

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於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員也故錯之而人莫能誣也

錯置

也衡成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員者也詩云如霜雪之將

欽謙曰孔之以正國如此君可一日而無礼哉

蘇濬曰逐段立論識見精詳不必破碎讀之

李于鱗曰道人情徵而切最是筆力高處

何春孟曰孟晝心下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

治國豈不過甚矣哉譬之是猶好聲色而恬無耳目也豈不安哉恬安也安然無耳目雖聲色將何用哉夫人之情日欲蔡色耳欲蔡聲口欲蔡味鼻欲蔡臭心欲蔡佚臭氣也凡氣香亦謂之臭蔡極也此五蔡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養五蔡者有具具治辦彊國之道無具則五蔡者不可得而致也萬乘之國可謂廣大富厚矣加有治辦彊固之道焉若是則恬愉無患難矣然後養五蔡之具具也故百樂者生於治國者也憂患生於亂國者也急逐樂而緩治國者非知樂者

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信性也

申特行曰明君浮于治国之中若闇君則荒逐樂而緩治国故憂患不可勝校至于身死国亡可不哀哉

也故明君者必將先治其国然後百樂得其中得於治國之中樂並音洛君者必將荒逐樂而緩治国故憂患不可勝較也校計校也必至於身死國亡然後止也豈不哀哉將以為樂乃得憂焉將以為安乃得危焉將以為福乃得死亡焉豈不哀哉於乎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故治國有道人主有職若夫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貫曰積也積日而使條治詳備一日如委曲列之無差錯也是以所使夫百吏官人為也不足以是傷游玩安燕之樂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循道鄉方而務之樂也煩碎之事既使百吏官人為之則不足以此害人君游燕論謂計論選擇之也率循也宿道止於道也鄉方為務不敢姦詐也是非人主之職也論相人主之職若是則一天下名配堯禹之主者守至約

許國曰帝子云夫為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也故先王舍已能而因法事審賞罰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

申時行曰此言人王必察治人事則與匹夫何以異也

而詳事至佚而功事成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內之民莫不得以為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人主者以官人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為之匹夫則無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為之也餘言兼聽之日有餘也而治不足謂所治之事少而不足言不足治也使人為之故得如此尹子曰堯南撓交阯北懷幽都東西至日之所出入有餘日而不足於治者然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必自為之然後可則勞苦耗莫甚焉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勢業臧獲奴婢也以是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為之以是一人之寡縣天下之重一四海之大何故必自為之言力不任之也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

趙志高曰墨子摩頂放踵而利天下故必自勞苦聖王以求輔

相為先不自用而任人故使能而官施大致不同如此

趙岐曰此論百里之国取天下之道即湯三是也

儒之所謹守也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聽其政治建國諸侯之君分士而守三公摠方而已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辯若如此也出若入若謂内外皆如此也謂德使能官施之事或曰若順也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禮法之分也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盡其難者在人主之知之也所患人主不知小国可以取天下之道取天下者非貪其土地而從之之謂也非謂它国貪荷其土地而從我之謂也道足以一人而已矣彼其人苟一則其土地且奚去我而適他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賢士矣賢士有道德者其官職事業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循其舊法擇其善者而

霍韜曰極忠信明仁義盡天下之人皆来帰如西伯行仁政東海北海之民帰之天下孰貧而至是也

明用之足以順服好利之民矣擇舊法之善者而明用之謂擇食足而好利之民順服也貧士進焉務本厚生之法而用之則民衣下盡無有是其外矣見為用也

王錫爵曰此勞于来貧逸于逸尋逢蒙矣射及遠中微細微之物故得善馭及遠至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

勢盡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一人之謂也其道足以齊一人故四方尋逢蒙者善射者也王良造父者善馭者也聰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勢從之人不服而勢去之故王者已於服人矣王者之功盡此也故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王良造父矣

人能知人則哲能帝其難行以君宝而愚者知之也

欲調二天下制泰楚則莫若聰明君子矣其用知甚簡其為事不勞而功名致大甚易處而基可樂也故明君以為寶而愚者以為難明君以任賢為寶愚者以任賢為誰也　夫貴而天子富有天下名為聖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而制之重多也直用反合天下而君之飲食甚厚聲樂甚大臺榭甚高園囿甚廣臣使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天子之禮制如是者也禮之與制如此其盛言盡人情制度以陳政令以挾官人失要則死公侯失禮則幽之所欲也制要政令之要約也禮記曰各祸其以百官廢服大刑幽囚也春秋傳曰晉侯執衛侯歸之於京師寘諸深室也四方之國有後離之德則必滅後離畔也離音羅皆謂不二法度名聲若日月功積如

天地天下之人應之如影嚮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故人之情口好味而美芻豢耳好聲而聲樂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婦女莫衆焉形體好佚而安重閒靜莫愉焉閒隙也或讀為閑　心好利而穀祿莫厚焉合天下之所同願兼而有之畢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孫畢牢未詳畢或作畢言盡牢籠天下也新序作牢牢人苟不狂惑戇陋其誰能賭是而不樂也哉欲是之主並肩而存遠是之主不世絕千歲而不合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則外賢而偏舉人臣則靜職而妬賢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外賢疎賢也偏舉所舉所愛人主胡不廣焉無恤親疎無偏貴賤唯誠能之求廣焉開泰貌誠能實能也若是則人臣輕職業讓賢而安隨其

申特行曰戕周策太子語謂荊軻曰秦有貪功之心非盡天下之地牢內之王也

錢穀曰此謂誠能不可不求

後如是則禹舜還至王業還起（還復也）功一天下名配禹舜物由
有可樂如是其美者乎嗚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楊朱哭
衢塗曰此夫過舉頻步而覺跌千里者夫哀哭之亦榮辱安危
存亡之衢也此其為可哀甚於衢塗（衢塗岐路）為乎哀哉君人者千
歲而不覺也無國而不有治法無國而不有亂法無國而不有
賢士無國而不有罷去無國而不有慮民無国而不有煩民無
國而不有悪俗無国而不有美俗無國而不有悪俗兩者並行而国在上偏而國
安在下偏而國危（上偏行上事也謂治法多乱法少貧士多邪士少慮民多悍民少之類下偏反是也）
一而王下一而王（謂令行之也）故其治法其佐賢其民慮其俗美而
四者齊夫是之謂上一如是則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
而天下服故湯以亳武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
為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他故焉四者齊也条紂則序於有
天下之勢索為匹夫不可得也（即序於有天下之勢謂就王者之次序為天子）是無他
故焉四者並亡也故王之法不同若是所歸者一也上莫不致
愛其下而制之以禮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
之人百姓者有不理者如毫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以焉故下
之親上歡如父母可殺而不可使不順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
於燕人莫不以是為隆正（是謂親上也皆以親上為隆正）然後皆內自省以謹
於分愛敬其上故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禮法之樞要也（是百王之
所同用民之道而得民也）然後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

倫以訓曰如此辨駁最是筆力

馬理曰此謂求誠能之士不求則成亡故可哀甚于衢塗也

呂補曰不以者言不以加於孤獨鰥寡也四者人所輕賤故聖王猶重之孝經曰不敢侮于鰥寡而況于士民

康海曰礼法樞要礼法大分

姜宝曰此已上總見治天下者不可无法礼

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共已而正矣若出若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辯是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分也水謂致愛其下故省勸勉餘並已解上也若夫貫日而治平張之象曰人徒謂徒給徑後者械用器用也皆權物而稱用貫日積日也使條理平正宜使稱於用也使衣服有制宮室有度有等差皆浔其宜也挾以為狹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以是用挾於萬物尽寸尋丈莫得不脩乎制度數量然後行則是官人使吏之事也不足數於大君子之前官人列官人之官使吏所使役之吏閱數也大君子即人君也矣故君人者立隆政本朝而當所使要百事者誠仁人也主百事之要約紀者謂相也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覇立隆正本朝而不當所使要百者非仁人也則身劳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

顧曰臣曰此又言賢相之不可不浔賦任賢相則无為而治

是人君者之樞機者也樞扤在得賢相人君當為君人故能當一人而天下取

顧曰此又舉成湯用伊尹文王用呂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以实之見浔賢相而王業成矣

失當一人而社稷危不能當一人而能當一人而能當百人者說無之有也倫說之有無此事能當謂能用人之當既能當一人則身有何劳而為垂衣

裳而天下定故湯用伊尹文王用呂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旦卑者五霸齊桓公閨門之內懸樂奢泰游抗之脩懸簧虡也泰侈汰同杭與沆同言齊桓惟此是脩於天下不見謂脩天下不謂之脩餘也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霸長是亦無故焉知一改於管仲也是君人者之要守也要守在任賢也知者易為之與舆力而功名素大智者知任賢之君舍是而孰足為也舍是之言其餘皆不足為也故古之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也道行也必行其任賢之事裳其國厄其身者必反是者也故孔子曰

霍韜曰上言賢相所以秉鈞是抱朝政者此言用賢又是分理庶務者

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無往乎此之謂也（守多謂自任主百事也者也事傾則任亂也）治國者分已定則主相臣下百吏各謹其所（呂補曰齊謂各當其事不侵誡也）思各謹其所見不務視其所不見所聞不務聽其所不聞謹謂守行無越（馬理曰治国之徵驗在分定而无越辟讀為僻安制謂安於国之官守分而无越辟讀為僻安制以化其上是治国之徵也（間讀為閑徵驗也治国之制度不敢思當事而不侵踰分徵驗也）主道治近不治遠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則遠者治主能治明則幽者化交而不敢踰分此便是治国之景象）主能當一則百事正夫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如此也主能治之極也既能治近又務治遠既能治明又務見幽既能當一又務正百是過者也過猶不及也辟之是猶立直木而求其影之直也（顧曰臣曰此是人主之道當如此万伐格言張之象曰任一相而委之是好要不要人而自治百事是好詳功也相者論列百官之素要百事之聽列置於列位也聽治也要取百事之治考其得失以餘朝廷臣下百吏之分（餘餘使各當分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奉其成功以效於君當則可不當則廢（當為成功效致也周礼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譽者榮三得者具戒其要而已（康海曰周礼大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王廃置）故君人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用国者得百姓之死者彊得百姓之

事而詔王發置

高似孫曰此供是王者之法故云道王者之法于王者之人則王是也乱世以下是亡国之法議倫起く伏く有許多的法許多光景李首道恐読者暗記方畫其妙

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歸之天下去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湯武者脩其道行其義興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歸之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賞賚使能以次之爵服賞慶以申重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浩然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生民則致寛使民則恭理辯政令制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亳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是故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為之出死斷亡而不愉無他故焉不愉不字剩耳道德誠明利澤誠厚也亂世不然汙漫突盜以先之權謀傾覆以示之俳優侏儒婦女請謁以悖之俳優侏儒短人可戲弄者焉也使愚詔知使不肖臨賢生民則致貧隘使民則

黄東發曰抑揚反覆書策有此一段

高似孫曰尚上也使小人在上位而作威也

下以不苟篇末

康海曰此以下言操術之不可

致勞若是故百姓賤之如惎惡之如鬼玩畫無惎字當為厲病人也曰欲司間而相與投籍之去逐之司間伺其間隙投擲也籍賤也卒有寇難之事又望百姓之為己死不可得也說無以取之焉說倫之中無以取之此事為得也孔子曰審吾所以適人適人往與人也審慎共與人之道為其復我也傷國者何也兵甲作賤之類也是傷國之大災也大國之主也而好見小利是而巧詐傷國其於聲色臺榭園囿也誠則以類自至謂天誠能化万物聖人誠能化万民父子誠則親君上誠ㄟ然則尊之也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之操而得之則輕ㄟ則獨行獨行而不舍則濟矣濟而財盡長遷而不反其初則化矣既齊則材性自盡長迁不反其初謂中道不廢也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聽視者

近而所聞見者遠是何邪則操術然也謂以近知遠以今知古所操之術有如此也
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人情不相遠
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后王當今之王言后王之道與百王不殊行堯舜則亦是堯舜
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端玄端朝服也端推礼拜猶言端拱也
義之統分是非之分總天下之要治海內之衆若使一人故操
弥大約少也謂得其宗主也
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矩正方之器
堂而海內之情拳積此者則操術然也拳皆也
有通士者有公士
者有直士者有愨士者有小人者上則尊君下則愛民物至而
應事起而辯若是則可謂通士矣物有至則能應之事有疑則能辯之通者不滯之謂也
不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疾下闇上掩上之明也疾嫉妒同
分爭於中不以
私害之若是則可謂公士矣謂於事之中有分爭者不以私害之則可謂公正之士也
所長上雖不知不以悖君不怨君而身之所短上雖不知不以
取賞謂受祿不誣長短不飾以情自竭若是則可謂直士矣庸言必
信之庸行必謹之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獨甚法效也畏法流移之俗又
不敢以其所獨善而甚過人謂不敢獨為君子也
常真唯利所在無所不傾若是則可謂小人矣公生明偏生闇
端愨生通詐偽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生者君子慎之
而禹桀所以分也欲惡取舍之權舉下事也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
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而熹權
之熟計之然後定其欲惡取舍如是則常不失陷矣凡人之患

顧炎臣曰姦人盜富貴賤之名于昏暗之世

顧充曰薄ㄑ謂磅礴廣大之貌 薄礴亭国廣大貌 足側足也廣大之地側足無

偏傷之也 偏謂見其一隅 見其可欲也則不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不顧其可害也者是以動則必陷為則必辱是偏人之患也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夫富貴者則類傲之夫貧賤者則求柔之是非仁人之情也姦人將以盜名於世者也陰莫大焉故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鰌不如盜也 田仲齐人處于於陵不食兄祿辭富貴為人灌園鰌曰於陵仲子史鰌衛大夫子魚賢直也

榮辱篇

慢嬌世者人之殃恭儉者俾五六也 俾當為屏屏却也雖有弋矛之刺不如恭儉之利也故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故曰薄ㄑ之地不得履之非地不安也危足無所履者凡在言也 薄ㄑ

衛容者當由以謂磅礴廣大之貌危足側足也凡皆也所以言吾之也詩曰無易由言 無易由言害之也

趙瑶曰句句的著似莊子

李于麟曰剸與專同專行謂不度是非好偏言如白公者

何孟春曰此言鬬之為害忘其身忘其親而忘其君

如恭儉之利也故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故曰薄ㄑ之地不得履之非地不安也危足無所履者凡在言也 巨塗則讓小塗則

則也 歲傷也刻已大過不得中道故不見賞也勇而不見憚者貪也 貪利則委曲求人故雖勇而不

信而不見敬者好剸行也 剸與專同

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小項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為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然且為之是忘其身也 遁憂患刑戮而不能保其身是憂忘其身也

直立而不見知者勝也 直立謂已直人曲勝謂好勝人也 薦而不見貴者

接非其道則必患難雖食芻豢也故上篇云勞勤而容貌不枯好交也 辯而不說爭也 不說不為人所說不枯好交也

察察而殘者忮也 至明察而見傷殘者由於有忮害之心也 豪之而愈瘠者交也 所交殆近快七而亡者怒也 肆其快意而亡由於怒忿也

殆雖欲不謹若云不使殆也

其親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赦也聖王之所不畜也乳臭觸此之謂也請問為人君曰以勤侍君忠順而不懈請問為人父曰寬厚而有礼請為人子曰敬愛而致文請問為人兄曰慈愛而見友請問為人弟曰敬詘而不悖請問為人夫曰致功而不流致臨而有辯請問為人妻曰夫有禮則柔從聽侍夫無礼則恐懼而自疎也此道也偏立而亂俱有而治足以稽矣請問兼能之泰何曰審之礼也古者先王審禮以旁皇周流於天下動無不當也故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鞏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並遇變應而不窮審之禮也故君子之於禮敬而安之其於事也徑而不失其於人也寡怨寬俗而無阿其為身也謹脩而不危其應變也齊給便捷而不惑於天地萬物也務說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成其百官之事伎藝之人也不與之爭能而致善用其功其待上也順而不懈其使下也均平而不偏其交遊也緣類而有義其居鄉里也容而不亂是故窮則必有名達則必有功仁厚薰熏天下而不閔明達用天地理萬物變而不疑無氣和平志意廣大行義塞於天地之間仁知之極也夫是之謂全人審體也請問為国曰聞脩身未聞脩國也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者盤也盤圓而水圓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君射則臣決楚莊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故曰聞脩身未聞脩国也君者人之源也

申特行曰君子一審礼而衆善交集處已待人事上使下無一不當審礼之明效天驗章之如此

張之象曰此言人君之貴于愛人親人不能愛不能親則民不我用而本致于敗亡甚哉愛之不可以已也

倫以訓曰愛人好士二者不可缺一

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也而不能愛人不能利人而求之親愛已不可得也人不為已用不為已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無危削滅亡不可得也危削滅亡之情舉横此矣而求安樂是聞難往生者也往生者不容時而落故人主欲彊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反之政欲循改美国則莫若求其人彼或蓄積而得之者不以世絶被其人者生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以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然而于時獨好之以天下之民莫欲之也然而于是獨為之好之者貧為之者窮然而于是

獨猶將為之也不為少項輕焉曉然獨明於先王之所以得之所以失之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別白黑是其人者也大用之則為天下一諸侯為臣小用之則威行鄰敵縱不能用使無去其彊域則國終身無故故君人者愛人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道者何也曰君道也曰能群也群者何也曰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顯設人者也善藩餙人者也善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人樂之善藩餙人者人榮之四統者俱而天下歸之夫是之謂能群群不能生養人者人不親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安也不能設顯人者人不樂也不能藩餙人者人不榮

申時行曰四統俱而天下歸四統亡而天下去見四統之不可不有也

許国曰此段由言所以班治所以顯設所以藩飭所以养生之实

也四統者亡而天下去之夫是之謂匹夫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省工賈衆農夫禁盜賊除姦邪是所以養生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職莫不法度而公是所以班治之也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上賢使之為三公次賢使之為諸侯下賢使之為士大夫是所以顯設之也脩冠弁衣裳黼黻文章雕琢刻鏤皆有差等是所以藩飭之也故由天子至於庶人也莫不躬其能得其志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衣煖而食充居安而遊樂事時制明而用足是又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章重味而珍備是術也聖王則術以明辯異上以飭賢良而明貴賤下以飭長幼而明親疎上在王公之朝下在百姓之家天下曉然皆知其非以為異也將以明分達治而保萬世也故天子諸侯無靡費之用大夫士無荒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倍無盜賊之罪其能以稱義倫矣故曰治則衍及百姓亂則不足及王公此之謂也至道大形隆禮至法則國有常尚賢使能則民知方慕論公察則民不疑賞克罰倫則民不怠兼聽齊民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事業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則公道達而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說止貪利者退而廉節者起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人習其事而固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職分而民

不探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民而百事不曹如是則臣下有吏
至于庶人莫不脩已而後敢安止誠能而後敢受職百姓易俗
小人變心姦怪之儔莫不反慤夫是之謂正教之極故天子不
視而見不聽而聽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巍然獨坐而天下從之
如一體如四肢之從心夫是之謂大形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
基此之謂也為人主者莫不欲疆而惡弱欲安而惡危欲榮而
惡辱是禹桀之所同也要此三者欲辟此三惡果何道而便曰
在慎取相道莫經是矣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
且仁是人主之寶也而王霸之佐也不急得不知得而不用不
仁無其人而幸有其功愚莫大焉今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為之
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
與汙邪之人疑之雖欲成立得乎哉譬之是猶以手障目而求
影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所以也公正之士衆
人之歷也脩乎道之人汙邪之人也今使汙邪之人論其怨賊
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亂莫
大焉故古之人為之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之道
參之以禮用人之法禁之以等行義動靜屢之以禮知慮取舍
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以功故卑不得以臨尊輕不得以懸
重愚不得以謀知是以萬夫不過也故效之以禮而觀其能安
敬也與之舉措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與之安燕而觀其能無

陋也接之以聲色權利怨怒患險而觀其能無離守也彼誠有之者與誠無之者若曰黑然可識邪故伯樂不可欺以馬為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主之道也人主欲得善財遠中徵者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中是者豈不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得善馭及速致遠者一日而千里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致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治國馭民調一上下將內以城固外以距難治則制人人不能制也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然而求卿相輔佐則獨不若是其公也案唯便嬖親比已者之用也豈不過

未

矣哉故有社稷者莫不欲彊俄則弱矣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亡矣古有萬國今有數十焉是無他故莫不失之曰本不利於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則是主闇也臣不能而誣能則是臣詐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俱害之道也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辟也倜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豈私之也哉以為親邪則周姬姓也而彼姜姓也以為故邪則未嘗相識以為好麗邪則夫人行年八十有二矣翫然而齒墜矣然而用之者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以惠天下而不可以獨也非是子莫足以舉之故舉是子用之於是乎

貴道果立貴名果明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苟不枉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如是者能愛人也故舉天下之大功然後隱其所愛其下猶足以為天下之顯諸侯故曰唯明主為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人主之守司遠者天下近者境內不可不畧知也天下之變境內之事有施易齟差者矣而人主無由知之則是拘智蔽塞之端也耳目之明如是其狹也人主之守司如是其廣也其不可以不知也如是其危也然則人主將何以知之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衆之門戶牖扇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將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後可其知惠足使規物其端誠足使定物然後可夫是之謂其人主不能不遊觀安燕之時則不得不有病病物故之變焉有國者事物之至也如衆庶一物不應亂之端也故曰人主不可以獨也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鄉相輔佐足任者然後可其德音足以鎮撫百姓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四鄰諸侯之相與不可以不相接也然而不必相親也故人主必將有足使喻志決疑於遠方者然後可其辯說足以解煩其知慮足以決疑其齊斷足以距難不還秩不及君然而應薄患足以持社稷然後可夫是之謂国具故人主無便嬖左右信者謂之

閻無卿相輔佐足任者謂之獨所使於四鄰諸侯者非其人謂之孤孤獨而瞻謂之危國雖若存道之人曰亡矣詩曰濟々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材人愿拘録計數纖嗇而無敢遺喪是官人使吏之材脩飭端正尊法敬分而無循側之心守脩業不敢益損可傳世也而不可使侵奪是士大夫官師之材也知隆禮之為尊君也知好士之為美名也知愛人之為安國也知有常法之為一俗也知尚賢使能之為長幼也知務本禁末之為多材也知無與下爭小利之為便於事也知明制度權物用之為不泥也是卿相輔佐之材未及君道能論官此三材者而無失其無失其次是然後人主之道也若是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覇是人主之要守也主不能論此三材者與至今爭小察而偏能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是所謂視乎不可見聽乎不可聞為乎不可成此之謂也

臣道篇

人臣之論論人臣之善惡有態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聖臣者解並在內不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說音悅善取寵乎上是態臣者也以佞媚為容態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譽乎民不恤公道通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為務是篡臣者也內足使一民外足使距難民親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愛百姓而不倦是功臣者也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政令教化形下

吳默曰環王環統其主不使賢臣得用圖謀也篡臣者篡奪其君位也

許國曰民親信士然后立功也

叫明應辛遇變之意

口影名形則也言施政令教化以制其下如影景之隨形動而輒隨不使違越也 鷹辛遇變齊給如響。齊疾也給供也應事而至謂之給也變人所遽疑今聖臣應之疾速如響之應声也○辛倉怨反 推類接譽以待無方。曲成制象。是聖臣者也。譽言見其本而知其末也待之無方謂不滯於一隅也委曲皆成則法度象言物至而應之非由法不苟而行之也聖無所不通之謂也 故用聖臣者王。用功臣者彊。用篡臣者危。用態臣者亡。態臣用則必死篡臣用則必危。用態臣者蓋以當時多用

陶望齡曰聖臣為上功臣次之篡臣態臣皆其下明主用臣可不慎哉

申時行曰此皆變態佞媚之臣也

必榮。聖臣用則必尊。故齊之蘇秦。蘇秦初相趙後仕燕終死於齊故曰齊之蘇秦楚之州侯。楚襄王佞臣也史記莊辛諫襄王曰君左州侯夏侯鞅從鄢陵君嬰壽陵君載方府之金馳騁雲夢之中不如穰侯受令於秦王填渾塞之內而投巳於淈塞之外韓氏曰州侯相荊而荊王疑之因問左右對曰無有如出一口也秦之張儀。可謂態臣者也。韓之張去疾。蓋張良之祖漢書良其先韓人大父開也相昭侯宣惠王

汪鳴鸞曰以上援古以證聖臣功臣篡臣態臣之異

申時行曰數臣之外又有国賊此又人主之所易親信者故又言之以啟人主之不可不去

父平相釐王悼惠王世事韓戰國後語蘇秦說趙肅侯肅侯之弟奉陽策韓有張翠納賂於宣太后也 趙之奉陽。君為相不悅蘇秦蘇秦乃去之戰国策蘇秦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君莫不高大王之義皆頓奉敬陳忠曰久也雖然奉陽君姤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客游談之士無敢自盡於前慮藏用云奉陽君名成又案後語奉陽君卒蘇秦乃從燕而来說肅侯命從之事而公子成武靈王時猶不肯朝服即公子成非奉陽君也 齊之孟嘗。可謂篡臣也。史記孟嘗君恐乃如魏卜昭王歌盡城孟嘗君嘗君怒乃如魏卜昭王諸侯無所屬襄王新立畏孟嘗而與連和是篡臣也晉之咎犯。齊之管仲。咎與舅同晉文公之舅狐偃犯之字也 楚之孫叔敖。可謂功臣矣。殺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謂聖臣矣。是人臣之論也。凶吉賢不肖之極也。国之吉凶人君賢不肖極於論臣也必謹用臣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志之而慎自為擇取焉足以稽矣。志記也言謹記此四臣之安危而慎自擇取則是以稽考

霍韜曰功臣聖臣之外又有輔弼之臣此又人主之所難親信者故又言之以啟人君之不可不用

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不恤君之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謂之國賊養交謂養其與君交接之不忤犯使怒也

或曰養其外交若蘇秦張儀相也　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殞社稷孟嘗君所至為之國相也　故又言之以啟人君之不可不用則去謂之諫有之具也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知同力比合也知讀為智　率群臣百吏而相與彊君曰橋君彊其亮切橋與矯同屈也　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事見平原君傳　有能杭君之命窮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謂之佛杭拒也戰功曰伐左傳郤至驟捕其伐佛讀為弼卜所以輔正弓弩者也或讀為佛違君之意也謂若信陵君違魏王之命竊其兵符殺晉鄙反君不救趙之事遂破秦而存趙夫輔車相依

今趙存則魏安故曰危國之危除君之辱也　故諫爭輔佛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實也明君之尊厚也而闇主惑君以為已賊也故明君之所賞闇主之所罰闇君之所賞明君之所殺伊尹箕子可謂諫矣比干子胥可謂爭矣平原君之於趙可謂輔矣信陵君之於魏可謂佛矣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故正義之臣設則朝廷不頗頗設謂置之於位頗邪也　諫爭輔佛之人信則君過不遠信謂見信於君或曰信讀為伸謂行道也　瓜牙之士勇力之臣也施謂展其材也　邊境之臣處則彊垂不喪故明主好同而闇主好獨獨謂士任其智明主尚賢使能而饗其盛盛謂大業言饗其臣之功業也　闇主妬賢畏能而臧其功臧惡沒也罰其忠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所臧也事聖君有聽從無諫

趙志高曰諫爭輔弼之臣有益于人国如此而用與不用在人君之明與不明耳

倫以訓曰諫爭如伊尹諫太甲箕子諫紂

張佐曰中君可上可下存桓公去除其惡言不敢顯諫也諂諛則逐臣闇君也
倫以訓曰補謂彌逢其暗削謂去除其惡言不敢顯諫也撟謂屈其性也拂違也則身害使君有殺賢之名故不為也因是確切

爭聖君無夫事中君諫爭無諂諛事暴君有補削無撟拂違其閽削謂其惡言不敢顯諫也撟謂危行言遜以避害也以為成俗言如此而不變若稽俗然也詩逸詩恭敬而遜聽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常其美揚其善遠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為成俗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害此之謂也

從而敏不敢有私決擇也敏而更私自決斷選擇也不敢有私取與也以順上為志是事聖君之義也但稟命而已忠信而不諛諫諍而不諂矯然剛折端志而無傾側之心矯彊貌中庸曰和而不流彊哉矯剛直面折也端志不私曲也是案曰是非案曰非是事中君之義也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但調和而不至流面雖柔從而不曲屈雖寬容而不與為礼也曉然以至道

曉然明喻之貌至道無為不爭之道以至道事暴君不能加怒無不調和言皆不違構也而無不調和也

能化易時關內之是事暴君之義也關當為開傳寫誤也內與納同言既以中和事之則納同能化易其暴戾之性時以善道開納之而改過也因其憂也而辯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所喜之時多所聽納故因以道納之曲德所謂焉雖憂惧喜怒之殊委曲皆得所謂則化易君性也

畫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此之謂也書伊訓也事人而不順者不忠也忠而不順者無功也疾而不順者不敬也敬而不順者無功也有功而不順

者無德者也故德之為道也傷疾墮功臧若故君子不為也傷疾墮功臧若未詳或恐錯誤耳為或為遠也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

以德復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以德行義事報使君有害賢之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

以德行義事報使君有害賢之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名故為下忠也謂筐救其惡也是以諫非而怒之下忠也

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若

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矣若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矣若

曹觸尤之於紂者可謂賊矣說苑曰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其左師觸尤有諂諛不正此云紂未知孰是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禽獸不知敬賢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狎輕侮也言必見害禽獸則亂狎

虎則危災及其身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

佗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此之謂也故仁者必敬人敬

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敬之不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

之不肖者則疎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慤而

不傷害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人之質也其敬雖異至於忠信端慤不傷害則凡所接物皆然言嘉善而矜不能不以人之不肖通詐侍之而欺傷害之也質禮也忠信以為質端慤以為統

禮義以為文用為文飾倫類以為理倫人倫類物之種類言推近以知遠以此為條理也喘而

言臑而動而一可以為法則臑與勸孝篇臑同微言也臑微動也一皆也言一動一息之間皆可以為法則也反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此之謂也詩大雅抑之篇言不僭差

賊害則少不為人法則矣恭敬禮也調和樂也調和不爭競也謹慎利也闘怒害也

馬理曰忠有所壅塞故通之使而終歸之于順也

霍韜曰統綱紀也言已端慤而待物也

康海曰義報也以德行義事報使白於君使自化於善周禮宰夫掌諸臣之復萬夫之逆也

故君子安禮樂利謹慎而無鬧怒是百舉不過也小人反是通忠之順權險之平。權困危險之事使至於平也或曰權變也既不可扶持則變其危險使平禍亂之從聲。君雖禍亂應聲而從之也三者非明主莫之能知也。闇君不知所明殺害忠賢而身死國亡爭然後善。戾然後功出死無私致忠而公。夫是之謂通忠之順信陵君似之矣。諫爭君然後能善遠戾君然後立功出身死戰不為私事而歸於至忠至公奪然後義殺然後仁。上下易位然後貞。奪者不義之名殺者不仁之稱上下易位則非貞也而湯武惡桀之亂天下而奪之是義也不忍蒼生之塗炭而殺之是仁也雖上下易位而使能愚當分歸於正道是貞也功參天地。澤被生民。夫是之謂權險之平湯武是也過而同情和而無經不恤是非不論曲直偷合苟容。逐亂其君使生狂也夫是之謂禍亂之從聲非廉恥求生之術也傳曰斬而齊桎而順不同而倫以訓曰經常也但和順上意而無常守重道開曰此言

高似孫曰信陵君諫魏王請救趙不從遂矯君命破秦而魏国以安故似之也

又經合道知信陵湯武者也所以斬之取其疾也以枉曲之取其疏也以狂惑之取其順也所以不同取其異也

致仕篇

壹。物雖似乖戾然終歸於理者也詩曰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此之謂也詩商頌長發之篇球玉也鄭玄云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言湯既為天所命則受小球謂尺二寸珪受大圭謂蚋也長三尺執圭搢挋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惨著焉引此以明湯武取天下權險之平為救下國者也

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衡平也謂不偏聽也顯幽謂使幽人明顯不蔽也重明謂既明又使明也書曰德明惟明能顯顯人之明能退姦則良進矣朋黨比周之譽。君子不聽殘賊加累之諸。君子不用隱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貨財禽犢之請。君子不許。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流者無根源之謂聞聽而明譽之定其當而當然後士其刑賞而還與之。士當為事行也言定其當否既當之後乃行其刑賞還與之也如是則姦宮姦說姦

錢穀曰君子聞聽流言流說則幽稽譽謂露其事不為隱蔽如此則姦人不敢敵其謀也

事姦謀姦譽姦慝莫之試也忠言忠說忠事忠謀忠譽忠慝莫
不明通方起以尚盡矣夫是之謂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
術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
之禮義脩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脩義及國而政明能以
禮挾而貴名曰天下頓冷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挾讀為浹能以禮浹洽者）
申時行曰引此則貴明白天詩以明自近及下皆頓從之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此之謂也川淵者魚龍
遠
之居也國家者士民之居也川淵枯則魚龍去之山林險則鳥
獸去之國家失政則士民去之魚失水則必死士不守
高似孫曰文字縱橫議論有反覆曲折
魚道法則人不至盈君子則道不孝故士之與人也道之與法
許国曰本作由本誤也君子道也者國家之本作也君子者道法之總要也不可少頃曠也

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得之則安失之則危得之則存失之則亡
故有良法而亂之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
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得衆美意迎年
誠信如神夸誕逐魂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誠心
用賢夫言用賢者口也却賢者行也（無善行則貧不至也）口行相反而欲
賢者之至不亦難乎夫耀蟬者務在其明乎大
振其樹而已大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南方人照蟬取而食之礼記有蜩危是也）今
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門大也臨事接民而
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多容廣納也）然後中
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正之高高在上用明之要）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

（得衆曰得衆心以動天言之所欲天必從之實意樂意慈愛惠則延也誠信則如物言物不能也逐魂逐其人之精魂猶役也役奪妄誕偽心勞故役其精魂此四者皆言善惡之應也）

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夫不教而殺謂之虐政為政之始寛裕多容三年政成然後進退賞也）用其終為始則政令不行上下怨疾亂所以自作也（先罰後德化則勸）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程者物之準也礼者節之準也程以立數禮以定論（有程則可以立度量之數有礼則可以授官先節奏欵陵而生民欵寛節奏陵而文生民寛而安上文下安功名之極也不可以叨矣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猶尊也）隆一而治二而亂自古及今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術法也言有四德則可為人師法不在博習也）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耆艾而信可以為師五十曰艾（誦謂誦經說謂解說謂守其誦說不自陵突觸犯行所學知微而論可以為師六十曰耆（知精微之理而能講倫）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為一篇師道

李子林曰師道立則善人多故有四德則師道立可以為人師若記誦博之多不若考多聞雜而已於本美裡

師道法之要變換收捭適劾簡切有力斤之力張之象曰名言名理

顧琮曰此倫師道

水深則回（回流旋也水深不測故流也）枯落糞本（謂本華落糞其根也）弟子通利則思師（思其厚於已也）賞不欵僭刑不欵濫賞僭則利及小人刑濫則害及君子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寧其害善不若利淫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言為善則物必報之也）

解蔽篇

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治則復經兩疑則惑矣言治世用

禮義則自復經常之正道兩疑謂不知一於正道而疑蔽者為是一本作兩則疑惑矣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今諸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或是或非或理或亂ㄣ或之君亂家之人此其誠心莫不求正而以自為也姬繆於道而人誘其所迨也蔽其所積唯恐聞其惡也積習倚其所私以觀異術唯恐聞其美也倚任也或曰偏倚也猶於異術是以與治雖走而是已

姬宝旦敬者言不去通明滿于一隅如有遮掩之也

殫充曰荀卿大大小與此篇可見迨近也近信而好也言亂所以其疾如迷惑

亂人本亦未感於道故人因其所好而誘之謂宝好佞則墨氏誘之好功則惠氏誘之

不輟也道雖與治並馳治謂正道也既私其所習姬繆於道故不輟ㄣ或作離豈不蔽於一曲而失正求也哉心不使為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況於使者乎使役也雷鼓大鼓声如雷者白墨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者喻不

趙註此篇是有卿見理明心之孝

役心于正道則自死開見矣況乎德道之人有夫役心于異術豈復更聞正道哉 德道之人德也亂国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哉上下共非故可哀也數為蔽之端也欲

李子麟曰此其所知所好之于一端故皆為蔽

為蔽惡為蔽始為蔽終為蔽遠為蔽近為蔽深為蔽淺為蔽古為蔽今為蔽此其所知所好滞于方隅故皆為蔽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為蔽此心術之公患也公共也所好異則相為蔽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桀蔽於妹喜斯観而不知關龍逢以惑其心而亂其行妹喜桀妃斯観未聞韓侍即云斯或當為斟、観夏同姓国喜其君当時為桀佞臣也国語史蘇曰昔夏桀或有施有施人以夫喜女焉侍中云有施喜姓同也紂蔽於妲己飛廉而不知微子啓以惑其心而亂其行妲己紂妃飛廉紂之佞臣悪来之父善走皆嬖之相也微子紂之庶兄微国子爵啓其名也故群臣去忠而事私百怨非而不用事任也不用不為上用也非或為誹貪良退處而隠逃此其所以喪九牧之地而虚宗廟之国也九牧九州之牧虚讀為墟桀死於亭山亭山南巢之山也紂縣於赤旆史記武王斬紂縣於太白旗此云赤旆所傳聞異也身不先知又莫知諫此蔽塞之禍也成湯鑒於夏桀故正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伐夏王而受九有文王鑒於殷紂故正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呂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伐殷王而受九牧九有九牧皆有九州也抚有其地則謂之九有養其民則謂之九牧也遠方莫不致其珍故目視備色耳聽備聲口食備味形居備宮名受備號生則天下歌死則天下哭夫是之謂至盛詩曰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声若簫有鳳凰樂帝之心此不蔽之福也逸詩也尔雅鵷鳳其雌凰秋秋梳翔謂舞也梳也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奚齊是也唐鞅宋康王之

焦竑曰成湯文武皆不蔽其心者

朱之藩曰堯去用夷不蔽天下和平故有鳳凰來仪之福也

臣春秋曰宋康王樂於唐鞅曰唐鞅敝於智權而逐載子載讀為戴不禋奚齊晉獻公驪姬之子
ㄑ不勝使辭居州傳王者見孟子或曰戴子戴驩也韓子曰戴驩謂齊王曰大王仁於辭公大不忍人擾其時伐是戴驩也蓋為唐鞅所譖逐奔齊也奚齊敝於欲国而罪申生申生晉獻公之太子奚齊其君之子也不正其殺太子申生而立之也唐鞅戮於宋奚齊戮於晉逐賢相而罪孝兄身為刑戮然而不知此敝塞之禍也故以貪鄙皆叛爭權而不滅亡者自古及今未有之也

鮑叔寧戚隰朋仁智且不敝故能持管仲而名利福慎周公齊傳曰知賢之謂名輔督之謂彊勉之彊之其福必長此之謂也

此不敝之福也昔齊孟之敝者乱家是也寘孟周景王之寵臣立王子朝者乱家謂

九我曰大臣之道其禍如此

呂補曰勉之彊之言又勉彊于知夫輔夫去後其禍長也

乱周之家事使庶孽之爭位也墨子敝於用而不知文敝使上下勤力服先脏先毛而不知貴賤等級之文不同而其所敝則一也

者敝之所在餘也宋子敝於欲而不知得說而不知得欲之道也慎子敝於法而不知賢說曰多夫不可以多君先得其法雖先夫亦可為治而不知法待夫而後舉也申子敝於勢而不知ㄴ申子名不害河南京縣人韓昭侯相也其說但貴得權勢以刑法馭下而不知權勢待才智然後治亦與慎子意同下知音智惠子敝於辭而不知實惠子敝於虛辭而不知實理虛辭謂若山出口丁子有毛之類也莊子敝於天而不知人天謂無為自然之道莊子但推故由用謂之道尽利也由從也若由於用則天下之道尽於利也由倍謂之道盡嗛也倍當為欲嗛与慊同快也言若從人所欲不以為限節則天下之道尽於快意也由法謂之道盡便矣由夫則天下之道尽於術數由勢謂之道盡便矣便ㄴ宜也從勢

雀鳥臣曰言已上所敝皆滑道之一編

李子麟曰此言而去智則五於逐逸者乱當忘変由天也常存去忘万物之変化

何孟春曰曲知言偏大道也一隅昧況大道乎

申特行曰此下論蔽塞之禍非圣人之救意甚明白正大

許国曰不滞于一隅但当其中而一衡満其軽

由辯謂之道盡矣論辯說也由天謂之道盡因而去智則五於逐便无復循立也

矣。因任其自然此而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体常而盡変一隅不足拳之曲知之人観於道之一隅也猶未之能識也故以為足而餙之謂其知之盡故曲言不通大道也一隅猶昧況大道乎

其言之成理也内以自亂。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自。此蔽塞之禍也孔子仁智且不蔽故學亂術足以為先王者也一家得用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積也一家謂位春妖也周道舉謂刪詩書定礼楽成積舊習也言其所用不滞於衆人舊習故生功業如此

故德與周公齊名與三王並此不蔽之福也聖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無欲无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古無今無陳萬物而中懸衡焉不滞於一隅但當其中而懸衡揣其輕重也是故衆異

重

李奎曰人心莫不欲得縱恣而肯守其不合意之事以自禁其合意者此等議論机穎入深

錢穀曰既虛一而靜則通于万物故有形者无不見見則无不去論說論說則无不得其宜也

不得相蔽。以亂其倫倫理也何謂衡曰道道謂礼義故心不可不知道

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人孰欲得恣而守其所不可以禁其所可人心孰欲得縱恣而肯守其不合意之事以自禁其合意者以其不可道之心取人則必合於不道人而不知合於道人各求其類以其不可道之心與不道人亂之本也必有姤後可道可道然後能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於道人而不合於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心能懲忿去惡何慮不知故治之要存於知道人何以知道。曰心在心无邪心何以知曰虛一而靜虛狀讀為藏古字通用下意同言以知道也心未嘗不藏也然而有所謂虛心未嘗不包藏言有所謂虛也心未嘗不滿也然而

霍韜曰夫此一
統孟氏所謂
物交物文字深
一層

有所謂一滿當為兩ヒ謂同待蕪知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雖動不使害靜人生而有知ヒ而有志ヒ也者臧也在心為藏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虛見善則遷不滯於積習也心生而有知ヒ而有異異也者同時蕪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一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臥寢也自行放縱也使役也言人心有所思寢則必夢偷則必放縱則必謀慮也故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亂知謂之靜夢想象也劇囂煩也言處心有常不蔽於想象囂煩而介而胥以亂其知斯為靜也此皆明不蔽於一端虛受之義也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一而靜作之則將滔滔者之虛則將事道者之一則忘思道者靜則察此又未詳或恐脫誤而靜之功也作動也順待也將行也當為須道者虛一耳或曰此皆論虛一則將事道者一則忘思道者靜則察其餘事皆行也知道察知道行謂須道則虛則將也休謂不離道也虛一而靜謂之清明。言無有蔽也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即虛一而靜則通於萬物故有形者無不見見則無不得其宜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開久遠跧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跧通參驗稽考制度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裏矣材當為分官謂不失其裏當為理則或無裁恢恢廣廣孰知其德滔滔紛紛孰知其極睪睪廣廣孰知其德滔滔紛紛孰知其極睪睪廣廣孰知其德滔滔紛紛孰知其極睪睪

呂補曰劫道也云言也百体可易劫心不可失所以宜慎擇防好惧蔽塞之患也

劉正春曰使形而形不可以使心故心為神明主而為衆形之君故人宜擇所好而防使衆欲之足以蔽心可也

暴云。形可劫而使詘甲。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切道也云言也百体可易劫心不可所以宜慎擇所好惧蔽塞之患也故曰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雜博。容受也言心能容受萬物若其選擇無所禁止則見雜博不精所以貴夫虛一而靜也其精之至極在一而已不貳若雜博則惑矣。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詩周南卷耳之篇毛公曰采采事采之也卷耳苓耳也頃筐參屬易盈之器也而思想君子好而防使衆欲置於周之列位也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以替稽之。萬物可兼知也。枝旁引而樹枝也替劫也稽考也以一端不貳之道劫考之則可兼知萬物若博雜則愈不知也身盡其故則美。故事也盡不貳之事則身美矣不可兩也故知者擇一而一焉。凡事類皆不可兩故知者精於一道而精一焉故異端不能蔽之也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為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為器師。有人也不能兼官。此三技而不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精於一道故可以理萬事精於物者也。精於物謂幸萬物而燕容之也故君子一於道而以贊稽物。一於道則正以贊稽物則察。以正志行察論則萬物官矣。在心為志發言謂論官謂各當其任無為差苛也

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處危之。其榮側養一之微。榮美而未知。一謂心一也危之當為之危之謂也則謂偏則亦充滿之義微精妙也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今虞書有此謂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也孔安国曰危則誰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言執其中引此以明之。我前兆也幽機同虞書大禹謨危道心惟微精惟一之謂也故人心譬如槃水

一隅故不可為師長

顧鳥臣曰舜紿一於道理委任衆美而已未嘗躬親以事告人

張之象曰處心之危言猜戒惧兢兢業業終之以安也養心之微謂養其未萌不使異端亂之明舜之治在精於一道不使異端亂之也處心之危有形故其榮滿可

知養心之微先形故蚤榮而求知言辨為之為治養其末萌也虞書有此謂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也孔安国曰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引此以明舜之治在于一道不蔽于隅也康誥曰言此者以喻心不一於道異端所蔽則惑矣此段亦粹

正錯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湛澄也濁謂沉泥滓也則足以燭須眉而察理矣理肌膚之文理微風過之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麤理也言此者以喻心不一於道異端所蔽則惑矣故好書者衆矣而蒼頡獨傳者一也蒼頡黃帝史官言古亦有好書者不如倉頡一於其道異術不紕乱之故独傳也好稼者衆矣而后稷獨傳者一也好義者衆矣而舜獨傳者一也好樂者衆矣而夔獨傳者一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倕舜之共工世本云夷牟作矢黃帝臣也此云浮游未詳或者浮游雖作弓矢未必去射如羿之精也弓矢舜已前有之此云倕作矢或者制精之巧也奚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奚仲夏禹時已有車服故謂之軒轅此云奚仲者亦改制旦世本云相土作乘馬杜与土同乘馬駕車起於相土故曰作乘馬以其作乘馬作一駕乘音剩相土契我成歌咏乎言舜也呂氏春秋四乘馬作一駕

許国曰造富為視當子曰有人視度中可以博士作乘馬社与士同乘馬駕車起於相士故曰作乘馬以其作乘馬作一駕成歌咏乎言舜也呂氏春秋四乘馬作一駕外物誘之思不精故不去成歌咏也

黃道開曰此等議論請經周秦觀之左足求入而右脩已順矣

姜宸曰此已下答之辭孟子惡其敗德而出其妻可謂去自憲於修身也

能與我歌乎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般空石穴也蓋古之善射之人如深山空谷之中名之曰般与字及事並未詳所出或假設喻耳

其為人也善射以好思好思即靜思其躬之耳目之欲而遠蚊虻之聲閑居靜思則通挫抑也精与誠也闢昇除也言閑居靜思不接外物故去通射之妙也

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虻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闢耳目

思仁若是可謂微乎言靜思仁如空石之人思射則可謂微乎假設問之辭也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強矣有子惡臥而焠掌可謂能自忍矣未及好也焠灼也惡寢則而焠其掌若刺股然蓋有若也焠灼也惡寢則而焠其掌若刺股然未及好也言為未及好思也誤分在下更作

崔充曰既造于精妙之域則冥与理会有未造其極蚤在空石之中沈未至也

一句耳有于粹掌可謂去自忍其身則未及善射好思者也思道之至人則無寢焉用粹掌乎闢耳目之欲可

趙瑶曰無死尽也聖人無緻欲尽情而不过制者由于暗与理会也何又如空石之徒乎

謂飾自彊矣未及思也蚊虻之声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未可

謂微也可謂飾自強矣未及思也十字並行耳可謂危矣言能闢耳目之欲則可謂自危而戒惧未可謂微也微者精妙之域則

夫微者至人惟精惟一至人也何彊何忍何危既造於精妙之域則

縱其欲無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彊何忍何危故仁者之行

冥与理会又何必自強而自忍危也故濁明外景清明内景景光色也濁謂混跡清謂虚白聖人

道也無為也聖人之行道也無彊無為謂任其理之自然而為無所造位也无彊謂全无滞

理彊制之義也仁者之思也恭也聖人之思也楽也理心之道也思慮也恭謂乾;夕惕也楽謂性與天道无所不適也

凡観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清明審也吾慮不清則可定然否也冥ヒ而行者見寢石以為伏虎也

李塗曰此言勢乱耳目之主

李于麟曰夏首夏水之首楚詞去过夏首而西

見植林以為後人也冥ヒ敝其明也冥ヒ暮夜也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為踰歩之濬踰與踰同半歩曰跬洽小溝也俯而出城門以為小之閨酒乱

其神也閨小門也敝目而視者視一以為両掩耳而聽者聽漠ヒ以為呴ヒ勢乱其官也敝指校也一涉反漠无声也呴ヒ喧声也官司主也言勢乱耳目之所主守呴許甫反

故從山望牛者若羊而求其羊者不下牽也遠敝其大也從

山上望木者千仞之木若箸而求箸者不上折也高敝其長也

水動而影揺人不以定美悪水勢玄也玄幽深也或讀為眩瞀者仰視而

不見星人不以定有無目精惑也精目之明也有人焉以此時定物

則世之愚者也彼愚者之定物以疑決疑決必不當夫苟不當

定無過乎以疑決疑猶慎墨之屬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消蜀梁夏首夏水之首楚詞

浮崔危門而不見王逸曰夏首西浮崔危門而不見正逸曰夏首西水口也汎舊梁未審何代人太汎名湯梁列仙傳有洵子者入隱于若山餌棗生致風雨也

何孟春曰痺拳疾也此論極透徹可警世迷

云过夏首而西浮崔危門而不見正逸曰夏首西水口也汎舊梁未審何代人太汎名湯梁列仙傳有洵子者入隱于若山餌棗生致風雨也

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為伏鬼也仰視其髮以為立魅也背而走北至其家失氣而死豈不哀哉背棄去也失氣謂困甚氣絕也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間疑玄之時正之感驚動也感忽恍惚也玄亦幽深難測也以此時定其有鬼也此人之所以無有而有無之時也而已以正事故傷於

正事謂人以此定事也痺吟疾也傷於淫則患痺反擊鼓言豚以祷神何益於愈疾乎若以此定事則每俗不殊也俞讀為愈

淫而擊鼓以痺豚則必有弊鼓喪豚之費而未有愈疾之福也已以知鬼之無異矣慎墨之蔽亦猶是也凡以知人之性也可故雖不在夏首之則無以異矣慎墨之蔽亦猶是也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可知物之性求可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則沒世窮年不能徧也其所以貫理焉雖億萬已不足以浹萬

物之變與愚者若一貫習也浹周也學老身長子而與愚者若一猶不知錯大是之謂妄人錯置也謂廢捨也身已老矣子已長大猶不知廢捨無益之孝夫是之愚妄人也

夫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之曰止諸至足曷謂至足曰聖或曰聖下更當有王字誤脫耳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倫物理也制法度也兩盡者足以為天下極矣所以為至足也故學者以聖為師案以聖道之制為法治其法以求其統類以務象效其人統類法之大綱象是而務事也類是而幾君子也幾近也類聖人而近之則為君子知之聖人也聖王者之道故有知非以慮是則謂之慧自知其非以圖類於是則謂之能戒惧也有勇非以持是則謂之賊勇於為非以持劇是

察孰非以分是則謂之察察孰其非以分為是之心奪之人多能非以脩蕩是則謂之知脩飾也蕩動也辯利非以

朱之蕃曰不合王制猶有能分是非治曲直乎吐又不能也乃反言之辭

林希逸曰所謂折言亂制破名改作者也

言是則謂之誠辯說利口而飭非以言亂則謂之誠之多言也 傳曰天下有二非察是是察非衆人為是者而非之是則謂之誠之多言也謂合王制與不合王制也所以非是察非觀其合王制與不合為隆王制與否也天下有不以合王制與不合為隆曲直者耶有不以合王制與不合為隆正者而能分是非治曲直乎若夫非分是非非治曲直非辯治亂非治人道雖能之無益於人不能無損於人案治直將治怪說玩奇辭以相撓滑也案彊鉏而利口厚顏而忍詬無正而恣睢妄辯而幾利滑亂也音骨彊謂彊人鉏仁人口也謂妄為辯說所近者惟利也詬罵也恣睢也妄辯幾利不好辭讓不敬禮節而好相推擠此亂世姦人之說也則天下之治說者方多然矣愼墨季惠之屬傳曰析辭而為察言物而為辯君子賤博聞強志不合王制君子賤之此之謂也

李子麟曰此言衣心無益復愛戒亦不能近道也

顧龍臣云或曰往古也來將也不憂閔無益之事往古不閔將來言惟義所在無所繫也邑憐未詳或曰恤也與邑同快憐讀為怜為怯惜也言其無恤快惋惜之心皆明不為異端所蔽也

為之無益於成也求之無益於得也棄戚之無益於幾也則廣焉能棄之矣不以自妨不少頃為之有益也 不慕往不閔來無益憐之心不慕謂不悅無益之事而往從之也不閔來謂不以自妨謂不明周密而成隱而敗闇君無之有也以宣露為成以隱蔽為敗闇君亦無之照臨而安宣而成隱而敗闇君無之有也 故事也闇君務在隱而不知照臨之功者也君人者周則讒言至矣而直言反矣小人邇而君子遠矣詩曰墨以為明狐狸其蒼矣言上幽而下暗也詭為明則臣下君言其色蒼然無別猶指鹿為馬者也幽險也蔽塞也狐狸而蒼言狐狸之色居然有異君以險也君人者宣則直言至矣而讒言反矣君子遠而小人遠

霍韜曰王者成名如一代左国規模覧厳忠賢旁尊之親之尊美尚功皆是

王錫爵曰人性善惡皆有及然之理是所受于天之性也

趙瑶曰情雖無極心擇可否而行謂之慮也

矣反還也譲言復歸而不敢出矣或曰反悟也言與譲人相悟也詩云明ヒ在下赫ヒ在上此言上明而下化也詩大雅下明之篇言文王之德明ヒ在下故赫然睹於天地

正名篇

後王之成名。刑名従商。爵名従周。文名従禮。商之刑名未聞焉語曰殷罰有倫是亦言散刑之名當也爵名従周謂五等諸侯及三百六十官也文名謂節文威儀礼節而用之儀礼也　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従諸夏之成俗曲期。成俗舊俗方言曲期會也曲期謂委曲期會物之名者也遠方異俗之郷。則因之而為通。遠方異俗之乖異者則因其所名遂以為通而不改作也

散名之在人者。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応。不事而自然。謂之性。和陰陽冲和之氣事任使也然人之性和氣所生精合感応不使而自若言其天性如此也精合謂耳目之精虚與聞見之物合也感応謂外物感心而来応也　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人情感物之後分為此六者謂之情。情然而心為之擇。謂之慮。心慮而能為之動。謂之偽。偽矯也心有所選擇去動而行之則為不拂其本性也　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偽。心孳孳然後能矯其本性也　正利而為。謂之事。為正道之利則謂之事正義而為。謂之行。苟非正義則謂之奸邪之行也　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ヒ有所合。謂之智。知所以能之在人者。謂之能。知所去在人之心謂之能ヒ材去也　能有所合。謂之能。能當為耐古字通也耐謂堪任其事　性傷。謂之病。傷於天性不得其所節遇。謂之命。節時也當時遇謂之命者知天所命然也　是故。聖人之在人者也。是後王之成名者也。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実辯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一焉。通謂制名之道志通言可暁也礼記曰黄帝正名百物以說以是為堅白之不可因之成詭差定之名也而成者乃為堅白之不敢以異端改作　故析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民多辯

荀卿極得意之文独知独見之士雄詞牢落発其意之所欲言皆前人未道申叶行曰晏子此士事志歌名之在人者後王可因之成詭差定之名也而成者乃為堅白之說以是為非斯不敢以異端改作

乱世之术者也

馬理曰此段议論精明文势回活斬釘削鉄処如者吏断案一字不可增減后生熟此妙訣下筆自驚世駭俗矣

頤曰臣曰有循有作是王者因革之常

訟則謂之大姦其罪猶為符節度量之罪也新序曰子産決鄧析教民之訟約大是為非鄭国大乱民口怨譟子産患之於是對鄭析而僇之民乃照是非乃定安其類也故其民莫敢為奇辭以乱正名故其民慤ㄷ則易使易使則公其一人莫敢為奇辭以乱正名故一於道法而謹於循令矣如是則迹長功成治之極也是謹於守名約之功也謹嚴也約要也今聖王没名實慢奇辭起名実乱是非之刑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奇辞乱実故法吏迷其所守偏儒疑其所習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然則所為有名與所緣有同異與制名之樞要不可不察也緣自也樞要大要總名也物无名則不可分辨故因而有名也名不可不別雖万物万殊有時欲之率其大綱故制為名之樞要

異形離心万物之形各異則分離人之心言人心知其不同交喻異物名實玄紐深隱也紐結也若不為分別立名使異物而交相結也若不為分別立名使異物而交相譬喻之則名実深隱紛結不知貴賤不明同異不別如是則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故知者為之分別制名以指実名則物離乱故制者為之分辯制名所以指名実事也上以明貴賤下以辯同異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無不喻之患事無困廢之禍此所為有名也然則何緣而以異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北方之疑似而通是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同類情謂若下天物雖白黒小大不同天官意想共省約之名以相期会而命之名為其同類所以共也制名形体形状也色五色也理文理也言万物形体色理以目別異之而制名也

声音清濁調竽奇声以耳異声清濁宮之屬調竽謂調和竽竽之声也竽笙類所以導衆楽者也不

高似孫曰此歷耶耳目口鼻之異而帰重于心議論詳悉句法雅健胸中又有見解者

康海曰玄深隠也紐結也若不為分別立名使異物而交相譬喻之則名実深隠紛結不知也

霍韜曰此言耳目口鼻形体心入各隨其所別而制名正見有名之意

許国曰徵召也言心主召万物而知之也

姜宝曰節節細微佳哉妙哉

言草木之蜀而言竿或曰竿筦是竹為音声之始莊子天籟地籟亦其义也奇声万物衆声之異也

酸音臭以臭異芬花草之沙鳴欝酒未詳酸気也音臭衆臭之異者気之應臭者為臭故香亦謂之臭也

疾養滄熱滑皴輕重以形体異疾痛也養与養同滄寒也滑與汨同皴与被同皆壞乱之名皴當皴傳寫誤耳與盤同輕重謂分銖与鈞石也此皆在人形体別異之而立名也

說故說讀為脫誤也脫心有徵知徵知則緣耳而知声可也緣因也以心主万物故可以因而知声因耳而知形為之立名心雖有知不因耳目亦不可也

然而徵知必將待天官之當薄其類然後可也

天官耳目也當一也

五官薄之而不知心徵之而無說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此所緣而以同異也

五官耳目鼻口心也五官能主之而不能知心之徵召而知之若又無說則謂之不知也以其如此故聖人分別因而同異之名使人曉知然後隨而命之

既分同異之後然後隨所名而命之此下覆明制名樞要之意也

同則同之異則異之同類則同名異

物則謂之馬喻其毛色則謂之白馬黃馬之類也

單足以喻則單。二不足以喻則兼。單物之單名也兼復名也喻曉也謂若止喻其

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共雖共不為害

知心能召而知之

心知之異實者異名則不也謂若牛與馬為異實也

猶使異實者莫不同名也異實異名卒不可亂也

猶使異實者莫不同名也或曰異實當為同实言使異实者異名其不可相亂猶使同实者莫不同名也

雖衆有時而欵偏舉之共則有共至於無共然後正推以共名之理則有共至於無共言自同至於異也起於總謂之物散為萬物是異名者本生於同名者也

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

趙琛曰此言有異至于同也謂之共万名復謂之物足同名者生于都率名也言此者所以別其名同名之意也実名謂有実之名使成言語文辭謂若天地日月之類也不

顏充曰玄幻奇怪中有明白易曉處

佛易曉之名李子麟曰萬物鳥獸皆是借喻之名此分別非止為鳥獸矣也

何孟春曰同狀異所異狀同所是謂同名異實萬事皆然其實則一定而不易也

何孟春曰註可借說不可認真

許國曰驗其所為本由不命之患閒發之禍因觀見悔不辱之言聖人不愛已而殺盜非殺人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名者其名而別之令山淵平之說以高為下以下為高若觀其精調淫理方否則能禁惑于實而亂名者也

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至於無別然後正名無固宜約之以命謂立其約而命之若約為天則二人皆謂天　名無固宜言名本無定也約之之實名　實名名以名有固善徑易而不拂謂之善名徑疾乎易而不遠拂音弗

也物有同狀而異所者謂若兩馬狀名在老幼異狀同是身類名雖可合謂之二實即謂同謂之馬其實二也狀變而實別為異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狀雖變而實可別為異若田鼠化為駕之類雖有化而無別異故謂之一實言其實一也

此事之所以稽實定數也稽考其實而定一二之數也

此制名之樞要也後王之成名也不可不察也此三者制名之意后王可因其成名而名之故不可不察也

見侮不辱聖人不愛已殺盜非殺人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名者也見侮不辱宋子之言也聖人不愛已未聞其說似莊子之意殺盜非殺人也亦見莊子宋子又云殺盜賊不為殺人之言聖人不愛已而愛人莊子又云殺盜賊不為殺人之言三者徒取其名不究其實是惑於用名以亂正名也

驗之所以為有名而觀其孰行則能禁之矣山淵平情欲之寡寡不加甘大鐘不樂此惑於用實以亂名者也山淵平即莊子云山與澤平也情欲寡即宋子以山為高以泉為下原其實亦無定但在當時所命耳後世遂謂人之情欲寡也加甘大鐘不加樂墨子之說也古人高下是古人之一言未必物之實也則我以山泉為平矣為不然亦可也此惑於本無定以亂古人之舊絡也

驗之所緣無以異而觀其孰調則能禁之矣非而謂楹有牛馬非馬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實者也非而謂楹有牛馬是公孫龍白馬之說也白馬論曰言白所以命色也馬所以命形也色非形

李奎曰孟子言
紹正斯无邪慝

霍韜曰民化如
神則辨說不及
用惟聖王則然
聖王沒而天下
亂惡能无辨說
乎扎
霍韜曰荀卿自
述正名及辨說
之意

形非色故曰白馬非馬也是惑於形色之名而亂白馬之實之也　驗之名約以其所受悖其所辭則能禁之矣（名約即名之樞要也）名約即名之樞要也悖謂違也所受心之所受者為其所辭者則能禁之凡邪說辭言之離正道而擅位者無不類於三惑者矣（辭讀為僻）故明君知其分而不與辨已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與共（明君守聖人之名分不必乱名器之利器不可以示民也故明君臨之以勢道之以道（道謂以名命之也期會也）以正道申之以命（命謂以名命之也期會也）章之以論（論謂先聖格言但用與道馭他事乱之故老子曰国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辨勢惡用矣哉（申重也章明也）故辨說也實不喻然後命命不喻然後期（上不喻然後說下不喻然後辨）乱姦言起君子無勢以臨之無辨說謂說其所以然之不必辨用更勢也）

始也名聞而實喻（名之用本於易知）累而成文名之麤也（累名而成文辭所以為之華麤詩書之言皆是也或曰麤之配偶也）用麤俱得謂之知名（淺而似深俱不失其所則為知名也）名也者所以期累實也（名期於累數其實以成言語有名必有實未有無實而有其名者故曰）辭也者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也（辭者說之言辭兼異實之名謂兼數物言物之情雖名命之不喻者則以形狀大小會之使人易曉也譬若白馬但言馬則夫喻故更以白會之若是事多會亦不盡者則說其所以然若說亦不喻者則反覆辨之也）故期辨說也者用之大文而王業之始也（累

馬理曰言經為說成文為辭謂心能知道說能合心辭能成言也

頑嚚臣曰此言百家曲說皆競自矜伐故說至人辨說所覆而無奮矜伐德之色也

經理也。經常也理條貫也言道為理曰之常法條貫也心合於道說合於心辭合於說正名而期質請而喻辨異而不過推類而不悖聽則合文辨則盡故正道而辨姦猶引繩以持曲直也是故邪說不能亂百家無所窴正名而期謂若形之自請而喻謂若形之自不過謂足以別若形質自謂異物則已不過說也惟同類之物使共其名不使悖也聽則合文辨則盡故謂聽他人之說則取其合文理者自辨說則盡其實也正道謂正名之道特制也窴隱也百家無所隱窴言皆知其姦詐也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無伐德之色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是聖人之辨說也詩曰顒卬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此之謂也詩大雅卷阿之篇顒卬體貌也故順也卬卬志氣高朗之也辭讓之節得矣長以之理順矣忌諱不稱袄辭不出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辨以心說謂務於開道不騁辭辨也以學心聽謂慊敬而聽他人之說不爭辨也以公心辨謂以至公辨他人之說是說非者也不動衆人之非譽不治觀者之耳目其所辨說不求苟貴者不賂貴者之權勢不為貨賂而移也不利傳辭者之辭利謂悅愛之辭讀為僻故能處道而不貳吐而不奪利而不流貴公正而賤鄙爭是士君子之辨說也而不奪謂吐論而人不能奪利或謂和也詩曰長夜漫兮永思騫大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逸詩也漫謂漫長夜貌騫咎也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俛然而類差而黙而齊彼正其名當其辭以務白其志義者也涉黙深入貌俛然俯就貌謂俯近於人類不虛誕也差而不齊貌論倒是非若不齊然終歸於否一也當丁浪反彼名辭也者志義之使也足以相通則舍

李塗曰不以衆人是非而為之動但自正其辭說

李塗曰引此詩以明辨說所其正何愛人之言也

倫以訓曰此君子之言如此

康海曰君子之詞求以達意故可以垂世立教愚者辨論雖工實理則悖始之以無稽之談流而為曠高無節世亦何賴有此詞耶

何孟春曰愚者以著論亦說雖多而无益于名實也

之矣通謂得其理合之即無名故名足以措實辭足以見極則舍之矣極中也本也見賢遍反　外是者謂之伪是君子之所棄而愚者拾以為已實故

愚者之言芴然而粗賾然而不類諧之然而沸芴興忽同忽然無根本貌粗疎晝也賾爭言也或曰與賾同深也諧多言也謂愚者言淺則疎晝深則無統類矣又言諧之然沸騰也彼誘其名眩其辭而無深於其志兼者也誘誑也但欺誑其名而不正眩惑其辭而不實人不深明於志義相通故窮藉而無極甚勞而無功貪而無名藉踐履也謂踐履而無極之地

之理貪而無名貪雖生而實無名故知者之言也知讀為智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而不遇其所惡焉愚者反是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俾畏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詩小雅何人斯之篇毛六蜮短狐也靦姑也鄭云使女為蜮則女誠不可得見姑然有面目視人也人相視無有及時終必與女相見俾此歌求女之情女反則於是之卜情也凡語治而待去欲者所困也

凡語治而待寡欲而困於有欲者。然後治之則是無節欲之實而反為多欲者所困非治亂所生治不道欲則亂也欲之多寡異類也情之二者異類如生死之殊非治亂所生在道欲則治不道欲則亂所生在於道欲之術而反為有欲者所也非治亂也情之所言人情必然之所也治亂所生在欲之多寡　欲不待可得而求者從所可欲不待可得而求乎天也求者從所可欲不待可得而求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天之計此一節未詳或慮脫誤耳或曰當為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計其餘皆可字也一欲大凡人之情欲也人之大欲皆制節於所受心之計亦受於天故曰所受也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惡死甚矣然而人有從生

高似孫曰此後更端說起此前不關

王錫爵曰凡人之情欲里未可得以有欲之意求之則後其可得者也

姜寶曰一字入玄而詞氣勁健

頤菴曰此論心當以理為主不在于欲之多少

趙瑤曰此言欲之多寡以心之中理為主苟理則雖多欲而于害其為多矣理則欲雖寡而亦何害矣

王干麟曰不愚不能无人其要在節之不濫而求尽則如秦皇漢武豈不為天子今去尽其所欲否乎

孫慎行曰欲不可盡亦不可去也而正之於道則雖有欲亦不可謂中

李塗曰今夫信欲至多猶欲之惡雖至寡猶惡之豈為欲之不可尽因可以取所惡哉言聖

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故欲過之而動不及心止之也動謂作為也言欲過多而所作不及其欲中心制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則欲雖多豈傷於治所可謂心為可也言若心止之而中理欲雖多也豈害於治矣欲不及於動過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則欲雖寡豈止於亂心之失理則欲雖寡亦不能止之故理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明在心不在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雖曰我得之失之矣所在心也所亡欲也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所必不免也性者成於天之自然情者性之質欲者又情之所應所以人不免於有欲也以為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心之智慮必出於此也故雖為守門欲不可去夫人各有心故雖至賤亦不能去欲也故性之具也雖為天子欲不可盡

其全也若全其性之所欲雖為天子亦不能盡欲不可盡可以近盡也以用也近盡近於盡欲也言天子雖不可盡欲若知道則用可近盡而止之不使欲過之者也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雖至賤亦不可去欲若知道則求節之道而為之也所欲雖不可盡求者猶近盡欲雖不可去所求必不得慮者欲節求也道者進則近盡退則近退則節求天下嘆之若也道謂中和之道儒者之所守進退亦謂貴賤也道者貴則可以知近盡賤則可以知求天下莫及之也凡人莫不從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知道之知莫之若也而不從道者無之有也假之有人而欲南無多而悪北無寡豈為夫南者之不可盡也離南行而北走哉有人欲往南而往北也欲南悪北無寡謂北雖至寡猶悪之也言北人欲南而悪北豈為夫南之不可得盡因肯舍南而走北之乎今人所欲無多所悪無寡豈謂夫欲之不可盡也離得欲之道而取所悪

可此尽道謂中和之道儒者之所守進退亦謂貴賤也道者莫則可以知近尽賤則可以知求天下莫及之

人之道節欲則各安其分矣而末墨之徒不節斯理而彊令去欲寡欲此何異使人離朐而北走舍欲而取惡不可得之也

翁正春曰粹全也凡人意有所取其所欲未嘗全未有所去其所惡未嘗全去皆所不願意也權者稱之權所以知輕重者也能權變適時宜以合道也

哉。合乎情欲至多猶欲之惡雖至寡猶欲之豈為欲之不可得尽因肯取所惡也哉

故可道而從之。奚以損之而亂。可道合道也損減也言若合道不可道而離之。奚以益之而治。不合道則離之奚以益治而至此明合道雖為去欲之說亦可從之不合道雖為欲之說亦可離之也

故知論道而已矣。小家珍說之所願皆衰矣。知治亂論道而已矣舟道而已矣不在於有欲無欲也能知此者則宋墨之徒自珍貴其說願人之去欲寡欲者皆衰

凡人之取也。所欲未嘗粹而往也。故人無動而不與權俱。衡不正則重懸於仰。而人以為輕。懸於俛。而人以為重者。人所以惑於輕重也。衡之則輕重是之則重懸於俛必猶未平也遂以此定輕重是也

權不正則禍託於欲。而人以為福。託於惡而人以為福。此亦人所以惑於禍福也。權不正謂不知道而偏見如稱之權不正者也禍因以為福不知禍託於惡謂若有方未過罔以為禍是先踣後笑也言不知道則惑於倚伏之理

道者古今之正權也。離道而內自擇。則兩易一人。莫之為明其數也。從道而出。猶以一易兩也。奚喪離也。以兩易一人。曰無得而有喪也。計者取所多。謀者從所可。以一人曰無得亦無喪也。相易也謂以物

道而內自擇是猶以兩易一也。奚得離道則無所得宋墨是也

易一時之嫌。然且為之。不明其數也。累百年之欲。而難其察者。有讀而又深隱而難察以嫌惡也

有嘗試深觀其慮之有也。理為道之精微

志輕理而不重物者無。危者無之有也。外危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行離理而不外恐者無之有也。心憂恐則口銜

命以訓曰此孟子杜尺直尋杜尋直尺之說

呂補曰議論似出入深一層規矩無纖毫走作苟卿小心文字大率如此

馬理曰心有所恐懼則不得其

正則神明然後之彼耳目口鼻之間皆是委形
芺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其味理而又然無足怪者如白公慮亂丌朝倒置杖貿頭血流至足而不知是矣

簡朗臣曰此皆明理見性之談非特文字之間有矯ㄟ之氣已也

趙理曰心有欲則馳騖無節平談則隨寓皆安非胸中一定見解不能如此

李子麟曰声色臭味之欲最易造

蔡而不知其味。耳聽鍾鼓而不知其樂。目視黼黻而不知其狀。輕媛乎簞而體不知其安。故嚮萬物之美而盛憂無萬物之利而盛害。如此者。其求物也。養生也。粥壽也。其形欲養其樂而攻其心。欲養其名而亂其行。如此者雖封侯稱君。其實盜無以異。雖乘軒戴纨與其無足無以異。絶與竟同夫是之謂以已為物役矣。已為物役之役使心平愉則色不及傭而可以養目所視之物不及傭而可以養耳。蔬食菜羹而可養口位之人亦可養目。声不及傭而可以養体。屋室廬庸瘦臞亭亭。尚凡筵而

可以養形。廬草室也庸屋如廬皆貧賤人之屋也尚凡筵未詳或曰尚言古猶若藉也尚書之尚也尚凡筵者也故無萬物之美而可以養名。勢列權利也名美名也如是而加天下焉其為天下多。其和樂少矣是以無貪利之心加以天下之權則知道則心平愉心平愉則欲惡有節物不能動故重已而役物自有常試已下皆論知道不知道也無稽之言。言無考驗者也不見之見者尤當戒慎不可忽也

君子篇

天子無妻。匹人無匹也。匹讀為敵禮記曰天子尊故無匹也天子無客礼莫敢為主焉君遷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足能行待相

許国曰此等人最不易造

呂補曰凡篇名多用初発之語名之此篇皆論人君之事即君子當為天子恐

傳寫誤也

羅縝曰書委于群下故能致備也

支道林曰太上至尊之號也

犯大上七

者然後進口能言待官人然後詔官人掌喉舌之官者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言而信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告至備也天子也者勢至重形至佚心至愈讀為愉志無所識形無所勞尊無上矣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之謂也聖王在上分義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敢犯大上之禁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人不可以為富也皆知夫盜賊之人不可以為壽也皆知大犯上之禁不可以為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道則必遇其所惡焉道謂政令是故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世曉然皆知夫為姦則雖隱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請自請刑剸書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謂也言人人自得其罪不敢隱匿也與書康誥義不同或斷章取義故能以德覆民百姓則天下順之如神傳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亂世不然刑罰怒罪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故殺其父而臣其子殺其兄而臣其弟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公然各以其誠通善惡公然其忠誠皆得通達是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政明而化易如神傳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亂世不然刑罰怒罪爵賞踰德以族論罪也三族父母妻族也夷滅也均同也謂同被其罪也先祖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當賢子孫必顯行雖如桀紂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雖欲無亂得乎故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

謂善而威行如流

翁正春曰此言賞罪而用督責于至公也謂若殛鯀舜禹殺管叔封康叔之此也

倫以訓曰此言以道治則自有不威之威而民死不服故刑

康海曰秦皆所謂用人以族官人以世乎

李平麟曰堂矣謂身當資人之號也列從謂行列相從也

焦竑曰渤出也
騰通也山頂曰
冢孝者崔巍高
峙為谷深谷為
陵言易位也楷
魯也懲止也變
異如此禍亂方
至哀我今在位
之人何曾無以
道德止之

流移也

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此之謂也。論淡聖王則知
所貴矣。論謀法以義制則知所利矣。以義制事則利溥矣論知所貴。則知
所養矣。事知所利則動知所出矣。二者是非之本得失之源也。
故成王之於周公也。無不從而不聽知所貴也。桓公之於管仲
也。國事無所往而不用知所利也。是有伍子胥而不能用国至
於亡倍道失賢也。故尊賢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
古今一也。故尚賢使能則上尊下安貴賤分親疎序長幼此先王之道也。
故尚賢使能則上尊下安貴賤有等。則令行而不流。親疎有分
則施行而不悖。長幼有序則事業捷成而有所休。長幼各任其力故事業速
成而亦有所休息之時也。故仁者仁此者也。仁愛悅之謂也此謂尚賢使能
等貴賤分親疎序長幼也。愛悅

零之蕃曰死生
仁義忠節而能
之則為德備矣

霍緘曰此篇論
君臣治乱之事
以自見其意

此五者則可以為仁。義者分此者也。分別此五者使合宜則為義也。節者死生此者也。死生為此五者死。人臣能效順此五者則為忠也。無此而能之備矣。備而不
能而至善用其功。一皆也德備而不矜伐於人皆所以自善則謂之聖人夫衆人
之心有一善則揚之如也聖人包容萬物與天地同功何使矜伐為之。不矜而推衆力故天下不敢爭能不矜而推衆功矜則有敵故不尊也。有而不
有也。夫故為天下貴矣。有能而不自有
四國此之謂也。

成相篇

請成相有能而不自有世之殃愚闇愚闇墮賢良。世之殃由於愚暗愚闇既多必陷賢良
人主無賢如瞽無相何傾。傾ㄑ無所見貌請布基慎聖人。慎讀為順請陳布基

陶望齡曰此所業在乎順
以尊王安国在
聖人也　愚而自專事不治主忌苟成群臣莫諫必逢災（主雖忠
崇尚督義若非
諫飾非以愚闇
勝人也　論臣過及其施（論人臣之過在
之性苟合于上
則又禍也　施悉）　尊主安國尚督義詆諫
又苟欲
飾非愚而上同國必禍昌為罷（讀為疲謂弱不任事
者也所以弱者由於多
私国也）　比周滐主黨罣施（还統也）　遠賢近說忠臣壅塞主勢移昌（謂
賢明君臣（明君臣之道則為賢）　上能尊主愛下民生誠所之天下為一海
内賓主之孽諛人達賢能道國乃歷（孽災也歷
重閽成為桀（又而愚闇愈甚遂至於桀也）　世之災如賢能飛薦如政任悪衆
卑其志意大其園囿高其臺（武王惡師牧野紂卒易卿啟乃下
易卿迴面前倒戈兵干後
啟微子名下降也卿讀也）　武王善之封之於宋立其国（立其子使祭祀
不絶也左傳曰
宋祖帝乙也）　世之衰諛人歸比干見剖箕子累（累讀儡書曰
釋箕子之囚

呂補曰徙迁也
謀不見用遂徙于秦
後卒為秦相

劉曰孚曰文武
周文王武王也
宓羲古帝王大
昊氏治卦八卦
造書契者載亦
與義同

武王誅之呂尚抬麾殷民懷（抬麾指揮）　世之禍悪賢士子胥見殺百
里徙穆公任之（穆公秦穆公任男已伯讀為霸六卿天子之制春秋時大
彊配五伯六卿施（國亦僭置六卿也）　世之愚悪伏儒逆斥不通孔子拘（拘逆世遂大
施言施六卿也）　展禽三絀春申道綴基畢喻（展禽魯大夫無駭之後名獲字子禽謚曰惠居
拘謂畏匡
厄陳也）　柳下三絀為士師三見絀也春申楚相喻傾委也言春
申為李園所殺其儒術政治道德基業盡傾覆委也）　請牧治
基賢者思堯在萬世（如見之說人罔極險陂傾側此之疑（陂典
詖同
言當疑此說
人傾險也）　基必施辨賢罷（罷讀為疲）　文武之道同伏戲由之者治
不由者亂何疑為凡成相辨法方至治之極復後（後王當時之主歌為
後王）　慎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詳（慎到墨翟惠施
至治在帰復後王謂随時
殺教不必拘於古法也）　慎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詳（慎到墨翟惠施
或曰季即莊子云季真之莫為者也又曰季子聞而笑之摽此
則是梁惠王犀首惠施同時人也韓侍郎云或曰季梁也列子

林希逸曰心如結言結固不解也

李于鱗曰而有勢之上疑脫一字言既得權勢則度已以絕民入用世功業又參天地也

□□□

跪ㄑ也
湯曾孫曰史記曰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為夏司空勤其官死于水殷人郊之宜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一立報一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一立是商十四迭抑遏也下謂治水使浸下也書即洪水也

北決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南數平天下躬親為民行勞苦得益皐陶橫革直成為輔契玄黃生昭明居於砥石遷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湯天乙湯論舉當身讓下脩舉羊光道古賢聖基必張道說之賢聖基業必張大頗陳辭世亂惡善不此治不知治此世亂惡善之弊隱諦疾賢良由姦詐鮮無災患難哉阪而先聖知不用愚者謀前車已覆後未知更何覺時前車已覆尤不之知戒更何覺悟時不覺悟不知若迷惑失指不易上下忠不上達蒙揜耳目塞門戶不能闢門戶也門戶塞大迷惑悖亂賢莫不終極是非反易心周欺上惡正直正直惡心無度和枉辟回失道途已無尤人我獨自美豈獨無故故事也不有事而不知其過也或曰下無獨字不知戒後必有悵悔也

曰西降水之子也
中叶行曰訛公長公皆厉王之賢臣未詳其姓名
瞿韶曰瘠食謂不勤于事素食空游手也

後遂過不肯悔不肯悔前之非諛夫多進反覆言語生詭態人之態不如備爭寵嫉賢利惡忌嫉功毀賢下欺當熏上蔽匿欺聚也下欺黨與則上蔽上壅蔽失輔勢失輔弼之臣則勢不在上任用讒夫不能制訛公長父之難厲王流如彘彘地名在河東左傳晉大夫荼荼子言訛公長父好邪遂使難作厉王流竄于彘同幽厲所以敗不聽規諫忠是害嗟我何人獨不遇時當亂世言昔古忠良多有喭害何獨我哉自慰勉之辭也欲棄對言不從忠誠也欲介意以對時君恐言不從而遇禍也恐為子胥身離凶進不聽刎以獨鹿棄之江獨鹿與屬鏤同本亦或作屬鏤吳王夫差賜子胥之名觀往事以自戒治亂是非亦可識託於成相以喻意請成相言治方言治為治之方術君論有五約以明君謹守之下皆平正國乃昌論為君之道有五甚簡約明白謂下所一也君法明二也刑稱律三也言有節四也上通

霍諝曰此一段言生財之道

黃簡肅曰既去正門則民皆悅上之敬而名器不移也

李塗曰五所折衝之法謂隔之使得綱領莫不有文理相續主自持執者適不使攜帰于不也

霍諝曰此一段言用人之道

利至莫敢怨五也臣下職莫游食務本節用財無極事業聽上莫得相使一民力所興事業皆聽于上群下不得擅相役使則民力一也禮記曰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守其職足衣食民不失職則衣食足厚薄有等明爵服利往仰上莫得擅興孰私得利之所往皆仰于上莫得擅為腸典則誰政私得於人乎君法明論有常君法所以明在言論有常不二也進人也退人也皆以法律三也表儀既設民知方進退有律莫得貴賤孰私王進人也退人也皆以法律也表儀既設民知方進退有律莫得貴賤孰私貴賤各以其財孰有私侵于王乎君法義禁不為為君之法義在自禁止不為惡莫不說教民不移說音悅脩之者榮離之者辱孰他師孰敢以他為師言皆歸正道不敢離二也開稱陳守其限稱謂當罪當罪之法施陳列各守其分限下不得用輕私門下不得專私門自輕罪禍有律莫得輕重威不分罪禍亦罪也請牧祺明有基祺吉也請牧治吉祥之事在明其基業也王好論謀必善謀五聽脩領莫不理續主執持聽之經明其請請當為情聽獄之經在明其情參五明謹施賞刑顯者必得隱者復顯民反誠幽隱皆通則民不詐偽也言有節稽其實節法度欲使民言有法及不欺謂在稽考信証以分賞罰必不下欺上皆以情言明若日上通利隱遠至上通利不壅蔽刈幽隱遠者皆至也觀法不法見不視所覩之法非法刈雖見不視也耳目既顯吏敬法令莫敢怠者已上論君有五之事也君教出行有律五論之教既出刈民所行有法言知方也吏謹將之無皴滑皴與拔同滑與汨同盖下不私請各言不使紛拔汨亂也以宜舍巧拙請謁舍止也群下不私謁各以所宜不苟求也如此刈事君巧拙之事亦皆宜臣謹脩君職在謹脩制變臣職在謹脩君職在制變公察善惡論不亂以治天下後之法之為貫法之條貫

宥坐篇

頌魯臣曰春秋哀公三年桓公僖公火公羊傳曰此曷爲不言其所災何復立也或曰三桓之廟歌器傾欹易覆之器張之象曰此段供載孔子家語

康海曰聖言羊之万代龜鑑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歌器焉歌器傾歌易覆之器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守廟者曰此蓋宥坐之器宥與右同言人君可置於坐宥以爲戒也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挹酌也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嘆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孔子爲魯相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偽言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以飾邪營衆彊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一子產誅鄧析史付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友也孔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別猶決也謂不辯別其子之罪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悅曰是老也欺予語子曰爲國家必以孝令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嘆曰嗚呼上失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

黃道開曰孔此數人以見少正卯之當誅

高以孫曰上失其道則哀矜而勿喜玩此論疑孔子之云理或有此然嘗觀魯傳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三

月魯国大治鵞豚不餘價男女別於塗則父子相訟之語疑或後人所撰也
獄行不治謂法令不当也
獄之字從二犬象所以守者
胡地野犬之名亦善守夫
謂之幷也

斬也獄幷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嫚令謹誅賊也嫚慢同
謹嚴也賊謂賊害人也今有時欽也無時暴也言生物有時而收欽無時是陵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康公命康叔吏以義刑義殺勿用以就汝之心不使任其喜怒也維刑殺皆以彖猶自謂未有使人可順守之事故有犯者自責其教之不至也故先王既陳之以道上先服之服行也謂先自行之然後教人若不可尚賢以綦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綦極也謂優寵也單尽也尽謂黜削綦三年而百姓往矣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詩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庳卑民不述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万杭也試亦用也但杭其威而不用錯置也如置之於地不動也今之世則不然亂其

直道開曰議論委曲変態真是
嬉助詞藻

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陷焉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弥繁而邪不勝三尺之岸而虚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数仞之牆而民不踰百仞之山而竪子馮而游焉陵遲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焉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睘然顧之潜然出涕不哀哉詩曰瞻彼日月悠〻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孔子観於東海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観焉何也孔子曰夫水大偏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徳萬物為其功似上徳其流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義埤讀為卑裾與裾同方也拘讀為鉤曲也其流必就卑下或方或曲必循理義者循礼也其洸〻乎不竭盡似道洸讀

姜宝曰此論人取水之意詞不傷雅意実通切
顧凡曰写尽水之情趣無一字不妥貼
趙瑶曰此段許多含蓄意思在

許固曰此言万物出入于水則又辨索似善化之使人去惡就美也

李于鱗曰百川之水俱流東是道其常以志形之絶妙

霍韜曰禮言平生之言也

為混〻水至之貌涸讀為竭渴也似道之無窮也

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嚮其赴千仞之谿赴者果

主量必平似法主讀為注量謂坑受水之處也言所

仞之谷不懼似勇似勇者果于赴難

經坑坎注必平之然後以有法度者均平也盈不求概似正概是平斛之木也言水盈滿不待概而自平而

政者不假於刑法之禁

淖約微達似察淖當為屋約弱也綽約柔弱也魚至柔弱而浸淫通達于物似察之見細微也

以出以入就鮮絜似善化其爲物也

折槩曲也雖東西南北千萬槩折不當然必歸於東似有志不可奪者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孔子曰吾有恥也吾有殆也幼不能彊老無以教之吾恥之去其故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殆之與小人處者吾殆之孔子曰如坻而進吾與之如行而止吾已矣學曾未如眇瞽則且然欺為人師

眇瞽結肉也音尤眇縣眇音尤且然自滿足之貌也

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糂弟子皆有饑色子路進問曰由聞之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不識吾語汝〻以知者為必用耶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汝以忠者為必用耶伍子胥不磔姑

姑夫差也

蘇東門外乎磔車裂也姑蘇吳都名

用耶千龍逢不見刑乎汝以為諫者為必用耶君子慱遇不遇時也賢不肖材也君子慱

遇不遇時者眾矣何獨丘哉夫李深謀不遇時者多也由是觀之不遇時者眾矣何獨丘哉夫芷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李非為通也為窮而不通也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夫賢不肖者材也為不為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

申特行曰此見子路之不安遇厄

申時行曰此見聖人之安于遇

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慱孝深謀脩
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吾語汝晉公子重耳霸心生於
曹越王勾踐霸心生於會稽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小白齊桓公名
公名亡過魯之使其隸浴泊而觀之因以激怒而伯心生何垂春曰此后自為一段难非夫子口吻抑是明人由困而通亨時行曰意甚立大而文却似戰国時氣習
齊亂奔莒蓋亦為所不莒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女庸安知
吾不得之桑落之下桑落九月時夫子當時蓋暴落吾此樹下子貢觀於魯廟之北
堂出而問於孔子曰鄉者賜觀於大廟之北堂未既輟還復瞻
九盖被皆繼耶彼有說耶匠過絕耶北堂神主所在也輟止也九堂為此被堂為被傳寫
誤耳盖音盍皆繼言皆繼其材木斷絕相繼也子貢問此盍皆繼續彼有說耶匠過誤而遂接之也孔子曰大廟
之堂亦未嘗有說言舊曾說今則無也官致良工因罷節文致極也官致良工謂初造
太廟之時官致其良工則因隨其木之美麗節文而裁制之非無良材也蓋曰貴文也非死良材

許国曰重耳晉公名亡過魯之使其隸浴泊而觀之因以激怒而伯心生何垂春曰此后自為一段难非夫子口吻抑是明人由困而通亨時行曰意甚立大而文却似戰国時氣習

呂頤曰內人之疏外人之親論以疏為內以親為外語曰不此于疏者不亦遠乎韓詩外傳作無內疏而外親

大木不斷絕者所以貴文飾也此蓋明夫子之傳識也

法行篇

公輸不能加於繩聖人莫能加於礼之者衆人法而不知聖人
法而知之曾子曰無內人之疏無外人之親也無禁辭也內人之疏外人之親
謂以疏為內以親為外無有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內人之疏外
人之親不亦遠乎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刑已至而呼天不
亦晚乎詩曰消冰源水不壅不塞轂既破碎乃大其輻事以敗
矣乃重大息其亡益乎曾子疾曾元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吾語
汝夫魚鼈黿鼉猶以淵為淺而堀其中鳶鳥猶以山為卑而巢
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餌故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

潘賓尹曰夫色象溫潤似仁也

朱圣貌理有文理似智者處事坐固又有文理似義者剛直不回也剛傷也謂有薄陵而不扬似有德行者不傷害人也

由至矣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貴王而賤珉者何也為夫王之少而珉之多耶孔子曰惡賜是何言也夫君子豈多而賤之少而貴之夫王者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縝栗而理知也堅剛而不屈義也廉而不劌也行也折而不撓勇也（雖推折而不撓屈似勇者也）瑕適並見情也（瑕玉之病也適玉之美擇調適之謂也瑕適並見似不匿其情者也）扣之其聲清越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扣典叩同以有辭班則人樂聽之言必更無擊辭也）故雖有瑕之彫彫不若王之章（彫謂彫飾文采也章く素質明著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曾子曰同遊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仁者必能使人愛己）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不長厚故為人所輕）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三者在身易怨人怨人者窮怨者無識（不識不知天命）失諸己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夫子弟子也雜謂賢不肖相雜而至）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敬來者不距歿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槀括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君子有三恕（報孝養也詩曰欲報之德）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聽令非恕也士明如此三恕則可以端身矣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不孝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無門人思其德）有而不施窮無與也（窮之く時無所往）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孝老思死則教有思窮則施

（碩充曰執一專意也行微行細）

堯問篇

堯問於舜曰我欲致天下為之柰何（恐天下不歸故欲致而取之也）對曰執一

微之事也言精專不怠而天下之事不又致也

霍韜曰巫臣楚申邑大夫也趙瑤曰中歸迫仲虺同湯左相也疑決疑惑者

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倦而天下自來執一如天地（如天地無變易時也）行微如日月（日月之行人所不見似於細微也）忠誠盛於內賁於外形於四海（賁飾也形見也）天下其在一隅耶（夫物在一隅者則可革而致有道天下盡歸不在於一隅焉足致也）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亦常有以莊王之語聞於左右者乎武侯曰楚莊王之語何如吳起對曰楚王謀事而當群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群臣莫巫臣進問王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中歸之言也曰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已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群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楚莊王以憂為君以喜武侯逡巡再拜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伯禽將歸於魯周公謂伯禽之傅曰汝將行盍志而子美德乎對曰其為人寬好自用以慎此三者其美德也已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為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道彼其寬也出無辯矣汝又美之彼其好自用是所以窶小也（窶無礼也彼伯禽好自用而不詘詢是乃無礼驕人而器窄小也）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知如士不與士爭知彼爭者均者之氣也汝又美之彼其慎也是其所以淺也（彼伯禽之慎容不應接士筵所以自使智識淺近也）聞之曰無越踰不見士見士問曰無察乎（懼其壅蔽故問無乃有不察之事乎）不聞即物少至則淺彼淺者賤人之道也汝又美之吾語汝我文王之為子武王之為弟成王之

我之謂大也自用好自物其用也慎謹密也君子好以道德教人故其民歸道士謂臣下掌事者

何孟春曰通章但是妙品許國曰大抵難文字須教他無可逃避此等難他都無辭了申時行曰古今名言

李塗曰更端引忍手一段議論最整策切當之

霍諝曰此段是明目張膽說甚舒暢昌黎有神采

錢穀曰執贄還贄等語王荊公已有办法亦不可不知終是名言

申時行曰以礼貌之故而厚士至于幾危也周公言我以天下之貴尤不驕士汝今以魯国之小而遂驕人危矣

馬理曰驕之一字难云施之卬禄之士亦其

為叔父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之事者百有餘人執猶待也以礼貌接待之士百餘人也歆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謂卑賤之士恐其言之不尽周公先請其畢辞也說苑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贄執而師見者十人所見者十三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雖善百人數上千人朝者萬人也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吾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故上士吾薄為之貌下士吾厚為之貌上士忠誠重之故可薄為之貌不工既無加恭敬也之礼俱失矣士之心故厚為之貌益人皆以我為越踰好士然士至而後見物見物然後知其是非之所在戒之哉汝其以魯國驕人幾矣夫仰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為賤仝富而為貧舍佚而為劳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賴守道之士故得綱紀文章尚存語曰繪丘之封人見楚相敖曰吾聞之也處官久者士妬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祿益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礼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貢問於孔子曰賜為人下者其由土也深相之而得甘泉焉相掘也故沒反樹之而五穀蕃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息為人下者其猶土也昔虞尔不用宮之奇而晉弁之棄不用子馬而齊弁之紂刳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不親賢用知故身死而國亡也

周公之言

顧炎武曰起伏錯落可觀

張之象曰此下自為一段意亦相照應

康海曰此論可為孫叔子行实非虛言也

許国曰宮之奇虞之賢否諫不從以其族行于馬未詳其姓名也

趙志高曰賢人用否觀其關国

之存亡如此

許國曰此一段言孫卿不如孔子也

為說者曰。孫卿不如孔子。是不然。孫卿迫於亂世。觸於嚴刑。上則無賢主。下遇暴秦。礼義不行。教化不成。仁者絀約。天下冥冥。行全刺之諸侯大傾。當是時也。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無覩。賢人距而不受。然則孫卿將懷聖之心。家徉往之色。視天下以愚。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是其所以名聲不白。徒與不衆。光輝不搏也。今之學者得孫卿之遺言。餘教足以為天下法式表儀。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觀其善行。孔子弗過。世不詳察云。非聖人柰何天下不治。孫卿不遇時也。德若堯禹。世少知之。方術不用。為人所疑。其知至明脩道正行。足以為紀綱。嗚呼賢哉。宜為帝王。天地不知。善桀紂殺賢良。此干剖心。孔子拘匡。接輿避世。笙子徉狂。田常為亂。闔閭擅彊。為惡得福。善者有殃。今為善者。又不察其實。乃信其名。時世不同。譽何由生。不得為政。功安能成。志修德厚。孰謂不賢乎。

七卷終

○原道訓（原本也本道訓銀真包裹天地以下原道訓四字題篇）

大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析八極。高不可際也。深不可測也。包裹天地。禀授無形。（道故曰禀授無形）

流泉浮下（下盖脱昆昆日日）

晁氏曰漢劉安撰淮南厲王長子也襲封招致諸儒方士講論道德總統仁义著內書二十一篇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斬盈滿以喻於道亦然者也為大明道之言

淮南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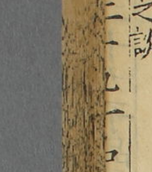
○原道訓原本也本道根真包裹天地以歷萬物故曰原道因以題篇

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析八極廓張也析開也八極八方之極高不可際際至也包裹天地稟授無形萬物之未形者皆生於道故曰稟授無形也源流泉淳沖而徐盈混混汩汩骨濁而徐清淳涌也沖虛也源泉始冰虛徐流不止能

也但其書雜出諸家沿復不倫茲摘其玄妙便於攀緣者題為品彙標評云

約而能張以下皆道之性

焦竑評淮南一出一入字值千金觀山以之高又勢下来如長江大河不可測不細心玩之如何得其真趣乎



窮而無所朝夕植立塞淵弥絡施用也用之極無所朝夕盛衰舒之慎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舒散也慎覆六合言淵天地間也四方上下為六合不盈一握言微眇也約而能張幽而能明言道之性能小能大能暗能明弱而能彊柔而能剛橫四維而含陰陽紘宏宇宙而章三光紘剛也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章明也日月星三光也甚淳潮而滑歌甚纖而微滑亦淳也夫饘粥多瀋者曰滑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日月以之明星歷以之行麟以之游鳳以之翔大飛不動

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於中央二皇伏羲神農也指說陰陽故不言三也神與化游以撫四方撫安也是故能天運地滯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興萬物終始風興雲蒸事無不應雷聲雨降立應無窮鬼出電入龍興鱗集鬼出言無縱跡也龍興鱗集電入言其疾也鈞旋轂轉周而復匝鈞陶人作瓦器冶工

又着一步

王宇仁評此段句句串下有倾天動地之勢讀之而不得其妙是瞽者無以与文章之观

第坤評太上之道以下一氣相承有後山跨海之談

轉旋者已雕已琢還反於樸無為為之而合於道無為言之而通乎德言二三之化元為亡之也而自合於道無為言之也而自通於德恬愉無矜於得於和恰愉所好憎也無矜不自大也有萬不同而便於性萬事不同能於便性者性不欺也神託於秋毫之末而大宇宙之總合也總合其德優天地而和陰陽優柔和調也節四時而調五行均虛頹覆育萬物群生均恤也潤於草木浸於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羽翼奮也角觡格生也奮壯也骨骼猶言骨獸胎不成獸曰贖卵不成鳥曰殿贖音陋格也獸胎不贖鳥卵不殿則曰殿贖曰瀆殿音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孀妖含德之所致也含怀也夫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不以為己有成化像而弗宰宰主也跂古行喙丹息蠉宣飛虫行貌蜎軟動蠕虫之類行也

蘇濂評此篇議論深不可測而文字是波瀾萬丈馳騁之流

待而後生莫之能然得以利者不能譽用而敗者不能非收聚畜積而不加富收斂蓄積國有常賦也不加富者為百姓不以為己有也布施稟授匡困乏予不足定也以公家之資故不蓋貧旋縣而不可窕纖而不可勤縣猶小也微也勤猶盡也累之而不高墮之而不下益之而不厚不為象兮悅兮忽兮用不屈兮忽悅無形貌故曰不為象悅忽不可為像也幽兮冥兮應無形兮遂兮洞兮不虛動兮洞達也道動有所應故曰不虛動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卷舒屈伸也俛仰休降也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馮夷大丙二人名古之浮道能御陰陽者乘雲車入雲蜺游微霧以雲蜺為馬游行也微霧霧氣驚悅忽歷遠彌高以極往驚馳悅忽無形之象往行也經霜雪而無迹照日光而無景古影字扶搖杪山名在西北其高萬九千里河之所出排斗鍇入也閶闔始升天之門也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馮夷大丙之術其能如此也末世之御雖有輕車良馬勁策利銳炳不能與之爭先勁強策箠

蘇濂評此篇議論深不可測而文字是波瀾萬丈馳騁之流

焦竑評浮道之大丈夫淒然无思慮正是無為天為蓋地為輿以四時為馬陰陽為御駕御也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盖以地為輿四時為馬陰陽為御駕御也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大丈夫諭体道者也造化道也縱志舒節以馳大區區宅大宅謂天也可以步而步可以驟而驟令雨師灑道使風伯掃塵雨師畢星風伯箕星電以為鞭策電激氣故以為鞭策雷以為車輪雷轉氣故以為車輪上游于霄雿翟之野下出於無垠之門霄雿高峻貌無形狀之貌望覽徧照覆守以全劉栖留連之留劉覽回觀也經

焦竑評浮道之大丈夫淒然无思慮正是無為天為蓋地為輿以四時為馬陰陽為御駕御也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

蕭良有評前云
恭容二皇浮遊
之柄此又云執
要道之柄一者
何為一耳已

苓坤評淮南精
好如王杯繁露
之書兒其推測
物理根究玄渺
大有出人意表
者
顧天峻評淮南
之文平正秀雅

營四隅還反於樞隅方樞本也故以天為蓋則無不覆也以地為輿則無不載也四時為馬則無不使也陰陽為御則無不備也陰陽八方中央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窮也秉其要歸之趣夫鏡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圓曲直弗能逃也智故巧飾也是故響不肆應而景不一設叫呼仿佛默然自浮叫呼仿佛之聲狀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物事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知誘於外不能反已而天理滅矣故達

蘇濬評文字極
要入理玩外與
物化數語玄而
又玄正中奇處
豈不卓越諸子
乎俗之好尚諸
子吾以淮南过
之矣

苓坤評淮南
浮華子之放

蘇濬評文字極要入理玩外與物化數語玄而又玄正中奇處豈不卓越諸子乎俗之好尚諸子吾以淮南过之矣

苓坤評淮南浮華子之放

於道者不以人易天天性也不以人事易其天性人外與物化而內不失其情言通道之人雖外貌與物化內不失其本情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言天時自然之道要小大修短各有其具萬物之至騰躍肴亂而不失其數度是以處上而民弗重居前而衆弗害天下歸之而不厭也是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能與之爭夫臨江而釣橫目而不能盈羅雖有鉤箴芒距下二瓜也微綸芳餌加之以詹何始嬛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詹何鉤人名數術也射者扞烏號之弓弯棊衛之箭扞張也弯引也棊美箭所出地名衛利也黃帝鑄鼎于荊山鳴鵠浮遊而仙乘龍而上其臣援弓射龍欲下黃帝不能也於是抱弓而號因各其弓為烏號之弓重之羿逢家子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要取兢逐也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天下以為之籠因

江海以為量又何以無失鳥之有乎故矢不若繳ㄣ不若無形之像言其大也夫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於使蟹捕鼠蟾蠩捕蚤不足以禁奸塞邪亂乃逾滋以爻灼蟹匡上內置穴中迺熟曰不足以禁姦 昔者夏鼐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狡猾也禹知天下之叛也迺壞城平城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夷納職職貢也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玉圭也故機械之心藏於胸中則純白不粹神德不全杌械巧詐也純白之謂不粹精神專一之德不全也在身者不知何遠之所能懷是故革堅則兵利城成則衝生若以湯沃沸亂乃逾甚是故鞭箠狗策號馬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不能化敖害之心亡於中則饑虎可尾何況狗馬之類乎故体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蛸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箠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繁數也雖朱之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雖朱黃帝臣明目人也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師曠晉平公樂師八風八方之風也東方谷風東南方清風南方凱風西南方涼風西方閶闔風西北方不周風北方寒風東北方炎風宣偪八方之器八音之風一本以八風配八卦之風聲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脩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是故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為師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為教大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烏棲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蹠足也實地也鮫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雨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炊熬也自然者常轉窾科者主浮自然之勢也

茅坤評機械數句語玄而新說纏也故機械之心藏於胸中則純白不粹神德不全考漚淮南之議論多錯於不當之流豈足以盡之耶

唐順之詞離朱之明幾句不雅文稱三到而字宙王理俱在言衷人能悟是使能泰心心定不務所誰為矣

焦竑評自昏天地萬物民居土

確當而麗

俗一之有自然負輪九之屬窺之情圣人所以空也舟船之屬是故春風至則草木榮華鳥獸卵胎竟見其為者而无所事所謂无為而合乎道德者孕育嫗伏以氣剖卵也孕者懷胎育生也草木首地而生故曰草到生對傷草木首地而生故曰草到生對傷者彫落也鷹鸇搏鷙昆蟲蟄什也藏草木注根魚鼈深淵竟見其為者滅而無形滅沒形見也木處榛巢水居窟穴聚木曰榛禽獸有羣人民有室陸處宜牛馬舟行宜淡水匈奴出穢裘於越生葛絺于發声于越夷宮也絺產細者各生所急以備燥濕各因所處以御寒暑豈得其宜物便其所由此觀之萬物固以自然聖人又何事焉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九疑山名在蒼梧虞舜所葬也於是民人被髮文身以像蟠蟲被前羽也文身刻畫其躰為蛟龍之狀以入水蛟短綣不長綣褲也以便涉游短袂儀卷也以便涉游短袂儀卷也以像蟠蟲蛟龍不害也故曰以像蟠蟲蛟龍不害也故曰

言坤評惟民俗曰上故圣人因民此非遠于道者

焦竑曰淮南寫極物理甚博至如形性二句不減郭而工如天花出色

蘇濬評壞詭作新雕掇麤之文

便刺舟曰之也卷；賢也因之曰水之宜鴈門之北狄不穀食賤長貴壯俗尚氣力人不弛弓馬不解勒便之也不穀食；內酪而已比狄鮮卑也弛舍便習也故禹之裸國解衣而入衣冠帶而出因之也裸国在南方聖人治礼不求変俗故曰因為杞鴟鴟不過濟貂渡汶而死形性不可易墜居不可移也是故達於道者反於清淨文本也天本授人清靜之性故曰反宛於物者終於無為无為者不以恬養性以漠處神則入於天門所謂天者純粹樸素質直皓白未始有與雜糅者也所謂人者偽嗳樸智故曲巧偽詐所以俛仰於世人而與俗交者故牛岐蹏蹄而戴角馬被髮而全足者天也絡馬之曰穿牛之鼻者人也循天者與道

王鏊評深入理
容敦有滿面腊
澤人奪天工

蘇濬評拘于俗
句法近時俱作
套用但細玩其
安排造置有一
段妥貼九當處
不以人滑天以
下又進入道根
之門閫

茅坤評世人為
多欲所傷如何
不去了些事求
一妥貼其每開
卷到此未嘗不
三復于斯

游者也 循隨流行也 隨人者與俗交者也夫井魚不可與語大夠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焉於時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故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情 天理也不以人事滑亂其理不以欲亂其情 濁之性也 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浮不為而成精通於靈府 夫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為禍是故好事者未嘗不中 中傷也 爭利者未嘗不窮也昔堯之治天下 以水行霸於伏羲神農之間不周山崑崙西北頓仇下也 與高辛帝爭為帝 高辛帝嚳也 遂潛於淵宗族殘滅繼嗣絕祀越王之浮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 孔子是也 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爭先故疾而不遲皆舜耕於歷山基年而田者爭處境 毘 埒 畛 以封壤肥饒相讓釣於河濱基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 湍瀨水淺流急少魚之處曲隈崖岸委曲不設不信之言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 玄天也 馳行也 使舜無其志雖口辨而尸說之不能化一人是故不道之道奈乎大哉 道不可道故曰不道之道 夫能理三苗調羽民 三苗堯時所故渾敦窮奇饕餮之稱羽民南方羽国之民 從裸國納肅慎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 從化也納受其朝也肅慎在北方者也 法度刑罰何足以致之也是故聖人內脩其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 漠然无為故物無不為之化 澹然無治

吟等令鬼神上下

唐順之評舜基已正南面此說足以為証且文字筆密精玄如矣歸宇者不可不到心

顧天峻評此段玄思如麗金鼎玉盱盱者何如

解会倜傥言尊之存乎其人矣也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所謂不為者因物之所為順物之性所謂無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謂無治者曰物之然也盻犹宜也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知守其門根本也門禁要也故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譬應而不乏此之謂天解眩惑也天解言能明天意也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強者柔毳安靜藏於不敢行於虛而應當也當合所謂志弱而事強者柔毳安靜藏於不敢行於不能恬然無慮動不失時與萬物回周旋轉不為先唱感而應之是故貴者必以賤為號公王侯伯稱孤寡不穀故曰以賤為號而高者必以下為基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用弱而強轉化推移浮一之道而以少正多而能以寡統衆所謂其事強者遭變應卒柵患難兵革固則裂齒堅於吞而先之敝兵猶火也強則盛弱則衰故曰則成以火喻也是故柔弱者生之幹也而強者死之徒也幹質徒衆也先唱者窮之路也後動者達之原也先者隨故曰窮後者隨故曰達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中壽七十歲然而趨舍指湊指所之也湊猶言行止也日以月悔也積日而至于月則必悔前之非以至於死故遽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何者先者難為知而後者易為攻也先者上高則後者攀之先者踰下

按宋明道見儒者吾徒終章希旨陋也甚矣

焦竑評老子云天下之柔馳騁天下之至剛此言是也

王夫之評淮南子究論理博而不雜人能于言外了悟浮透天下事何所不故乎

景坤評論道至此便是自然之至者悟得到此登无上法門矣

蘇濬評結者須行方能有益如書者以賤為号幾句生平力行

員融有旨

則後者蹶之 蹶 躓也 先者隕陷則後者以誡先者敗績則後者遠之由此觀之先者隕也後者之師也 隕 墜的射之準 挽 彀 滿也 持 引也 先者則後者之表質的也

刃又犯鋒而鋒無患者何也以其託於後位也 鋒 前故犯 鋒 銛在後故犯無患 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見也而賢智者弗能避也

所謂後者非謂其底滯而不發疑竭而不流 發 動 疑 如 貴其周於數而合於時也 周 調 數 術也 合于時 時行則行時止則止 夫執道理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 道 當隨事為變不必待于先 人事當在後趨時當居先 是何則不失其所以制人人不能制也 時 言時反側之間不容氣息捉之甚也

之則太過後之則不逮 逮 及也 夫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游故聖人不貴尺之壁而重寸之陰 陰 時難得而易失也 禹之趨時也 趨 遽 遽 速也 而墨子非之

道淮南亦有浮
寫

蘇潦評文一起一伏意一正一反奇酒漂逸讀者彷彿其音影下筆便有一味動人

頑天峻評無為之有益有益乎生也又能順其自然不宮營於思慮何等光明洞達

域而翱翔忽區之上遨回川谷之間而滔騰大荒之野忽悅之區上言

其飛為雲無所不上也遨回猶委曲也有餘不足與天地取與授萬物而無所前後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靡濫振蕩與天地鴻洞（音同）洞通也鴻大也無所左而無所右參（參錯）參萬物始終紛轉是謂至德言水之為德最

大故曰至德也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於天下者以其淖（淖）滑也故

老聃之言曰天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夫無形者物之大祖也無音者聲之大宗也無形生有形故為物大祖也無音有音故為聲大宗也祖宗皆本也其字為光其孫為水皆生於無形乎夫光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毀故有像之類莫尊於水出生入死自無適有自有適無而以衰賤矣出生適謂去清淨也入死適謂言情欲也適自無形適有形離其本也自有形適無形不能復浮道家所棄故曰以衰賤

是知清靜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道之要也虛而恬愉者萬物之用也肅然應感啟然反本則淪於無形矣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一者道之本所謂一者無匹合於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上通九天下貫九野九野亦如之貞不中規方不中矩大渾而為一橐（橐）橐而無根（無根微妙也）懷囊天地（懷囊猶言囊括宇宙之謂）為道關門（關門穆忞（民）隱閔純德獨存（揆忞隱閔皆無形之類純不雜也）用之而不勤（勤勞也）是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循之不得其身無形而有形生焉（無形道也有形萬物也）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是故有生於無（無形生焉）出於虛天

知作故

老聃評人心多猜疑至為血氣所便如何能一謂無上乘一者道之本也

無根言微渺也

音生於無聲老聃曰無形而有形生焉以后文勢起伏不可

抵捉而無中生有真根極宇宙至理知精金美玉

顧濟評根窕理窕窕最宜曉悟

焦竑曰聖道一貫工夫孝者最難了悟讀此知過半矣

下為之圈則名實同居（圈陛音之數不過五宮商角徵羽）而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和不過五（甘酸鹹辛苦）而五味之化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赤青白黒黄）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故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宮在中央穀之王也形正也）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亭平也甘中央土也）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白者所以染之故五色可成也）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是故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除天地（解達也除賤也）其全也純兮若璞（璞玉在石而未剖者）其散也混兮若濁（濁而徐清冲而徐盈濁兮其若深淵（冲虚也盈滿也泯定不動之貌）泯兮其若浮雲若無而有若亡而存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總衆聚也閱之門也）百事之根皆出一門（道之門也）其動無形變化若神其後無迹常後而先（道之先也）是故至人之治也掩其聰明（掩

約其所守則欲情歛也損其思慮（約其所守則欲情歛也損其思慮）寡不煩擾也寡其所求則得易供故滑

許真評人之七情悉馳於喜怒背辟憑性使累其每開卷到此時咲想力行之難恨生平徒為經生言而不尽身体也句有来歷

茅坤曰嗜欲不載一段說是理甚是透机今邵思永釋

隨一作隨

其文章（依道廢智與民同於公去其誘慕除其嗜欲（誘慕諭貪榮勞也嗜欲）喜怒者道邪也（道貴平和故喜怒為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德尚恬和故以憂悲為大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心當專一中為外閉反有所好憎故曰過性當清淨以奉天載而反嗜欲故為之累）人大怒破陰（怒者陰氣也積陰相薄故破陰）大喜破陽（喜者陽氣也積陽相薄故破陽）薄氣發憂鬱怖為狂憂悲多慮病乃成積好憎繁憂禍乃相隨故心不憂樂憑之至也通而不變靜之至也（不載虚之至也不載物散釋之至也）不與物散釋之至也（變更也）嗜欲

如吐珠璣錯綺錦 散亂粹純也

以心制情欲即孟子養大体小体不能奪意

通作迫

能以五者則通於神明通於神明者滑其內者也是故以中制外百事百不廢中心也外情欲中能滑之則外能收之中之得則五藏寧者各滑其所思慮平者不忘喜怒節力勁強耳目聰明疏達而不悖堅強而不撓音貴撓折也無所大過而無所不逮處小而不逼處大而不窕在小能小在大能大其魂不躁其神不嬈嬈佼嬈煩嬈也言精不遠求之近者往而復反近謂身也迫則能應感則能動汎穆無窮穆美也變無形像言能化也優游委縱如響之與景響應聲影應形登高臨下無失所秉窺危行險無怠玄伏玄伏道也能存之以其德不虧萬物紛糅與之轉化以聽天下若背風而馳疾而易也是謂至德至

德則樂矣古之人有居巖穴而神不遺者遺失也未世有勢為萬乘而日憂悲者由此觀之聖亡乎治人而在於滑道樂亡乎當貴而在於滑和知大已而小天下則幾於道矣幾近也許由所謂樂者豈又處京臺章華京臺章華皆楚之臺游雲夢沙丘雲夢楚澤華容也沙丘紂名耳聽九韶六瑩九韶舜樂六瑩顓頊樂口味煎熬分芳馳騁夷道夷平也鉤射鵷雛鵷雛鳥名長脛赤目其形似鴈吾所謂樂者人得其得者矣得其滑者不以奢為樂不以廉為悲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故子夏心戰而臞得道而肥入見先王之道而說之又出見富貴之樂而說之二者交爭故役不以情欲亂聖人不以役物不以欲滑和滑汨也不以身為物以制其為悲不懌忻忻悅也過之制其為悲不懌慼陸慼

焦竑評淮南之文會諸子而為之見大已而小下更有何者足介其胸襟純是老莊口授凌迈之气如扶搖盤旋之勢

唐順之評不以奢為樂句奇而正蕪即儉也下引聖人以實之文气流漫漂逸戰而臞也先王之道而說之又出見理上勘得極透勝無所復思故肥

顧天峻曰雄麗中和之道也

雅暢擲地金声傷性

焦竑評人能自得何處不樂中隱君子素位而行若相背而似

王鰲評談世俗之樂擺播浮好人非聖人誰能

總情乎如告子餘之強制不動心亦是一着不可及

蘇濬曰此一段說破世情馳於情欲之樂者雖樂而實悲所以自得人能於道理認真更何物

得其形不得樂而日以傷生失其得

之形也

淮南子曰萬方百變消搖而無所定吾獨慷慨遺物而與道同出是也故有以自得之也喬木之下空穴之中足以適情喬木上暗少陰之木空穴巖穴也無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為家萬民為臣妾不足以養生也言無以自得之人雖以此為不足也能至於無樂者則無不樂無樂則至極樂矣至樂至德之樂極亦至也夫建鐘鼓列管絃席旃茵傅旄象傅著旄旌也象牙為牙為朝歌紂都邯鄲邑紂使師涓作鄙邑靡靡之樂耳聽朝歌北鄙靡靡之樂齊景公之時也齊列也靡曼美也陳酒行觴夜以繼日強琴瑟高鳥走犬逐狡兔此其為樂也炎炎赫赫怵然若有所誘慕解車休馬罷酒徹樂而心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亡也是何則不以內樂外而以外樂內樂作而喜曲終而悲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營營惑也不

淮南子曰淮南轉而相生一句絕迹容其形消其形也而相生一句絕迹容其形消其形也之形也故有以自得之也喬木之下空穴之中足以適情喬木上暗少陰之木空穴巖穴也無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為家萬民為臣妾不足以養生也言無以自得之人雖以此為不足也能至於無樂者則無不樂無樂則至極樂矣至樂至德之樂極亦至也夫建鐘鼓列管絃席旃茵傅旄象傅著旄旌也象牙為牙為朝歌紂都邯鄲邑紂使師涓作鄙邑靡靡之樂耳聽朝歌北鄙靡靡之樂齊景公之時也齊列也靡曼美也陳酒行觴夜以繼日強琴瑟高鳥走犬逐狡兔此其為樂也炎炎赫赫怵然若有所誘慕解車休馬罷酒徹樂而心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亡也是何則不以內樂外而以外樂內樂作而喜曲終而悲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營營惑也不

王世貞云從外入者內向深藏內外俱迎下又說破世人肺腑教人下手用工處而文亦勁起

翁正春評引喻入實皆根理屈

王鰲云這病根人皆坐此累之可深警者

李贄曰此言轉

李贄神云心為活物觀馳騁是非之境數向信當

淮南子曰夫內不得於中而以傷生失其得其形不得樂而日以傷生失其得其形也

學問者不入於耳不著於心吠何以異於籧篨之歌也效人為之而無以自樂也聲出於口則越而散矣散去声不聞也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肢流行血氣馳騁於是非之境而出入於百事之門戶者也是故不淫於心而有經天下之氣經理也是猶

事心矣

黃洪憲云為者敗之最宜玩味

無耳而欲調鍾鼓無目而欲喜文章也亦必不勝其任矣故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夫許由小天下而不以已易堯者志遺於天下也許由陽城人箕山之隱士也堯所以其賢嘿之欲禪天下不肯就所以

然者何也因天下而為天下也天下之要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於身我身得則萬物備矣徹於心術之論則嗜欲好憎外矣是故無所喜而無所怒無所樂而無所苦萬物玄同也無非無是化育玄燿生而如死玄天也玄同言萬物皆受氣如天也燿明也言而如死所欲也夫天下者亦吾有也吾亦天下之有也天下之與我豈有間哉夫有天下者豈又攝權持勢操殺生之柄而以行其號令邪吾所謂有天下者非謂此也自得而已自得則天性也自得則常相有已又烏有不得容其間者乎所謂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為一矣故雖游於江海嵩崇也海崖也駝要裹建翠蓋要裹馬名日行萬里翠蓋以翠鳥羽飾蓋也裹音裹

目視掉羽武象之樂掉羽武象周武王之樂耳聽滔朗奇麗激捻之音激捻揚抑也轉皆曲名也揚鄭衛之沿樂結激楚之遺風射沼濱之高鳥逐

下亦得我矣吾與天下相得則常相有已又烏有不得容其間者乎所謂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為一矣故雖游於江海海崖也駝要裹建翠蓋要裹馬名日行萬里翠蓋以翠鳥羽飾蓋也裹音裹

目視掉羽武象之樂掉羽武象周武王之樂耳聽滔朗奇麗激捻之音激捻揚抑也轉皆曲名也揚鄭衛之沿樂結激楚之遺風射沼濱之高鳥逐

沼池也濱水崖也

王守仁評觀此段見聖人胸襟自足迥別處

疑濂評說得處不以窮通性易性沼之數百言似為肌豐而骨瘦也

掉羽武象武王樂

曰道是以衛鷹鸇是也

死囿之走獸此齊民之所以淫泆流湎故曰齊民聖人處之不足以營其精神亂其氣志使心怵然失其性情廢窮僻之卿側谷之間側伏也隱于榛薄之中棄木曰榛深草曰薄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蓬戶甕牖揉桑為樞堵長一丈高一丈面環一堵為方一丈故曰環堵言其小也編蓬為戶以破甕蔽牖揉桑條以為戶樞

上涌下淫潤浸北房浸漬也北房陰堂

雪霜滀褐灕桉浸

孝坤評聖人不難為人之其矜民不辭若初不過差二若惡聞其若交諸性而浮道何不槩之有孤氏道人可為非辨只是其又自不之矜

許慎云士有同志同德至其交有一会而公論貞女專靜而

譚莊　舸蔣濮瀼雪霜貌浸潭之潤以生莊蒋實莊者蒋寔其米曰酈胡蒋音槳逍遥於廣澤之中而仿洋于山峽之旁兩山間為峽舁齊民之所為形植黎累憂悲而不得志也聖人處之不為愁悴怨懟而不失其所以自樂也是何也則內有以通於天機而不以貴賤貧富勞逸失其志德者也故夫烏之啞雅啞昔惜嗜豈曾為寒暑燥溼變其聲哉是故夫浮道已定而不待萬言体道者不為貴賤貧富勞逸易其志如烏鵲之不為寒暑易其声

物之推移也非以一時之變化而定吾所以自得也吾所謂得者性命之情處其所安也夫性命者與形俱出其宗形備而性命成性命成而好憎生矣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士與同志交接有一會而交定故曰有一定之論也一無二心故曰有不易之行也規矩不能曲直雖規矩鉤繩無以施於兴天地之永登丘不可為脩居卑不可為短

是故浮道者窮而不懾達而不榮處高而不机持盈而不傾机危也

也傾斫而不卻火而不渝卻明也渝変也入火不焦入水不濡是故不待勢而尊不待財而富不待力而強平虛不流與化翱翔朝翔猶頡

待勢而尊不待財而富不待力而強平虛不流與化翱翔朝翔猶頡

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舜藏金於蘄巖之山藏珠於五湖之淵廻以塞貪淫之欲也不利貨財不貪勢名是故不以康為樂不以慊為悲康安慊約也不以賤為安不以貴為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以隨天地之所為

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三者傷矣是故聖人使人各處其位守其職而不淫相干也故夫形者非其所安也而處之則廢氣不當其所充而用之則泄神

無非心循行無息不復更離故曰有不動之初也

王盜云討此段文一起一伏尔收尔放莊氏云人浮天道雖死生至久而不為之變節達曷足以語之乎

衰宗道評形神氣分消極妥恭形死氣守神之功何常一晰欲我吹酌書是雖

三守仁評三者不可不慎守今人暴弃替越之性字如何解得

莽坤曰觀忽去之一句人如何離道要亦道之不可離故曰可離非道也

表宗道評人五形俱爲之心神者心之主也神既有主自去見開失其神必是全神保真衆生家緒言

焦竑評在於小以下文法甚充理入玄源而詞

萬物蚑蟯貞蟲蚑行也蟯動也貞蟲即細腰之屬也蜎動蚑作皆知其所喜

憎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離也忽去則骨肉無倫矣

去之去道也則骨肉靡滅無倫匹也今人之所以眭携然能視瞥爰然能聽形體

能抗而百節可屈使察能分白黑視醜美而知能別同異明是

非者何也氣為之充而神為之使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所繫者其行也足躓趑殊趿坎頭抵植木而

不自知也瞶瞶也梵人招之而不能見也呼之而不能聞也耳目去之也然而不能應者何也神失其神也精神失其所守故在於小則忘於大在於中則忘於外在於上則忘於下在於左則忘於

王懿訥曰忘者又毫未為宅句微妙无形玩之方覓无尽味

翁正春云觀此段信當养心為主文奇而真語加悛切

李坤評云人灵蠢千勢利名位至馳神妄想造弊世事甚至甚精憊形而不自知此人之通也亦大可悲大可悲

沼孔教云此論猶鉢瞬不覓虎句等報着至借喻獨為醒世人貪味昏迷也

右無所不充則無所不在精神無所不充在存也是故貴虛者以毫未為宅也宜者情無所念慮也以

宅也毫未為宅者言精微也今夫狂者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

灌瀆之險者豈無形神氣志哉然而用之異也失其所守之位而離其外內之舍是故革錯不能當動靜不能中終身運枯形於連嘍攫列坪之門嘍也委曲之類坪不平均也而蹟跼於

污墜穿陋之中污墜猶雜大墜魚生俱與入鈞然而不免為人戮笑者何也形神相失也故以神為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為制者神從而害神清淨故利形有情欲故害也貪饕之人漠瞑於勢利誘褒於名位漠瞑

而不還形閉中距則神無由入矣清淨之性無從還入也是以天下時有

喻今人深鑒省忘食廢寢矣

表宗道評今人精神虛氣爲耗皆由不知養之故聖人利養其神三句世人當知回首矣恬惔則綏之以下語何其精到

朱之番云通篇類養生分言其詞爰袭老莊而於祖命之秘爰衍未盡洩李者以悟真篇末之方有宛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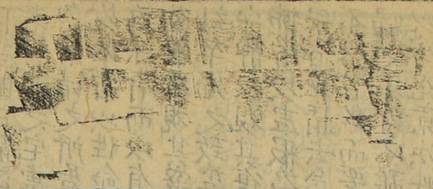
盲妄自失之患哉高燭之類也火逾然而消愈竭夫精神氣志者靜而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是故聖人將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沈浮俛仰恬然則綏之迫則用之其縱之也若委衣機机弩机開言其疾也如是則萬物之化無不遇遇時也而百事之皮無不應

精神訓精者人之氣神者人之守

○精神訓本其原說其意故曰精神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惟思也念天地未成形之時無有形生窈窈冥冥芠芠漠閔頊同莫知其門皆未成形之氣也芠芠漠閔頊同濛鴻鞺洞皆无形之象故曰莫知其門也有二神混生經天營地二神陰陽之神混生俱生也孔乎莫知其所終極涓乎莫知其所止息孔深貌涓大貌於是迺別爲陰陽離爲八極剛柔相成萬物乃形離散也剛陽也煩氣爲蟲煩亂也精氣爲人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門而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情神無形故能入天門骨骸有形故反其根是歸土也言人死各有所歸而我何由尚存是故聖人法天順情不拘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爲父以地爲母陰陽爲剛四時爲紀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失之者死法之者生夫靜漠者神明之宅也虛無者道之所居也是故或求之於外者失之於內有守之於內者失之於外譬猶本與末也從本引之千枝萬葉莫得不隨也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一謂道也二曰神明三曰和氣也或說一者元氣也生二者乾坤也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設位陰陽通流萬物迺生萬物背陰而抱陽沖

閒望曉曰靜漠者神明之宅虛無者道之所居故老者以性命為宗言而以有欲無欲觀其徼妙卒歸之致虛守靜以觀其復佛者以虛假為宗旨絕情去念不落言銓而要歸之不即不離以為究竟法此二氏之所以抵訶一切物理而生死不出三界也



蘇潛云人身一小天地理亦甚明人弗知保而養之至于耳目竟欲情神馳騁亦自夫其天矣

㠯其情神者氣以為和萬物以昔為陰以腹為陽身中空虛和氣所行為陰故腎虛為陽故心恃陰陽與和共生物形君臣以和致太平也故曰一月而膏始有育如膏二月而胜胜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藏運形是故肺主目肺象朱雀朱雀火也龜水也水所以通溝鼻所以通氣故主鼻膽主口膽勇者決所以處故主口肝主耳肝金也金內火乃外景故主目腎主鼻象外為表而內為裏開閉張歙脅各有經紀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足有四時五行九解四時五行春夏秋冬五行金木水火土也九解謂九十為一解一說九解六一之所一又說謂八方中央故曰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六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為雲膽金也金石雲肺之所出故為雲肺為氣肺火也干火故為氣肝為風肝木也木為風風生故為風腎為雨腎水也因水故雨雨電腎水也水為光故為電脾為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為之主心主也故為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中有峻逡烏謂三足烏而月中有蟾蜍日月失其行薄蝕無光薄迫也風雨非其時毀折生災五星失其行州國受殃五星熒惑太白歲星辰星鎮星也熒犯角亢則州國受其咲他餘唯咲夫天地之道至紘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昌能久熏勞而不息乎精神何能久馳騁而不既乎是故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氣能專於五藏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欲省胸腹充而嗜欲省則耳目清聰視達矣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淫則敦志勝而行不僻矣敦志勝言已之敦志也僻邪也勝或作避敦作惇

吳又道評即天地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以見人首保养其精神意在乃实不漫之更露天根

敦一作惇

王錫爵評把精神氣志五藏分配極是而文字細密意調自融如鶴停儻亭雅有風致

之不解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精神盛而氣不散則理理則均均則通通則神神則以視無不見以聽無不聞也以為無不成也是故憂患不能入也而邪氣不能襲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或守之於形骸之內而不見也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立山無由識之矣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慾五藏定寧充盈而不泄精神內守形骸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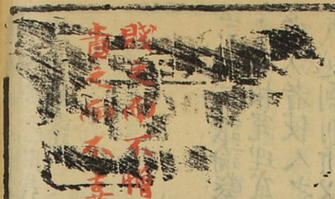
許慎曰精神內守以下引入除誘慕嗜慾之效驗終之曰豈

自禍福之間哉作一斷案

茅坤云議論鑿鑿而根究理窟嗜欲者使人之氣越到則所以修淨生也分別善惡間明甚人能悟此即所以修淨生何及懊仰盃伸若彭祖吐納乎及若喬松乎

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事之後猶未足為也豈直禍福之間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譁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爽病傷滋味也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滑亂也飛揚不從軌度也此四者天下之所養性也性生也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慾者使人之氣越而好憎者使人之心勞弗疾去則恚氣日耗越失勞病耗猶亂也夫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於形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夫惟能無以生為者則所以修淨生也言生之厚者何心極嗜欲淫溢無厭以傷耳目情性故不終其壽命中道夭折殞于刑辟之戮也無以生為者輕利害之鄉除清淨之慾則長淨生矣夫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為一總合一同也萬物合同統為一道

茅坤云此一字即聖人一貫二



焦竑我一物也物亦物也物之與我也有何以相物也不了却俗緣如何解会方知名言名理自是賢聖人口

宇宿但下轉去舛塗二

之不知也不能知則無一之能知也譬吾處於天下也亦為一物矣不識天下之以我備其物與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然則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也有何以相物也物亦物也何相名為雖然其生也將以何益其殺我也將以何損夫造化者既物也雖然其生我也將以何益其殺我也將以何損夫造化者既以我為坯言既以我為人無所離之喻不求不避也吾安知夫坯环矣將無所遠之矣言既以我為人無所離之喻不求不避也吾安知夫刺灸而欲生者之非惑也又安知夫絞經而求死者之非福也或者生乃徑役也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茫茫孰知之哉其生我也不彊求已已止也言不悉生欲生而不事事治也憎死而不辭唯義所在故不辭也隨其天資而安之不極資時也一日性也極急也喻人之不急求生也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吾生之

陶望齡云埏埴汲水二喻可見生死之不足喜憎利害應前工

此於有形之類猶吾死之淪於無形之中也然則吾生也物不以益眾吾死也土不以加厚吾又安知所喜憎利害其間者乎

不知喜生之利不知憎死之害守其正性也夫造化者之攜援物也攜援引也譬猶陶人之埏埴也其取之地而已為盆盎也與其未離於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瀾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為盆盎亦無以異矣明人不當惡死死復歸其本生之故耳猶譬瓦器之破而復反於土也夫臨江之鄉居人汲水以浸其園江水弗憎也若濟之家決濟而注之江濟水弗樂也是故其在江也無以異其浸園也其在濟也亦無以異其在江也道尚空虛貴無形江水大去不可消說易故不憎也窓水小去易水消就不消故不樂也濟水猶滄水也苦猶疾也一說

唐順之評悲樂喜怒好憎感動言各自安其處也及故曰憑之邪云其轉易亦無憎樂也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也而樂其業

王鏊評文字如秋水明月之光

茅坤評心者形之主而神者心之室此數句世人皆知之而不能存養故恬愉虛靜獨歸之聖人聖人自是有獨見獨聞處文字獨拂逍遥轉太玄渺

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而喜怒者道之過也好憎者心之慕也故曰其生也天行似天氣也其死也物化如物之變化也靜則與陰俱閉動則與陽俱開精神澹然無極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極盡也散雜亂貌自服服於德也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則蹶精用而不已則竭是故聖人貴而尊之不敢越也夫有夏后氏之璜者匣匱而藏之寶之至也半璧曰璜珍玉也夫精神之可寶也非直夏后氏之璜也是故聖人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是故無所甚疏而無所甚親抱德煬養和以順於天煬炙也向火中炙以順天道與道為際與德為隣際合也隣比也不為福始不為禍先魂魄處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無變於已故曰至神所謂真人者性合於道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虛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識其外治內守精神也不識其外不好憎也明白太素無為復樸體本抱神以游於天地之樊樊崖也芒然仿佯於塵垢之外而消搖於無事之業浩浩蕩蕩乎機械之巧弗載於心是故死生亦大矣而不為變雖天地覆育亦不與移抱矣抱猶特著也言不以天地養育萬物故強與持著守其純熟也審乎無瑕而不與物採瑕釁也採其見利之見事之亂而能守其宗見事有著止之亂不能眩惑故能守故不與物相雜揉之見其宗本也若然者正肝膽遺耳目言精神內守也心志專於內通達耦于一道也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無所繫渾揮然而往逯綠然而來運轉行貌逯謂無所為忽然往來也形若槁木心若死灰槁木無氣死灰無熱諭無為也忘

高順之評一團悟机布天空海外之意

呂默評昭實凌虛奇颯精粹如神明不可愛騰騰光燄種種神解

黃洪憲評此段純是老莊出來心志專於內以下句深而玄知養珠楚聲神物其品

茅坤評法師登壇演教天花亂墜

其五藏揯其形骸不學而知不視而見不為而成不治而辨感而應迫而動迫切不得不動不得已而往如光之耀如景之放以道為紃紃有待而然細者法也以道待萬物故曰有待而然如是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無所容於情欲也而物無能營營惑也一曰亂廓惝罔而虛清靜立不能驚也大風晦日而不能傷也言体道之人閉情守虛雖四者之大不能感也是故視珍寶珠玉猶石礫也視至尊窮寵猶行客也視毛嬙西施猶類欺醜也至尊謂帝王也故曰窮寵行客猶行路過客毛嬙西施皆古之美人類頭也方相氏黃金四目衣赭稀世之類貌非生人也但以死生為一化以萬物為一方方類也其像耳目類醜言極醜也同精於太清之本而游於忽區之旁忽區忽恍無形之區旁也有精而不使

有神而不行言不擇生精也渾不散之貌是故其寢不夢其神也契大渾之樸而立至清之中樸猶質也渾不智不萌無思無慮其魂不抑其魂不騰其寢不夢神內守其宅也反復終始不知其端緒其瞑不沈抑揚不飛騰各守其宅也太宵之宅而覺視於昭昭之宇休息於無委曲之隅而游敖于無形埒之野大宵長夜之中也言其在瞑於大道之處冥視昭昭無委曲之隅無形埒之野冥冥無形像之貌君而無容處而無所得見也處無常所其動無形其靜無體無形無体道之容也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間後使鬼神言能化也其人不與鬼同形而能使鬼神入不與鬼之者道也淪於不測入於無間以不同形相嬗嬗傳也形不同道以終始若環莫得其倫倫理也道也此精神之所能登假於道也假至也上至于道是故真人之所游若吹呴呼吸吐故內新能

許慎評大澤焚而不能熱只是心不為物為所動故視珍宝珠玉如石礫非心柬挌其弟淨胡能体認到此乎

王世貞評以下勢若決三江之小泛千里之艫令人爛目奪心

顧天峻云精微玄妙如鈞天廣樂帝有仙声百家諸子淮南其

休息無委曲之隅二句抱是寂寞無形像之貌

翁正春評此段清虛貞轉意境無窮筆藻工而情意勝者

焦竑評文之理致如仙子飛度洞庭朗吟數韻翛翛人耳

宇坤評今人養形之人也不以滑心呼吸之術不知真人之於道也特俱化其心豈知養形之事耳

經萬仞岩氾浴曠原氾氾乎其無所之逍遙乎其無所開

伸頓伸也養形之人鼻引其息伸屈伸眺眼是非真人之道也滑亂也言此養形者耳不聞真人之心此真養心兌括外已耶此段文說有神語人謂淮南文雜悟矣

使神漫而不失其充日夜無傷而與物為春

充實也體道人同日夜諭賊害也無傷無所賊害也與物為春言與物為春養物也則是合典物為春言養物也

不干時且入有戒形而無損於心有綴宅而無耗精

若是者合於道生四時化其心也言不干時且入有戒形而無損於心有綴宅而無耗精戒備也綴言人身也精神居其宅則生離其宅則死雖死情神終不耗滅故曰無耗情

夫癃者躄不變狂者形不虧將有所遠徙訽暇知其所爲

癃病癃者形生神生故翹不變也往体其存故曰不虧但情神散越耳故曰神故形有摩而形未嘗化者以不化應化千變萬捄而未始有極

摩滅犹死也神變化化犹死也不化者萬物情神化者形骸

化者得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夫木之死也青青去之也夫使木生者豈木也

使木生者天也故曰豈木也猶充形者之非形也

文形者氣也故曰非形

故生生者未嘗死也其所生

生生者道論道之人若天气未嘗死也下所生

者萬物化物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

化物者道也道不化故萬物有變化

故曰則化

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

輕天下則志不懾矣同變化則明不眩矣

眾人以爲虛言吾將舉類而實之

人之所以樂爲人主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体之便也

体

今高臺層榭人之所惡也而堯樸桷不斲

樸采也桶者不加采飾不斫素題不拊椽也

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羹

糲粗也粢粢也藜菜也

飯黍霍之羹糲粢之食藜藿之羹

文繡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揜形鹿裘御寒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愛故舉天下而傳

王世貞評議論幻宛若仙人樓臺宵登仙人樓臺宵登仙人

袁宗道評輕天下數曰是冒頭下分析文有遠气不煩繩削

許慎云至人倚不扳之柱見海聖人之所為與人迥別莊禹壺子諸人正是此等人

晉孔敬云此文不滿色相餡花淘尺風骨稜々兵黙評勢位爵祿不足槩志有飛英鳳穴攜頡龍泉気象世人汲々於名利終能出于頃日営々亦斗鷃晦諭弱也

于在上軀正負也燭陰華營其竅也上指天也燭榮讀曰括撮匍匐自闚於井曰儒哉造化者其以我為此拘拘邪拘拘言體也此其視變化亦同矣故観莊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観禹之志廻知天下之細也原壺子之論扳之柱行不關之塗倚可閑閉之塗言無不通也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無至而不通生不足以挂志死不足以絏神屈伸俛仰抱命而婉轉抱天命而婉轉不離遠也福福利害千變萬絏轉孰足以患心若此人者抱素守精韜銳蛇解游於太清輕蠭佳忽然入冥鳳凰不能與之儷而況斗鷃乎儷偕也斗澤之鷃為雛不

禹乃細万物者

巫子乃能荅死生者

子求廻同変化者

之不若耳

害順之評許由務光古未傳說

不易其義晏子名嬰崔杼者如此矣曜晏子曰嬰所不唯忠於君而利社稷者是從從亦如之殖華將戰而死莒君厚賂而止之不改其行殖杞梁也華周皆齊士為君戍莒莒人圍之壯其勇力故晏子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孥路而止之不可遂戰而死兵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縣以利縣視也君子義死而不可以當貴留也義為而不可以死亡忍也彼則直為義耳而尚猶不拘於物又況無為者矣堯不以有天下為貴故授舜公子札不以有國為尊故讓位札吳壽夢之少子延州來季子也讓位不受足国春秋賢之諸侯之子稱公子子罕不以王為富故不受寶子罕宋司成樂喜也宋人或得王以獻子罕子罕不受獻王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子以王為寶若子我是皆喪寶也不如人有其寶稽首告曰小人懷寶不可以越卿納此以請死子罕置諸其里使復其所務光不以生害義故自投於

諫之首出干莊子寓言即其事務光湯時隱士湯伐桀讓天下於務光人謂務光曰湯殺其君將歸不義之名於子也于是務光固抱石自投於深淵而斷之則涤千歲利有一指之見

无

淫坤評道德在我自有一段至富至貴處今之舜尧於富貴利達者何不思之其耶

焦竑評此段傷是應上審察說文如刺錦綺如貫珠

無累之人

俞一作今貝

由是觀之至貴不待爵至富不待財天下至大矣而以物作之行迹足羞也故通許由之意金縢豹韜嚴矣金縢豹韜周公太公陰謀圖王書延陵季子不受吳國而訟閒田者慙矣訟閒田者慙吾及舜恒公蘇信公是也子罕不利寶玉而爭券契者媿矣務光不汚於世而貪利偷生者悶矣故不觀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偷也不聞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大言依道無欲之言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瓶相和而不歌自以為樂矣嘗試為之擊建鼓撞巨鐘乃性

王世貞云以大義大言明出至論之指令人仍仍不能目寻如六真神犁燭水府照見神妖鬼神

黃洪憲云人不知務而輕用其身以馳心于嗜欲之場然以天下之大利左擾之而右手則其疾雖愚者猶不屑為彼以之酸其性者愚之甚矣

仍仍然知其盈衈之足蓋也仍仍不得志之貌或作聆聆猶聞也藏詩書修文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盈叩衈之徒也夫以天下為者學之建鼓矣建鼓鼓樂之大者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使之左擾天下圖圖籍也而右手刎其咳愚夫不為由此觀之生尊於天下也聖人食足以接氣衣足以蓋形適情不求餘接續蓋覆也餘羨也無天下不虧其性有天下無天下一實也實等也今贛貢人敖倉予人河水輸賜也敖地名倉者穀藏也饑而餐之渴而飲之飽滿而河水為之減也腹滿而敖倉不為之饑與守其篙頷笔頰有其井一實也篙笔家人之炊器也非人大怒破飡大喜墜陽說在原道訓大憂內不過簞食瓢漿則身飽而敖倉立竭也有之不加飽無之不為饑

飡陰毚陽內崩生狂則伸不守宅而前依後之此皆不恨六惡亂湯其中而喜怒憂惧遂紛輪冥解與接論無知也終則反本末生之時而與化為一體也今夫繫者捐鑊讙車祭負籠土籠也矘汗交流喘息薄喉白汗臒如塩故曰矘汗薄迫也氣衝咳也當此之時得祿越下則脫然而喜矣休蔭也脫舒也言繇人之得舒故喜也巖穴之間非直越下之休也病疵瘕架者捧心抑腹脇上叩頭抑按也跪擢蹠為而諦通夕不寐當此之時嚾然得卧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夫脩夜之寧非直一嚾之樂也謂得安卧拯夜者樂於一嚾之樂然不得此長夜之樂也故

此清淨無為而入至道之意

知宇宙之大則不可劫以死生知養生之和則不可繫以天下知未生之樂則不可畏以死知許由之貴於齊則不貪物壎之立不若其徨也又況不為壎乎水之凝不若其釋也又況不為水乎自無暸有自有暸無自無暸有從無形至有形也自有暸無從有形至無形也至無形謂究生死變化終始無端莫知其所萌非通於外內訣能無好憎無外之外至大也無內之內至貴也言天下無有垠外而能為之外諭極大也無內言其小小無內而能為之內也言極小也故曰至貴

顧天峻評云論至道極是聖人之心所欲便不逾距但外遠其形數句亦未甚妥

能知大貴何往而不遂天貴謂無內之內也言道至微觸其未修稽直雕琢其性衰世湊學不知原心反本湊趨也邇其末之典苟欲名號耳

矯拂其情以與世交本情以合流俗與世交接也故目雖欲之禁之以度心

雖樂之節之以曲直翔周旋詘飾屈伸內疑而不食酒澄而不

飲外束其形內總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為

悲人哀世之學達至道者則不然理性情治心術養以和持以

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言其守虛

之情性則無有心有不樂無樂而弗為其志正不樂邪淫之樂

所欲而不淫也則無有正樂而不為樂

言皆為之累也無簣情者不以累德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故縱體肆

意而愛制無以為天下儀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

欲本所以欲謂正性恬漠也所欲謂情欲驕奢權勢也不原其所以樂而閉其所樂是猶

決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障蔽也不能揭也夫牧民者猶畜禽獸也

不窒其囿垣使有野心系絆其足以禁其動而欲脩生壽終豈

可得乎夫顏回季路子夏再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顏淵天死

焦竑云至人朝徵而見獨故能適情自非至人誰能知之故知其無用四句論極確當

季路超於衛子夏失明伸伯牛爲厲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故子夏見曾子一臞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臞先王之道勝故肥精神內守無思慮故肥推此志非能貪富貴之位不便侈靡之樂直宜迫性閉欲以義自防也雖情心鬱噎形性屈竭猶不得已自強也故莫能終其天年義以自防故情心鬱噎不通形性屈竭也以不得止而自強勉故無能終其天年之命若夫至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貪委萬物而不利也委棄蛩大皇馬太一玩天地於掌握之中太皇天也馬衣也太一天之形神也玩弄也掌握盡也豈爲貧富肥臞哉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而能止之言不能使人無情欲

句王女飛仰之也已雖欲之非能以義自止

熊羆皆兩腋生風

大蛇長數丈

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若能使無有盜心哉越人浮遵然蛇數丈俗以爲上希故知其無所用

以上有中國浮而棄之無用遵蛇大蛇也其長

貪者能辭之不知其無所用無者不能讓也夫人主之所以殘亡其國家指棄其社稷身死於人手爲天下笑未嘗非爲非欲也夫佁由貪大鐘之賂而亡其國佁由近晉之狄國也晉智襄子欲伐之先賂以大鐘佁由之君貪開道來受鐘爲和親智伯因是以兵臧取其國也虞君利垂棘之璧而擒其身獻公豔驪姬之美而亂四世晉獻公伐驪戎得驪姬及其娣好色曰豔獻公豔其色而嬖之生奚齊卓子遂爲殺太子申生卓子惠公夷吾懷公圄也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時死齊桓公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遂見信用專任國政專任嫡庶桓公卒五公子爭立

六十日而殯蟲流出戶五月不葬 胡王淫女樂之娛而亡上地 胡王西戎之君也秦穆公欲伐其臣由余諫不從使此五君者適情辭之先遺女樂以淫其志其臣由余諫不從使此五君者適情辭去戎未適秦秦伐得其上地上地炙地也何事足介其禮胞世主不免世患故以湯止沸乃不止止之本在于去火入能戒却心頭火自登太皇焉太一矣

學射者不治矢也御者非繼不行學御者不為轡也知冬日之短夏日之長無用於已則萬物之變為塵埃矣 蹇蔽也楚人謂蔽為蹇 故以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矣

湯賓尹云不若太上之道故曰衰世末造

朱之審評正見禮義與于衰也

○齊俗訓 齊一也四字之風世之衆理皆率性而行謂之道淫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禮義飾則純樸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尊則天下爭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夫禮者所以別尊卑異貴賤義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際也今世之為禮者恭敬而忮忮害也音寘為義者布施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則失禮義之本也故構而爭責構謂以搆相交搆盡而交疏構亂然也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穴之獸禮義飾則生偽匿之本夫吹灰而欲無睫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美乎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銖人謂頓為銖其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聲鑒井而飲耕田而食無所施其美亦不求得親戚不相譽朋友不相怨德及至禮義之生貨財之貴而訴偽萌興非譽相紛怨德竝行於是迺有貴孝已之矣而生盜跖

茅坤評太古之世混混冥冥未敬至克舜以後智識日開無禮義難以治矣聖人神而化之

此民官之豈有矯強其間君居今之世而後古之道是執而不通雖此言化

王世貞云其化視陰入陽從陽入陰此造化之大微無處非可以易識者世傳有化書一部皆此理存焉

莊蹻之乱故有大路龍旂羽蓋畢綏大路天子車也龍旂龍旗結駟連騎則又有竽瑟侲建抽箑翣備之女抽捷也後垣也有說文繁繡弱緆羅紈弱緆細布也羅穀紈素也又有菅屨此蹺短褐不完者菅茅也蹺偶也蹺適也楚人謂袍為短褐大布故高下之相傾也短脩之相形也亦明矣瑕釁為鵕鶡水蠆為蟋子芯青蛉也音務皆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其化

蠶不知其可以為衣麻子也蠶音蜚不知其可以為布也越人見公里受封而相見太公望問周公曰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後世必有劫殺之君弑賢上功則民疏故劫殺其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尊尊親親之臣田氏奪其君位代之魯曰

以前至三十二世而亡魯祿去公室至楚考烈王滅之故易曰履霜堅氷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故糟立生乎象搉紂為長夜之飲積糟成丘者起於象搉搉音確者炮烙生乎熱升炮人進炙于紂熱以為惡以熱升殺之趙國升可以殺人故起炮烙子路桴蒸溺而受牛謝桴舉也升出瀕人主謝以牛也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子贛贖人而不受金於府魯国之法贖人於他国者受国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魯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之薦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為也矜僞以惑世伉行以遠衆聖人不以為民俗賤履閭室連閭通房人之所安也鳥入之而憂高山險阻

父之計耶犬馬人之為治惟準其可為者行之而已雖夏殷之先王而後日子孫又然之勢所亦之無知之何者矣獨齊魯然

表宋道云薦字本是美德君子言意行之乃一念辭讓之真其弊至於止善蓋辭讓之人少而趨賞之人多也然則君子功有所當受者亦無

柴過于辯談為矣

呂孔教云此篇以齊倍類篇故雜引寓字物類之不齊而齊之無由相過矣

深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黿鼉
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感池承雲此皆黃帝樂九韶舜音樂六英帝顓頊樂人之
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深谿嶋岸峻木尋枝援狖之所樂也人
上之而慄形殊性詭所以為樂者迥所以為哀所以為安者乃
所以為危也乃至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詥告使各便其
性安其居處其宜為其能故愚者有所修智者有所不足柱不
可以楠的蘧蒢不可以持屋筐小簏也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
速鉛公言不可以為刀銅不可以為琴鐵不可以為舟木不可以為
釜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即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
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簞犧牛粹毛宜於廟牲其

於以致雨不若黑鯢黑鯢神蛇也潛於深淵由此觀之物無貴賤
時而用之雖賤至貴矣用人器使之道亦然君子毋謂小人無
用可取以干擯棄之也

以下引老子治天下布列衆職用宜其人械宜其用文字沛然不群不事空言其大意歸之齊俗

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皇織阿陵阪耕田得以

晉灼憲云風之遇一至意甚確切初讀之似无奇耳玩之理細旨入人不易到

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衆譬若播基九於地員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夫有何上下焉

顧天峻云此段分別治亂存亡之形布列最前昭然見可

若風之遇簫蕭也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夫後羿得茂木不舍而兀狙柤猏得捷枲防弗去而緣狙但豚也捷之物莫避其利而就其所害是故隣國相望鷄狗之音相聞而足迹不接諸侯之境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者皆各得其所安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也有餘者非妄財也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妄也故先王之法籍非所作也其所因也其教非所爲也其所守也凡以物治物者不以物以

此見起處通率性之意

睦治睦者不以睦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以君以欲治欲者不於欲以性治性者不於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原人之性無穢而不得清明者物或堁也堁扮塵也羌氏焚翟曼及其長也雖重象狄鞮象狄鞮譯也象西戎狄北狄也之語也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今三月嬰兒生而徙國則不能知其故俗由此觀之衣服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夫竹之性浮殘以爲牒束而投之水則沉失其體也金之性沉託之於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夫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縑之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若性合於也性日若本性也

見人皆移于所習之皆本於所化

故仁義行而道德遷礼之飾而浮偽設有以也

惟聖人不失

故曰月歎明浮雲蓋之河水歎清沙石

其性

性未嘗不在顛人之所見何知耳

濊之人性欲乎嗜欲害之惟聖人能遺物而反已夫乘舟而惑則動而惑營譬若隴西之遊愈躁愈

王守仁云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孔子謙自謂無知而服回忘行也而汝服於我此忘行也亦詭言之詞

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以有自見也

沉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亦忘雖然汝惡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本也夫縱

也亦忘雖然汝惡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本也夫縱

朱之蕃云此見性之不可失故聖人以性率人

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身則危以治國則亂以入軍則破

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故古之聖王能淂諸已故令行禁止

名傳後世德施四海是故九淂舉事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

物迺可正若墮之抑埴墮即埴泥也正與之正即正而封亦正傾與之傾故

堯之舉舜也決之於目桓公之取甯戚也斷之於耳而已矣爲

是釋術數而專目其亂必甚矣夫耳目之可以斷也反情性也

聽失於誹譽而目淫於采色而欲淂事正則難矣夫載哀者聞

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

是故責虛載疑作感虛者心無所載於哀樂也故水擊則波興氣亂則智昏

不可以為政波水不可以爲平故聖王執一而勿失萬物之情

既矣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至貴無失於天下聖人託於無適

故民命繫矣爲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爲義者必以取予明之目

所見不過十里而欲遍照海內之民哀樂弗能給也無天下之

委財而欲遍贍萬民利不能足也是喜怒哀樂布感而自然者

也故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目此皆憤於中而形於外者也譬

虛者即性也一者亦性也

若水之下流煙之上尋也夫有孰推之者故強哭者雖病不哀
強親者雖笑不和情發於中而聲應於外故聲眞則鶩眞則感
於晉獻公之亟棘趙宣子孟之束脯賢於智伯之大鍾智伯以大鍾滅仇由
當以誠心為主不在致餚於仪文之末事君事親朋友皆是物也
故禮豈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懷遠故公西華之養親也若
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養一也公西華之養親若與
朋友處睦而少敬也烈酷也曾子事親其敬多故胡人彈骨越人嚙臂中國軟血也所
由各異其於信一也胡人之盟約置酒人頭中飲以相
詛刻臂出血殺牲歃血相與為信三苗髽
越首羌人括頷中國冠笄越人贊髮其於服一也三苗之国在彭蠡洞庭之
野髽以枲束髮也括結也笄簪也斷也帝喾頓首之法婦人不辟男子於路者拂之
於四達之衢拂故今之國都男女切踦踦足曲也肩摩於道其於俗
有又礼與禮之何異

湯貫尹云亦各適其宜各致其治而已

一也故四夷之禮不同皆尊其主而愛其親敬其兄猶九之俗
相反猶犹北胡也皆慈其子而嚴其上夫烏飛成行獸處成群有訣
教之故魯國服儒者之禮行孔子之術地削名卑不能親近来
衰越王句踐剪髮文身無皮弁搢晋笏之服皮弁以鹿麑冠也搢佩玲笏佩玉也
長三尺杼止終竟首拘龍拒折之容拘龍屈也拘折方也然而勝夫差於五湖南面
而霸天下四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胡貉匈奴之國從體
拖髮拖從箕倨反言而國不亡者未必無禮也楚莊王裾衣博
袍裾衣裾也袍衣袍也令行乎天下逐霸諸侯晉文君大布之衣大布粗羊
牛之裘布也以帶劒威立於海內豈必鄒魯之禮之謂禮乎鄒孟軻已是故入其國者從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諱不犯禁而入不

各同其俗不曾孔子已是

以治

莱坤曰丧礼大事也君子不以天下傷其親觀悲哀抱於情壅鬱稍于卷三旬浔之

蘇濬曰丧礼至大人子之報本追逐其見如此如漢文帝易三年而日豈不為盛治之累扒

近逝而進雖之喪狄徒倮之國徒倮不衣也結軼乎遠方之外而無所困矣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為之節文而仁發忻以見容忻色也禮不過實仁不溢恩也治世之道也夫三年之喪是強人所不及也而以僞輔情也三月之服是絶哀而迫切之性也三月之服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五綘謂三年服九月之服五綘之服七月五月三月服也悲哀抱於情葬壅稱於養不強人之所不能為不絶人之所能已慶賞不失於適誹謗無所由生古者非不知繁升降盤還之禮也蹀躞承齊肆夏之容也承齊肆夏皆樂名也以為曠日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喻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陳鐘鼓盛筦簫揚干戚奮羽旄以為

言順之曰順叙以下文勢浩瀚民虚府殫財令珠鱗施綸組節束鰥施王田也給繁也束縛也追逝死也以為羸民絶業而無益於積骨腐肉也故葬壅足以收斂藏而已昔舜葬蒼梧市不變其肆舜南巡狩死蒼梧葬九疑山不煩吊井之所舜禹葬會稽耕夫不輟畝農人之田畔明乎死生之分通乎多少之適者也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優以淫崇死以害生參喪以招行是以風俗濁於世而訾譽滿於朝是故廢而不用也義者循理而行宜也禮者體情制文者也義者宜也禮者體也昔有扈氏為義而亡有扈夏啟之庶兄以堯舜與賢禹獨與知義而不知宜也魯治禮而削知禮而不知

許慎曰上古之世大典未散知尊禹聖人也其棄礼及奢儉而之不事後秦之始皇蔟于驪山窮四海之力以奉其私所擬牧養所燒亦何益矣

體也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封土為社祀中霤葬成畝田畝而葬其樂咸
池承雲九韶舜無用黃帝樂九韶舜所作也其服尚黃舜土德也夏后氏其社
用松所樹之木皆取生地之所宜也祀户夏太德也葬牆置翣翣棺衣飾也其樂夏
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九時變也六列六六為行列也六英禹兼用顓頊之樂也其服尚青
木德故尚青也殷人之禮其社用石以石為社主也祀門殷金德也荚樹松其
樂大濩晨露大濩晨露湯所作樂其服尚白金德故尚白也周人之禮其社用栗
祀竈夏祭先竈周火德也鄒子曰五德之次從所不勝故虞土夏木殷金周火葬樹柏其樂大武三
皆不失親疎之恩上下之倫今擥一君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
譬由膠柱而調琴也故明主制禮義而為衣分節行而為帶衣

此列聖因時從俗適宜善体處

第坤二云前所謂自見此復申之

柄一作柄

足以覆形從典增虛循捷便身體適行步不務於奇麗之容階
皆之削帶足以結紐收束牢連固不取於為文句疏短之異
故制禮義行至德而不拘於儒墨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
見而已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所謂達者非謂知
彼也自知而已是故身者道之所託身得則道得矣道之得也
以視則明以聽則聰以言則公以行則從故聖人財制物也循
工匠之斲削鑿枘也宰庖之切割分別也曲得其宜而不折傷
拙工則不然大則壅而不入小則窕而不周動於心枝於手而
愈醜乎聖人之斲削物也剖之判之離之散之已溼已失復揆
以一既出其根復歸其門已彫已琢遂反於樸合而為道德離

朱之審云聖人裁制万物自有一定不易之理拙一以術之而已觀其轉入玄冥勾自然分疏

明白

吳默曰礼义之不若道德者處明說出

而為儀表其轉入玄宜其散應無形禮義節行又何以窮至治之本扵世之明事者多離道德之本曰禮義足以治天下此未可與言術也所謂禮義者五帝三王之法籍風俗一世之迹也譬若菊狗土龍之始成菊狗束藁為狗以謝過求福土龍以請雨文以青黃絹以綺繡纓以朱絲尸祝衿玄衿純服玄端冕也大夫端冕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後則壤土草翦出而已夫有孰貴之故當舜之時有苗不服於是舜脩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時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積薪擇丘陵而處之武王伐紂載尸而行尸文王之木主也海內未定故不為三年之喪始禹遭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死而暮葬此皆聖人之所以應時耦變見形而施宜者也今之循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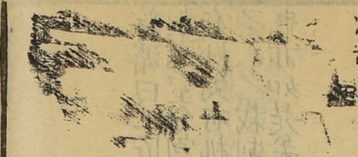
又曰此圣人因時世而為礼义之言

蘇濬曰工匠人削庖室分割各有紗如有机存圣人之裁制物也亦如是矣

戚而笑钁插钁屬知三年非一日是從牛非馬以徵笑耳也以此應化無以異於彈一絃而會棘下棘下亦名一絃之不可成也夫以一世之變欲以耕化應時譬猶冬被葛而夏被裘夫一儀不可以百發儀等招頰也射百發遠近不可皆以一儀也必適乎寒暑是故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故聖人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尚古之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七十餘聖法度不同非務相反也時勢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所以為法者與化推移者也夫能與化推移為人者至貴在焉爾故狐梁之歌可隨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辨士言其可聽也其所以歌者不可為也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辨士言其可聽也其所以言

許慎曰礼与俗变事典达務從古以来莫不如是被執古以泥今者陋矣

表宗道云術雖不同而其致處各有机存焉



茅坤云人皆知
貴其所貴而不
去知其所以貴
如學亦誦子者
効其吐吸而不
得其養氣處神
徒孳三王五帝
者徒守其法籍
憲令而已法籍
憲令豈吾
治哉

不可形也淳均之劒不可愛也而歐冶之巧可貴也今夫王喬赤松子吹嘔呼吸吐故内新遺形去智抱素反真以遊玄眇上通雲天今欲學其道不得其養氣處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時詘時伸其不能乘雲升假亦明矣王喬蜀武陽人爲伯入令得道而仙亦誦子上谷人病厉入山

心以鏡萬物之情上與神明爲友下與造化爲人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玄聖而守其法籍憲令不能爲治亦明矣故曰得十利劒不若得歐冶之巧得百走馬不若得伯樂之兼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眇者無度量故天之貴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間而莫知其所故

許慎云五帝三王之道至大至廣必遠見閣智者方可與論之不然徒守其法籍憲令而已烏足以知之哉

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閑者不可與論至昔者馮夷河伯也華陰潼鄉人服八石得水仙舒且得道以處太陰舒且

得道以潛大川馮夷河伯也華陰潼鄉人服八石得水仙舒且得道以處太陰舒且淫仙道身居崑崙也宓戲鵠盧人姓泰名居崑崙也宓戲鵠盧人姓泰名造父以御馬舜以畋時倕以之斲倕堯時巧工也可爲者各異而所道者一也夫稟道以通物者無以相非也譬若同陂而溉田其受水均也而屠牛而烹其肉或以爲酸或以爲甘煎敖燔炙齊位萬方其本一牛之體也

伐梲柮豫橦而剖梨之剖判梨分也或爲棺槨或爲柱梁披斷撥様而所道莫不票披解也撥折理也趮音遂於太一也反與聖人同歸殊塗百慮一致實相反若然其爲命亦有一定不易

唐順之云天宇宙間是只一箇道理人所爲各異而所道莫不票趮順也趮音遂於太一此段與聖人同歸殊塗百慮一致實相反若然其爲命亦有一定不易

相反其合道一體也譬若絲竹金石之會樂同也其曲家異而不失於體伯樂韓風秦牙管青四子皆古善相馬者所相各異其知馬一

之理者也

焦竑云凡術不同莫不各有妙處歷引良工巧治諸人以明之

也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浮民心鈎也故湯入夏而用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禮然紂之所以亡而湯武之所以為治故剖

剖破銷削鋸陳非良工不能以制木鑪冶埵坊設鑪冶鎔鍾皆冶具也坊土形

非巧冶不能以冶金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剸毛屠牛吐齊

之大暑剸截髮也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剖庖丁齊屠伯也新剖始制也剸磨刀石

王守仁云此言為治為文投其所好百工不在徒法可傳而刻不可傳

翁正春云不傳之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孔子一夫之每學公冶唯暘則疑故曰可傳于人者其粗也此篇

何則游乎衆虛之間衆虛之中理也若夫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瑟無絃雖師文不能以成曲師文樂師徒絃則不

師之故意相物寫神會雖而形乎絃者兄不能以喻弟今夫瑟

能悲故絃悲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悲也若夫工匠之為連鑢運

平者準也為直者繩也若夫不在於繩準之中可以平直者此

開陰閉眩錯連鈒鑢銲也連開相通也陰眩因而相錯也入於冥冥之刑神調

不共之術也故叩宮而宮應彈角而角動此同音之相應也其

之極游乎心手衆虛之間而真與物為際者又不觧以教子

於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絃皆應此不傳之道也故簫條者形

之君簫徐深靜也而寂寞者音之主也徽音生於寂寞天下是非無所定世

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謂是與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由此

觀之事有合於己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

也故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

施微曲也去忤於心者也忤於我未必不合於人也合於我未

非於俗也至是之是無非之非無是此真是非也若夫是

許慎曰士當以道理為主一人之是非果未可定也莊子曰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此言符而一矣

高誘曰言善良有云巧之具者可共之術所以巧者何不傳之道父不能以教子師不淳以授弟曲藝且然況治吾道乎

天下或有是礼又而非道德者

於此而非於彼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之謂一是一非也此一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為寬裕者曰勿數撓也裕撓為刻削者曰致其酸酸而已矣是非隅曲也夫一是非宇宙也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

王世貞云此段又妙說尽物理吳默云師曠舉琴撞平公此亦出下人情之外其不觧誅者幸耳

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跌衽至平公衽卞宮壁

黃洪憲云合則為腹心離則為胡越是宇宙大道理宇宙窓子之寘為太耶此亦学委之適太之遇非人之智擬章也擬慢也談語而不稱師是返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寘且

左右欲塗之欲塗師曠也平公曰舍之以此為寡人失乎聞之

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韓子聞之曰韓子韓公子非群臣

失禮而弗誅是縱過也有以也夫平公之不霸也故寘有見人於窓子曰子之寘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

窓子者窓子子賤者也寘出窓子之寘為太耶此亦学委之適太之遇非人之智擬章也擬慢也談語而不稱師是返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寘且

趣舍合即言忠而益親身疏即誅當而見疑親母為其子治疔者薄而於婦人厚也君子曰言盖出於毋則為夫毋矣若出於婦則為婦矣言一也所以者異耳說亦相類

盖禿而血流至耳見者以為其愛之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以為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也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豕所居高也闚面於盤水則負於杯則隨面形不變其故有所負有所隨者所自闚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而待物屠詎知所自闚我者乎若轉化而與世競走譬由逃而也無之而不當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為虛矣為者失之執者敗之若失不為虛而自虛者性自然也此所慕而不能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已

王守仁云不去自見而徇見聞亦此類也

而舉轂致千里轉無窮之原也不通於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

湯賓尹云此段前言人之才不得相兼以后兒人君当隨才器使

南北所居聆聆聆、意曉解也一曲而辟辟小刑辟也然忽不得復迷惑也

王錫爵云引伊尹與士功一事為証伊伊未必有此然此摸却妙

故終身隸於人辟若俛讀之俛五丈旗無須臾之閒定矣故聖人體道反性不化以待化則幾於免矣無為以待有為治世之體易守也其事易為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卿別州異是故農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士功也脩脛者使之跖鑊長脛以喙捶者使入深鑊音矍強春者使之負土春強者任負重耐者使之准目不正偏者使之塗偏人塗地因其傾也

末之番云事貴易從故人人皆可能若棄所難能之事而求倫于一人則人之可用者鮮矣

蘇濬曰人君用一人當隨才當使取長棄短如及之士猶駑者必待毛嬙西施世之有妻者寡

各有所宜而人性習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物不汙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為民化神機陰閉剛厲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數一也夫先知遠見達視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言民不以已求備於下也博聞強志口辨辭給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以求於下敖世輕物不汙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為民化神機陰閉剛厲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為民業故養弘師曠先知禍福言無遺策而不可與衆同職也公孫龍折辨抗辭別同異離堅白公孫龍趙人好分析說異之言以白馬不得合為二離而為二也不可以衆同道也北人無擇古隱士北人無擇非舜非其德之衰不可以為世儀魯

王守仁云世主用人不知隨才般墨子以木為鳶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為工也故高不

疏舉行審高賢入良以希牲代之所為甚至所用非所賢所賢非所用皆其所又至者

可及者不可以為入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為國俗夫埶輕重

陶望齡曰道術之可公行與度量之可傳一也

任而求之乎浣準浣準水望之平何則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可傳

也故國治可愚守也而軍制可與權用也夫待騶襄飛兎而

駕之則世莫乘車騶襄良馬飛兎其子襄

則終身不家矣西施毛嬙古好女也然非待古之羿俊而人自足者因所

有而立用之夫騏驥千里一日而通駑馬十舍旬亦至之旬十里也

由是觀之人材不足專恃而道術可公行也亂世之法高為量

而罪不及重為任而罰不勝任為禁而誅不敢民困於三責則

飾智而訴上犯刑而干免千求也故雖尚法嚴刑不能禁其姦何

焦竑曰道德與礼義之去若日月室宅之居

朱之蕃曰聖人盡道於已而聽之於人

者力不足也故諺曰鳥窮則啄獸窮則觸人窮則詐此之

謂也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沔北不能易其指馳騖千里

不能易其處趨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家西家謂

之東家雖皐陶為之理不能定其處故趨舍同誹譽在俗意行

鉤窮達在時湯武之累行積善而及也其遭桀紂之世天授也

今有湯武之意而無桀紂之時而欲成霸王之業亦不幾矣昔

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殷撙笏杖叉以臨朝叉木杖也武王既沒

殷王叛之周公踐東宮東宮太子之宮履乘石人君升車有乘石也攝天子之位

負扆而朝諸侯户牖之間謂之扆放蔡叔誅管叔克殷殘商祀文王於

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先試而後文非意變也以應時

即上文論聖之意

茅坤云聖賢事不同生死各失一作弗

也周公放兄誅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昔齊桓公合諸侯以乘車退誅於國以斧鉞晉文公合諸侯以革車退行於國以禮義桓公前柔而後剛文公前剛而後柔然而令行乎天下權制諸侯鈞者審於勢之變也顏闔魯君欲相之顏闔隱士魯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鑿培而遁之培屋後牆也為天下顯武楚人謂使遇商鞅申不害刑及三族又況區區之魯乎世多稱古之人而高其行竝世有與同者而弗知貴也非才下時失宜也故六騏驥四夬騏驥駃騠比翟騏驥駃騠之良馬也以濟江河不若窺木便者窺空也處世然也是故立功之人簡於行而謹於時今世俗之人以功成為賢以勝患為智以遭難為愚以死節為戇壯

許慎云議論確切極言聖賢心緒問以豫讓要離是其較處王守仁云聖賢操行不同只是自成其是而已若及是此者非生者統若棄生而去者棄則聖賢之心幾不向千天矣夫敖之三仁孔子同謂之仁此原心之論表宗道云楊子六解剔用此意法

若執此以泥彼若失之矣

吾以為各致其所極而已王子此千非不知箕子披髮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故不為也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仕官以致其功也然而樂離世抗行以絕衆故不務也許由善卷非不能撫天下寧海內以德民也然而羞以物滑和故弗受也豫讓要離豫讓智伯臣要離吳王闔閭臣非不知樂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然而樂推誠行必以死主故不留也今後箕子視此干則愚矣後此干視箕子則果矣後管晏視伯夷則鑿矣後伯夷視管晏則貪矣趨舍相非嗜欲相反而各樂其務將誰使正之曾子曰擊冊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淵藏故所趨各異而皆得所便故惠子後車百乘以過孟諸惠子名施仕為梁相視車百乘志尚未足

湯冠尹云聖人治天下至層次狗是非之迹尋中而已

臧一作哉

孟諸宋澤莊子見之棄其餘魚莊子名周蒙人隱而不仕提見惠施之不足故棄餘魚鴞胡飲水數斗而不足鴞胡汚澤鳥鯈善委入口若露而死鯈魚名智伯有三晉而欲不贍三晉智伯兼范中行也足曰贍林類策啓期皆隱士慊恨也由此觀之則趍行各異何以相非也夫重生者不以利害已立節者見難不苟免貪祿者見利不顧身而好名者非義不苟得此相為論譬猶氷炭鉤繩也何時而合若以聖人為之中則兼覆而并之未有可是非者也夫飛鳥主巢孤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棲焉穴者穴成而得宿焉趍舍行藏亦人之所棲宿也各樂其所安致其所願謂之成人嚮至也故以道

等坤云極治之世渾之噩之與論者總而齊之治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為行工無淫巧其事經而不擾其器完不餘亂世則不然為行者相揭以高揭舉為禮者相矜以偽車輿楛於琱琢器用逐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為寶詆文者虔煩撓以為慧爭為佹辨久積而不訣無益於治工為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強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椅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子貢成荊無所行其威成荊古勇士也衰世之俗以其智巧詐偽飾衆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

此即以道德治者

楊道賓云文字綺叙有法道衰世之風声習尚令人眩瞢

財不積於養主之具澆天下之淳澆薄也淳厚也析天下之樸牲服馬
牛以為牢滑亂萬民以清為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漫人
失其情性於是迺有翡翠犀象蔣蓱文章以亂其目鉤深索隱
剖判分解以離其心於是百姓縻沸囂亂暮行
并吞兵國也芬珍
鍾鼓管簫絲竹金石以淫
監音
其耳趨舍行義禮節謗議以營其心於是百姓縻沸囂亂暮行
監其口味監貪求也
逐利煩拏澆淺淺薄也既薄尚澆也法與義相非行與利相反雖十管仲
弗能治也且富人則車輿衣纂錦纂繪也馬飾傳旄象帷幕茵席
綺繡絛組青黃相錯不可為象貧人則夏被褐帶索冬裂敝飲水
以充腸以支暑熱冬則羊裘解札裝解敗解也短褐不掩形而煬竈
口煬炙也
故其為編戶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與僕

蘇潛曰淮南正循理迺君子之所當然至于飢寒之患豈所計哉然奸邪之徒往往籍口以為實不知守道之君子有斷然獨見處

蘇潛曰淮南一書世間詭異瑰奇之事其義若其文留物事之類無所不載大較歸之於道觀此段文字語夫

虜不足以論之夫乘奇技偽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正循
理不苟得者不免乎饑寒之患而欵民之去末反本由是發其
原而壅其流也夫琱琢鏤刻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
也農事廢女工傷則饑之本而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安不犯
法干誅者古今之未聞也故仕卻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
智夫敗軍之卒勇武遁逃將不能止也勝軍之陳怯者先行懼
不能走也故江河決沉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阪上
高丘輕足先升不能相顧也世樂志平見隣國之人溺尚猶哀
之又況親戚乎故身安則忘隣國志為之滅身危則忘其親
戚而人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

習孔習云此論治道甚精深

楊道賓云借物理來喻言人中歎

王道坤云此篇與說山同聚妙淘金臨池探用

吳昜曰契刻舩弦板墮劒于中流也

人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則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和門求水莫不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贍則爭止秦主之時或人趂子利不足也生子殺之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劉氏謂漢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姦而法弗能禁也

說林訓木叢生曰林說萬物承阜也若林之聚矣故曰說林

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流遺其劒遽契其舟捥刻也捥舩弦板也墮劒於中流刻下舩弦言識其於此下失劒也捥音汜慕薄而求之其不知物類亦甚矣日暮薄岸而求劒於其所劒物類也夫隨一偶之迹而不知因天地以游惑莫大焉雖時有所合然而不足貴也譬若星歲之

土龍疾疫之狗是為帝者也土龍以求雨狗以求福時見貴也曹大之裂布鉢求者貴之然非夏后氏之璜楚人名命為曹今俗間以始織布繫著其勞謂之曹布燒以傅諸瘃則愈故鉢者貴之半鼾曰瑞璜以發衆國家之寶故曰然非夏后氏之璜也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天地而生天地至深微廣大矣言其深微廣大故能生天地也足以屬矚者淺矣然待所不屬而行屬矚也待所不矚而行者則不得行故曰待所不矚而後行智所知者褊矣然所不知而後明褊狹知所知不知以成名矣游者以足躅以手拊飛反卿兎走歸窟伾丘寒將翔水各衰其所生寒將水鳥衰猶愛也貽貤盲者鏡毋予躄者矱毋賞遺也童甫冠越人椎固有柄不能自椓泳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睫

王儒曰說山說林一篇所以為佳者詞不費而意了然

楊維禎曰此喻新髮魚人能有所為而用冠為

不能致此字宙喻人能有所為而不能自為也狗彘不擇扁
常疑潘曰狗彘肥則享之故近其處鳳凰非聖德之君不能致故曰莫之能致此千宙常理
王世貞曰此即老子上德無為

扁而食偷肥其體而顧近其處鳳凰高翔千仞之上故莫之能致非聖德君不致
也月照天下餌於詹諸騰蛇游霧而殆於蝍即蛆詹諸月中蝦蟆蜥蜴之靖玺之蟲食月故曰大腹也上蛇蛇不敢動故曰殆於蝍蛆也蛆音苴烏力勝日而服於雉鳥在日中而見故曰勝日服猶畏也雉礼不雅謂裨竪秦人謂之祀祝間雞時晨鳴入舍者鴻鳥皆畏之故曰能有修短也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矣生寄處歸殤子去所寄歸所上故曰以為壽彭祖蓋楚先壽八百歲不早歸故曰以為夭論語曰竊比於我彭是也一說彭祖蓋黃帝時學僊者言不如殤子短綆不可以汲深器小不可以盛大非其任也早歸神明矣怒出於不怒為出於不為不怒乃是怒不為亟是為也視於無形則得其所見矣聽於無聲則得其所聞矣至味不慊至言不文至樂不笑

說玄妙

至音不叫大匠不斲大豆不具大勇不鬬慷慨則譟呼不給不自斷制豆盖盛
邊豆之器大勇人聞得道而德從之矣譬若黃鐘之比宮大簇之比商無更調焉更改也以
之比角無更調焉柱者全以金鉦者跋以玉鉦者發鉦者提馬雖家謂之投翻金步除跂者刺跂走發者疾迅也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內為之掘所重謂金與玉掘氣不安祥也逐獸者目不見太山見獸嗜慾在外則所蔽矣蔽者見利不見其害聽有音之音者聾聽無音之音者聰不聾不聰與神明通下者操籥築者當節坐者不期而拊皆如一所極同也日出暘谷入於虞淵莫知其動涓臾之間俛人之頸俛猶俯也人莫敢學街龍而皆欲學御馬莫敢學治鬼而皆欲學治人急所

王鰲王曰父子相危如楚平王晉獻公之類方代而下人猶以為品實

用也解門以為新寨并以為臼人之從事或時相似或有也相似似于愚水火相憎譬慧在其間五味以和鐵小罵一曰罵無耳為慧鐵受水而火炊之故曰在其間骨肉相愛讒賊間之而父子相危楚平王晉獻公之類夫所以養而害所養譬猶削足而適屨殺頭而便冠所以養喻讒賊害所養喻骨肉殺頭大冠小不相宜削殺其頭以便冠也昌羊去蝨虱而來蚘窺昌羊昌蒲蚘窺蝨蚘入耳之蟲也除小害而致大賊故小快而害大利牆之壞也不若無也然逾垤之覆牆之壞更為土歸於本故曰逾屋之費也璧瑗成器礛諸之功礛諸治玉之石礛一讀曰廉鎮邪斷欲用也寅畏畏慎不復用也寅畏敬也璧瑗礛諸之力狡兎得而獵犬亨高鳥盡而強弩藏喻不復用也驥致千里而不飛無糗糧之資而不饑失火而遇雨失火則不幸遇雨則幸也故禍中有福也鬻棺者欲民之疾病也畜粟者

王靜以學要在心上理會

朱之蕃云以理勝欲其機如此

董份曰設機獲鼠机動則滑鼠泛釣浮杭心動則滑魚釐箋著

欲歲之饑荒也水靜則平平則清清則見物之形弗能匿也故可以為正匿猶逃也川竭而谷虛虛無水也丘夷而淵塞夷平塞淵也脣竭而蘧河水之深其壤在山人言非一朝一夕以為紲冠則戴致之紲則屨寢之知已者不可誘以物明於死生者不可卻以危故善游者不可懼以涉親莫親於骨肉節族之屬連也骨肉謂一人之身心失其志乃反自害言心失制度則自害身也故曰節族之連也況疏遠乎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也雖不能與終始其鄉之誠也宮池涔則溢旱則涸江水之原淵泉不能竭蓋非橚不能敝日輪非輻不能追疾然而橚輻未足恃也金勝木者非以一墣塞江也覺者見虎而不走非

詩云我在我輩此物理機動應感之妙

湯賓尹云即物各得其倫論人有能有不能也

勇勢不便也傾者易覆也倚者易輒冗也幾易耶也濕易雨也幾近也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杭任動者車鳴也動發也發則得之則得魚任者輩也詩云我任我輩匆狗能立而不能行蛇牀似麋無而不能芳蛇牀臭麋蕪香謂許由無德烏獲無力莫不醜於色醜猶怒也一曰愧也人莫不貪於其所不足以兎之走使犬如馬則逮日歸風言其疾也及其為馬則文不能走矣冬有雷電夏有霜雪然而寒暑之勢不易小變不足以防大節黃帝生陰陽黃帝古天神也始造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上駢桑林皆神名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女媧王天下之時化生陰陽也七十變者也七十言造化治世非一人之功也終日之言有聖之事百發之中必有羿逢蒙之巧然而世不與也其守節非也非者其真牛蹏涊顧亦骨也而世弗

灼必問吉凶於龜者以其歷歲久矣近款倉者不為之多飯臨江河者不為之多飲期滿腹而已蘭芝以芳未嘗見霜鼓造辛丑晝盡五月之望鼓造蓋謂梟一曰蝦蟇今世人五月望作梟羹亦作蝦蟇羹言物不當為用也舌之齧齒孰先礱也礱摩厲也盡也錞之與刃孰先弊也繩之與矢孰先直也今鱓之與蛇蠪之與蠋狀相類而愛憎異人愛蛇與蠋蛇與蠋故曰異也晉以垂棘之辟得虞虢驪戎以美女亡晉國美女驪姬也亡猶亂也聾者不謌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接猶見也觀射者遺其羿觀書者忘其愛意有所在則忘其所守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轅匴轅車類匴音聲使但吹竽使氏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但古不知吹人但讀燕無其君形者也君官主也與死者同病難為良醫與亡國

姚寬曰連引物類情而不煩通也而有体
施仁曰錯引物理言之中竅所謂雜而不雜者
劭明化假譬取象異類殊形察鑒考百事百物之室塞慕善為說林一言

同道難與為謀為客治飯而自黎藿名尊於實也尊重享仁義之名重於治飯之實也乳狗之噬虎也伏鷄之搏狸也恩之所加不量其力使景曲者形也形曲則影曲也使響濁者殼也聲濁則響濁也情泄者中易測不閉其情欲發泄於外故其中心易測度知也華不時者不可食也華實若今八九月食晚瓜令人病瘧之類故不食喻人多言不時適不可聽用也躐越者或以冊或以車雖異路所極一也躐至也互文耳也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說於目梨橘棗栗酸者未必薦篙荻苗類絮而不可為絮篙荻也楚人謂之篙即所謂蘧花絮也贅瘣不類布而可以為布出材者不得直道行險者不得復繩繩亦直也羿之所以射遠中微者非弓矢也造父之所以追速致遠者非轡銜也海內其所出故能大雷雨出于海內復隨溝壑而還入故曰內其所出輸寫其所過故能遠其所過遠不止也羊肉不慕蟻蟻之慕於羊肉羊肉羶也醯酸不慕蚋蚋之慕於醯酸嘗一臠之味懸羽與炭而知燥濕之氣以小見大以近喻遠十頃之陂可以灌四頃大小之衰然衰差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書細書甚霧之朝可以細書而不可以遠望尋常之外畫者謹毛而失貌謹悉微留意於小則失其大貌射者儀小而遺大儀望小處也而則之故能中事各有宜治鼠穴而環里閭潰小隄報而發痤疽隄面氣也痤疽癰也若珠之有類玉之有瑕置其類瑕也而全去之而虧防便也堙坊高處防隄也王子慶忌足躡麋鹿林茂安也窟穴者託堙防便也堙坊高處王子慶忌足躡麋鹿榛巢者處

邵寶曰此言即小可以知大來歷多標籍百家而文法錯綜旋波滑好
楼文熙曰物理曲盡其趣非胸中丘壑筆下龍蛇者不能措詞
王維隆曰此言小有謹者大有所遺句句曲盡物情

手搏兕虎置之冥室之中不能搏龜鼈勢不便也湯放其主而有榮名崔杼弑其君而被大謗所以為之則同

吳默曰為則同而其為則異順逆之道也

異品望使老者瞽品望鼓刀釣魚年七十始學讀書九十爲文王伐紂成王封之于齊故老者慕之而自奮勵項託使嬰兒矜以類相慕項託年七歲窮作難孔子而為之師故使小人之疇自矜大也使巢落者風搖之使水濁者魚撓之虎豹之文來射虎豹以有文章

陶望齡曰援引使人來射取之形容最妙

蝮蠆仰鼻而長尾尻弊疾以其操捷來使擊而取之行一基不足以見智彈一弦不足以見悲三寸之管而無當當猶底也天下弗能滿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矣以篙測江篙終而以水為測惑因

矣篙檝船以篙渡江篙沒因以江水為盡故曰惑也

漁者走淵木者走山所急者存也朝之市則走過市則步所求者亡也豹裘而雜不若狐裘之粹

呂祖謙曰思則見之于夢子而思親天性固然遺腹子独異是者目初不見其像故也此人情之尤切者

白璧有考不得為寶考驗言至純之難也戰兵死之鬼憎神巫兵死之鬼善行病人巫能祝劾殺之憎畏也

盜賊之醜吠狗醜猶惡也無鄉之社易為泰無國之稷易為求福無祀不禋于神而卒祀之易為黍肉為求福也鼈無耳而目不可以聽精於明也不可以聽精於明也之則聞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於心也不知父貌不憂見像無形於目也不見父像蝮蛇不可為足虎豹不可使緣木蝮蛇有毒螫人不可為之足盜甚虎猛獸不可使能緣木馬不食脂粟鼃不可使能緣木馬不食脂粟鼃青雀也秦通嶠壑而趨築城也秦通治嶠開通道路大梁開秦通之故築城設守備也餓馬在廐寂然無聲投芻其傍爭心乃生引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矢引張引也弦遣也弦之為射百分之一也道德可常權不可常故遁辭不可復

直德秀曰此亦可謂長於紀宇宙物情措詞調遣纖悉畢備昔人道云欵知物理百態雖看說山一篇之不

凌約曰援引錯綜讀之歷歷如

亡汙寒不可再遁逃也徹因以權變出開塞野行亡逃不可復由其入故曰權不可常也環可以喻員不可以輪條可以為繶亦不必以糾糾亦繶也綩轉也糾音巡日月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群鷙鳥不雙循繩而斷則不過懸衡而量則不差衡秤也植表而表則不惑揆年則撓于象益年則疑於兄不如循其理若其當理適當猶實也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奉之奉助也蠭衆則木折隙大則牆壞緊垂之類有時而隊墜也枝格之屬有時而弛弛落也當棟而不死者不失其適也故曰不失其適亦無也言不棟亦暇何適之有湯沐具而蟣虱相弔大廈成而燕雀相賀廈屋也愛藥別也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見物同而用之異牡門中牝虫也牝虫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人食糞名石而能糞食之而不餓若石出陰山一曰鉏殺鼠魚食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菽豆總名類不可必推是以火成不可以得火竹以水生不可以得水

湯賓尹曰物數各有相成之理

瓦得大則破竹得水浸則死揚堁而欲弭塵被衆而以鬢詘若適衣而已弭息也楚人弗譖不燋土中有水弗掘無泉蠬蟉弓謂之堁鼠也楚人象之病人之寶也蛣大蛤中有珠象牙還以自疾故人得以為寶人之病將有誰寶之者乎人之利欲為酒人之利而不酤則竭為車人之利而不賣則不達握火提人反先之病人寶之

自竭先不達猶以火援人無自熱爛也隣之母死往哭之妻死而不泣有所刼以

言默曰人之性情不同故其俗尚亦異

然也嬈於情色故曰有所迫之然如是也偏国在西南方

王守仁曰今衮州人積柴轉魚羣蹙之名之為涔也

一轉炭熯一挼也挼之則爛指乃石俱熯去之十步而不死同氣異積大勇小勇有似於此今有六尺之廣卧而越之下材弗難植而踰之上材弗易埶施異也百梅足以為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為一人和踰衆能濟少少不能有所成也有以飤死者而禁天下之食有以車為敗者而禁天下之乘則悖矣申生雉经晉不絶繩子胥自沉吳不斷水釣者靜之羣者抑之舟罩者抑之羣者舉之為之異得魚一也羣者以柴積水中以取魚叩擊也見象牙乃知其大於牛見虎尾而知其大於狸一節見而百節知也吳伐越至會稽獲骨節專車見一節大餘節不得小故曰百節知小國不鬬於大國之間畏見嬈也兩鹿不鬬於伏兕之旁畏見食也佐柔者得嘗校鬬者得傷陰不祥之木為雷電所擊也

王世貞曰言見大斯知小者之衰宗道云言能者因事以成功

或謂冢或謂隴或謂笠或謂簦頭虱與空木之麋名同實異也頭中虱空水抶其音同其實則異也日月欿明而浮雲蓋之蘭芷欿陋而秋風敗之虎有千不能搏攫者輒殺之為墮武也墮廢也武威之也龜紐之璽賢者以為佩也紐係佩服也土壤布在田能者以為高能動者猶植嘉穀以為饒富也手拯溺者金玉不若尋常之纏索金玉雖寶非拯溺之具故曰不知尋常之纏索視書上有酒者下必有月以類而取之蒙塵而眯固其理也為其不出戶而堁之也為不出戶而塵堁眯之非其道屠者羨霍為車者步行陶者用缺盆匠人處狹廬為

湯睿尹曰為者之不得用以利動也用者不肯為以富寵也

者不得用用者弗肯為為為者不得用以利動也用者不肯為以富寵也

富鬼凡人情亦不知此

王世貞曰成玄之机捷為影響以類聚也

蓋其力不得相宅便一輻獨入衆輻皆棄豈能致千里哉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馬載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施楯柚有鄉雖獸蓋有叢獸同足者相從遊鳥同翼者相從翔

田中之潦流入於海附耳之言聞於千里也附近也近耳之言謂竊語間於千里千里知之語曰欲人不知莫如不為故趨曰何趨馳有為則議

曩事固苛蘇秦為多事之人故見訝也

皮將弗覩毛將何顧畏首畏尾身凡有殘畏始畏終申生不畏死有殘何言常畏也

欲觀九州之土足無千里之行心無政教之原而欲為萬民之上則難無其術故曰難的的者獲提提者見故獲提之安也若安時故為人所射故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若辱白同于衆人若不足者實若虛之貌

未嘗稼穡粟滿倉未嘗蚕繅絲滿囊

得之不以道用之必橫海不受流尸慈太山不上小人常布內曰蓄有不義之祥流入海之神湯而出之故曰不受太山東嶽者也王者所封神虎不令殂乱小人得上其上者也

妾光不升俎旁光胞也俎頭之實唯卯昂胖而脇之不得升也

駑不入牲牧牲以純色也

中夏用筵軟快之至冬而不知寒衣涉水至陵而不知下未可以應變

有山無林有谷無風有石無金林生於山之木必皆有林風出於谷谷未必皆有風金生於石石未必皆有金喻聖人出衆人衆人未必皆聖賢也

淵堂之坐視鉤各異淵堂坐人視於其鉤各異形方環帶一也鉤與環帶一法也

歎於竪牛三日不食而飢死也故鄭詹入魯春秋曰佞人來佞人來鄭詹鄭文公大夫以齊桓公卒不使鄭伯朝齊而使朝於楚齊人執之自齊遁至魯魯謂之佞人

君子有酒酣人性便繫衣帛或射之則被鎧鼓生雖不見好亦不見醜酣醉惡也

許慎元曰人之智多忌於有所感也

禎德秀曰用人如治器之善也習孔教曰用人當其才自然各適於用而不相夭此隨材器使

甲為其所不便以得所便也輻之入轂各值其鑿不得相過猶人臣各守其職不得相干也干乱

寧抱壺而度水者抱而蒙火可謂不知類矣君子之居民上若以腐索御奔馬若屬薄冰蚊在其下若入林而遇乳虎言常驚懼忌也

化不治於民民不附善用人者若蚇之足衆而不相害若唇之與齒堅柔相摩而不相敗摩近敗毀也

在於杼軸白與黑為繡青與白為黼赤為黻皆文衣也

善為新或惡為故善猶獘也宜也

以槃故醜繡以為裳則宜以為冠則誤訛人非之也

馬蒭非牛虎豹之食也

檮根非椅枝故見其一本而萬物知知猶別也

石生而堅蘭生而芳

商順之曰不得其勢雖賢知亦不可用

吳默曰言成事者惟欲於不意斯為神之

貴性也明猶盛也

少自其質長而愈明貴性也明猶盛也扶之而提謝之而讓故之與先諾之與已也相去千里汗準而粉其顙腐鼠在壇建入謂中庭為壇一燒薰於宮入水而憎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弗能為工善或作巧也再生者不穫秀大旱者不荅時落不荅時落不待秋時而零落也毋曰不幸餔終不墮井抽簪招燐有何為驚燐鬼火也燐汙入以簪招則不至故曰何驚也使人無渡河可中河使無度不可見虎一文不知其武一文一班也見驥一毛不知善走水蠆為蜙蝑蚑子為蜚水蠆化為蜙蝑青蚑也子上到蚑蟲結蟲水

於不意弗知者驚知者不怪銅英青金英黃玉英白贅燭膏燭明有明昧也

澤也蠋光捕澤鬚光以微知明以外知內象肉之味不知於口

吳點曰此言雖頗有先私而見

鬼神之貌不著於目。捕景之說不形於心。皆所不嘗見之。冬氷可折。夏木可結。時誰得而易失。木方茂盛。終日采而不知。秋風下霜一夕而殫。殫盡也病熱而強之饗。救暍而飲之漿。救經而引其索。拯溺而授之石。欲急救之反為悪。悪猶害也雖欲謹亡馬不發戶轄。言亡不可發戶限而求轄。戶限也楚人謂之轄。音蟒雖欲豫就酒不懷蓼。孟賁隱士為探鼠穴故曰失其勢。山雲蒸柱礎。楚潤礎柱下石。蚊必噬其指矢其勢。孟賁於穴也。伏苓掘。兎絲死。所生者一家失。標百家能燒。譏夫陰謀百姓暴骸。粟得水濕而熱。饐得火而液。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疾雷破石。陰陽相薄。湯沐之於河。有益不多。流潦注海。雖不能益。猶愈於已。已止也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鉤之鈞。不可以得魚。遇

黃順之曰數句皆天机之自然而妙者物、畏於異廣而天机之動一也焦竑曰鶴壽二句見脩短各得其志亦是莊子大意一般

士無禮不可以得賢。兎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有然之者也。然如是也鶴壽千歲。以極其游。浮蚊朝生而暮死。而盡其樂。脩短各守其志。糾醢梅伯。文王與諸侯講之。講謀策幸諫者。湯使人哭之。哭悼也。蟹蛖而不自脫。又況人乎。醢蟹也蛖无知也愛熊而食之。鹽愛獺而飲之酒。雖欲養之。非其道。雖食鹽而敗。故曰非其道也心所說。毀舟為杖。第心所欲。毀鐘為鐸。鐸大鈴金口木舌為金鐸。木舌為木鐸。管子以小辱成大榮。管仲相子糾不能死為魯所囚是其小辱卒相桓公以王霸是其大榮也蘇秦以百誕成一誠。誠信也質的張而弓矢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形勢所致者也。待利而後捽溺人。亦必以利溺人矣。利溺人者利人之溺得其利也舟能沉能

湯賈尹云當之引喻愈出愈見其意味

蘇屢評言、有味句、談真識此物理知过半

浮愚者不加足舟船能載浮物愚者不敢加足畏其沉也騏驥驅之不進引之不止

人君不以取道里刺我行者欲與我交譬我貨者欲與我市刺非

也毀以水和水不更食一弦之琴不可聽以其失和故不殺馬可聽刺專用也駑

以抑炬直士以正窮賢者擯於朝美女擯於宮擯棄

道而居者憂於牀慈母吟於巷適子懷於荊精相徙

朱之審曰說到痛切處令人一讀十起非苟且取辦目前之所能到

蕭良有曰此言物之聚散交感之理

吳默曰所刺諷之意而句自為文可為拔本塞源之論

行也赤肉縣則鳥鵲集膻騷則衆鳥散物之散聚交感以然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食其實者不折其枝鑿其源者竭苛其本者枯盡不暢

蕭良有曰借詞立意自古未有道此者

吳默曰絶似戰国策語

連環不解其解之不以鮮陽達也不滑達至也交止也臨河而羨魚不如歸家織網明月之珠蠃之病而我之利虎瓜象牙禽獸之利而我之害易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謁是而行之故謂斷非而行之必謂之亂斷猶治也矢疾不過二里也步之遲百舍不休千里可致聖人處於陰衆人處於陽聖人行於水衆人行於霜水布形而不可毀故聖人行之無異音者不可迹霜雪履有迹故衆人行之也

聽以一律異形者不可合於一體合同也農夫勞而君子養焉君子化澤懌以休之愚者言而智者擇焉擇可用者捨茂林而集於枯

国君養鳥以愚者擇而用之也

不弋鵠而弋鳥難與有圖圖謀也言其愚也寅丘無壑泉源不薄言汙小潦水名寅寅之丘無大壑故泉流不浮溥也尋常之谿灌千頃之澤言有源也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闇晦必留其謀玉之與石言可別也闇晦不明留猶思謀也以天下之大託於一人之才譬若懸千鈞之重於木之一枝負子而登牆謂之不祥為其一人隕而兩人傷負抱也隕墜也善舉事者若乘舟

虞順之曰得之於賈生語来

高子畧曰淮南鴻烈者淮安王劉安以文辨致天下方術之士會稽諸子文多意出死必戰故雖大国兵車千乘不軽之也鼈鼉蟹人傳以和故其文雜出而根究物理

而悲謌一人唱而千人和言能得衆人之心也不能耕而欲桑梁不能織而喜采裳無事而求其功難矣有榮華者必有憔悴有羅紈者必有麻蒯言有成必有衰也鳥有沸波者河伯為之不潮畏其誠也鳥大令出沸波櫻而淵畏其精誠為不見故一夫出死千乘不軽主術篇曰兵筴楮於志莫和為下言匹夫志和兵車千乘不軽之也鼈鼉蟹人傳以和望則愈和萬毒藥物故有重而害反為利者聖人之處亂世若夏日在西方桑榆間將夕故曰易忍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詭詭不非規矩不能定方員非準繩不能正曲直用規矩準繩者亦有規矩準繩焉舟覆乃見善游馬奔乃見良御馬奔車不敗故見之

暴而待暴夏日中甚熱暑涼時言聖人居乱世忍以待涼猶之間逾易忍也言乱世將盡如將夕故曰易忍

嚼而無味者弗能內於候而視而無形者不能思於心形象無形於目不能思之於心兕虎在於後隨侯之珠在於前弗及掇者先避患而後就利隨侯令醫以續傳斷蛇之後出遊於野見大蛇斷地

以言勝故其文澄湯无涯而奇中出奇淮南以理勝故其文意致入深而喻中生喻讀者不得其旨却布以雜病之殊失矣王倩曰此段因物鏡物之喻汪道坤曰楊墨之哭泣萬意最周微卻就物上解也楊子見逵路而哭之不曰矣

金者形性然也白玉不雕美珠不文質有餘也性自然不復飾故畦步不休跛鼈千里畦猶跬尺也累積不輟可成丘阜輟止也城成於土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使然凡用人之道若以燧取火晞之則弗得晞猶近也數之則弗中數猶疾也正在晞數之間得其節火乃生從朝視夕者移徙柱準直者虛聖人之偶物也若以鏡視形曲得其情偶猶

茅賚曰探入人情一軸亦堪與取窩之法

第坤曰悉取物理如探囊取物隨取隨足隨窕也

施仁曰忧景寫情字字若金鑄老學冒尋繹其意

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練白也趍舍之相合猶金石之一調相去千歲合一音也金曰鐘石曰磬雖久不爽故曰相入千歲合一音也鳥不干防者雖近弗射者鳥燕之屬是也其當道雖遠弗釋當道為你防害酤酒而酸賈肉而臭然沽酒賈肉不離屠沽之家故求物必於近之者以詐應詐以譎若披蓑而救火毀瀆而止水乃愈益多西施毋嫱狀貌不可同世稱其好美鈞也堯舜禹湯法籍殊類得民心一也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涔則具罾對旱則脩土龍摧對貯水器也龍致雨物也臨邛之女織紈而思行者為之悖戾臨邛齊都悖麤有感故慕徵羽之採不入俗人之耳徵羽正音小人不知不入其耳軫和切適舉坐而善軫轉也轉其和更作急調徵楚之音非正樂故舉坐而善之也過府而負手者希不有盜心府藏貨所生也故侮人之兒者過社而搔其枝侮猶病也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故解揆者不在於捌格其要也忧音沉在於批忧批擊也忧推擊木大者根擢山高者基扶瞻巨者志遠體大者節疏狂者傷人莫之怨也嬰兒詈老莫之疾也賊心

占賊害也占音忙尾生之信不如隨牛之誕尾生信於婦人信之失存國故不如隨牛弦高矯君命為誤以隨牛之誕也而又況一不信者乎一猶常也況常不為信不為誕乎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進敵者祝治祭者疱疱宰也